**目** **录**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费明(1)](#bookmark1)

[漂流的岸 徐新华(83)](#bookmark2)

[北京大爷 中杰英(121)](#bookmark3)

[战地玉人魂 王俭(执笔)林荫宇(181)](#bookmark4)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费 明

费明，男，1954年生于北京。剧作家。主要作品有话剧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电影《高朋满座》(与人合作)等。

人 物

师 红：具有现代价值观的职业女性，27岁。 李浩明：毅然辞职想当作家的男人，41岁。

师 惠：向往稳定舒适家庭生活的李浩明前妻，35 岁。

高 雄：具有心理学、社会学修养的刑侦处长，37岁。 郎小芸：从小保姆升为电梯工的么妹，20岁。

许宽：作汽车配件生意的男人，35岁。

张二爷：虽身体偏瘫但酷爱社会新闻的退休工人，65 岁。

**序—空旷的舞台**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舞台，背景展示着现代都市的繁 华与浮躁。近景是高层住宅的电梯间及一套两居室 的住房。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

〔黑暗中，警车、急救车的鸣笛声骤响。红蓝警灯向

观众席闪投。人声惊恐嘈杂。 〔音乐起——止。

〔舞台灯亮。郎小芸已坐在了电梯间。

〔张二爷戴“联防”袖标拄拐上。高雄随上。高雄示 意张二爷可以开始说话了。

〔张二爷(向观众)大家伙注意啦啊，现在我宣布个 事，昨晚上从咱们十七层楼上掉下个人来，大伙都知 道了。市局对这事儿挺重视，从今儿起，咱们五门的 居民都得向公安同志提供线索。我现在把第一批跟 死者师惠有关的人，去分局的时间宣布一下，死者前 夫李浩明一点到三点；死者妹妹师红三点到五点 ……(忽然发现了郎小芸)噢，对了，还有你，五点到

七点 ………

**郎小芸** 我还得开电梯呢，五点到七点正是乘电梯的高峰期 嘛……

**张二爷** (看一眼高雄)那好吧，给你调一下时间，你这就去。 **郎小芸** 咋个去嘛?

**张二爷** 分局你都没去过? **郎小芸** 我只去过邮局。

**张二爷** 好，那我告诉你，从咱楼后边出去，穿过农贸市场，往

北一拐…… **郎小芸** 哪里是北哟!

**张二爷** 噢，门口有个卖烤白薯的，快去吧!(向高雄)怎么 样?没事了吧?

**高** **雄** 你——什么时候去呀?

**张二爷** (惊)啊?(示左半身)我都这样了，还能杀人? **高** **雄** 那备不住，你是死者的邻居，你得去!

**张二爷** (无奈地)得，去。

〔 收 光 。

**1——调查室**

〔幕启：一束蓝森森、阴冷的灯光从台顶上倾泄下来， 年轻、纯美的电梯工郎小芸被罩在这束光内，她规矩 地坐在木凳上。她是个川妹子。

〔身着警服戴警察帽的高雄坐在她对面。

**郎小芸** (环顾四周，不解地)……把我带到这来做什么嘛?

**高** **雄** 不是“带”,是“请”,懂吗?每一个公民都有向公安部 门提供证词的义务，懂吗?

**郎小芸** 您别老“懂吗，懂吗”的行不行?我又不是…犯人。

**高** **雄** 好，下面我问，你答，一定要实事求是，可不要提供伪

证哟?

郎小芸 要 … … 宣誓吗?

高 雄 电视里看来的吧?不用了，嘴对着心说就行了。

郎小芸 可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啊，我还得回去开电梯去呢



**高** **雄** 这个你放心，超过了48个小时就算非法拘禁了。 **郎小芸** 行。噢，我问你，她……死了吗?

高 雄 刚才不是说好了我问你吗?你怎么问起我来了?

**郎小芸** 对不起，我忍不住……你不晓得……她是个好人，第 一次开电梯就是她……她是第一个坐我电梯的人，

过节的时候她还给过我月饼、元宵和粽子……太惨 了，太突然了……(抽泣)

**高** **雄** 别太感情用事了，但我破例告诉你，医院已经给我们

下了死亡通知书 …… **郎小芸** 也就是说 ……

**高** **雄** 她，死了，不会说话了。小芸，师惠的这次坠楼， 你最觉得奇怪的是 ……

**郎小芸** 当然是他杀还是自杀了。她不会自杀的!不会!她 是蛮开朗热情的一个人，就是说话的声音高一些嘛。

**高** **雄** 那看来，她被人推下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

**郎小芸** 对、对、……啊，也不，你说说看，有哪个龟儿子敢去 杀她嘛?她早就搬出去了嘛，那已经不是她家了嘛， 她的那间十二米的房子早就由她妹妹来住了 ……她 再没来过嘛。

**高** **雄** 这么说，她最后一次是来串亲戚的?

**郎小芸** 还有啥亲戚嘛?除了她的妹妹。另一间房里就住着 她的前夫李老师嘛。

**高** **雄** 他是教师?

**郎小芸** 啥子教师，大家都那么叫嘛。你自己来看嘛，哪一个 会杀她嘛，一个是她的亲妹子，一个是她的前夫，人 老实得屁都不会放一个，而且又同她离过婚，凭什么 要杀她嘛!

**高** **雄** 小芸，你再仔细地回想，还有谁经常来他们家，或者 曾经来找过他们两个之中的谁?

郎小芸 跟你说，高同志，我郎小芸赶上半个警探哩，跟你说， 我们这个门洞里面住的五十一户人家，他们每家每 户的情况，我都了如指掌，所以，我上任三年来，我们

这个门洞洞，有得出过一起盗窃案呐…… **高** **雄** ——却出了一起人命案?

**郎小芸** 这能怪到我嘛?

**高** **雄** 是，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你们一共几个电梯工?

**郎小芸** 两个人倒班嘛，每人干一天，歇一天，只要一个生人 来过三次，我们两个就都会见到的 ……

**高** **雄** 那么,你考虑过这种情况没有?某些人，专门爬楼 梯，不坐你的电梯?

郎小芸 天老爷，他家住在十七层，哪个敢不坐电梯哟，他龟 儿子不想活啦?我们这个门洞六层以上不坐电梯的 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八层的离休干部黄伯伯，他每 天电梯还有得开，他就去冬泳， 一年四季不坐电梯， 第二个住十五层，是国家登山队的 ……

高 雄 小芸你再好好想想，5173号住的这俩人，到底还有哪 些人找过他们?如果没有外人分别来找他们这一男 一女的话，反倒有点问题了。

**郎小芸** 噢，对了，还真有一个不爱坐电梯的男人找过师红， 对对对，有一天早晨一群上班的人里多出一个他嘛， 一看就是头天夜里悄悄爬上来的，以为清早趁人多， 下楼我会认不出来他是谁家的亲戚呢，他前脚走，师 红后脚就跟下来了，我问师红 他是你的客人吧? 师红挺不好意思承认了，可她却说我侵犯人权，您说 这算吗?我又没去拆她私人信件?我这么问，是为 了全楼的治安保卫啊 ……

**高** **雄** 你做得对，年底，派出所将评选一批治安积极分子， 我准备特别推荐你 ……

**郎小芸** 做啥子嘛，我要这个名声做啥子嘛，你还不如把我的

临时工给转了正更实惠一些。

高 雄 好啦好啦，你工作的事咱们以后再说，先说正题儿。 郎小芸 高同志，你到底想了解啥子情况嘛?

高 雄 我听咱们楼的人说李浩明离婚以后，让他前妻师惠

把房子换给她妹妹师红，是你给出的主意?

郎小芸 (猛然站起)哪个龟儿子讲的?太没良心了!我日他 先人!

高 雄 哎哎，你先别骂好不好?这给人出主意不是坏事啊， 人家是从夸你的角度跟我反映的这个线索呀，现在 咱们全社会都在呼唤你这种热心肠儿啊……

郎小芸 就是嘛，你说哪有离了婚还住在一个单元房子里的 嘛?真个让你气歪了鼻子，笑掉了大牙，难堪死喽， 我……实在是看不过……

高雄你 … … 都 … … 看见什么了? … … 看不过? **郎小芸** 在电梯上么 ……

〔 暗 转 。

**2——电梯上**

〔台另一侧出现了电梯间。郎小芸换了一身服装坐 在那儿分报纸。她老练地用木棍按数码键。张二爷 在电梯上闭目养神。

〔相应的效果——电梯门开了，师惠上。 〔电梯门又关上，向下走着。

**郎小芸** (头不抬地，对师惠)出门买菜去呀? **师** **惠** 报分好了吧?我们家晚报 ……

**郎小芸** 你们家那位拿走了 …… **师** **惠** 谁们家那位呀?

**郎小芸** 怎么?李老师不是你当家的呀? **师** **惠** 我们离婚了!

**郎小芸** 哪个晓得你们离婚了?又没张贴告示? **师** **惠**你这个丫头怎么这么说话呀?

**郎小芸** 就是嘛，别个哪里知道，这五十一户人家三百六十五 天，婚丧嫁娶，退休出国，保外就医，换房搬家……要

发生多少事情嘛，现在又加上一个离婚! **师** **惠** 离婚怎么啦?你瞧不起是怎么着?

**郎小芸** 哪个敢瞧不起哟，离婚离婚(分)是妇女解(该)放的象 征么……这么大的事情你太应该“广”而告之么……

师 惠 我今儿一早就告诉小华啦，我让她转告你 ……

郎小芸 人家正在耍朋友，跟我一交班，心早飞得老远去啦。

师 惠 好啦，现在你知道了吧?我俩昨天办事处办的手续， 协议离婚，谁也没哭没闹，还照了一张相，吃了一顿

散伙饭——算是画上了句号 …… 郎小芸 那，何必还要住在一起哪?

师 惠 没房啊，只能“同进一个门，不是一家人”啦。 郎小芸 那吃饭呢?

师 惠 各做各的，就连锅碗瓢盆儿，油盐酱醋，米面粉丝，都 是双份，谁也甭沾谁，这两居室，他住大间儿，我要小 间儿外带门厅，平时各进各屋，咣铛把门一关，各过 各 的 。

郎小芸 那，你们到底为啥子离婚呢?

师 惠 这个呀，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郎小芸** 那您，简单说一句……

师 惠 简单说 …… 日子过得没劲了呗。 〔 停车的效果 。

师 惠 哟，到了。以后我们家的晚报别再给他了啊?给我! 我交的报费!(下电梯)

**张二爷** (睁眼看了她一眼，向郎小芸)哎，所以我呀，宁愿费 点事买报，绝不订报。

〔灯光变换。

〔郎小芸在电梯间向高雄说了一句话又“跳”回去。 **郎小芸** 晚饭过后，李浩明李老师又上来了。

〔李浩明腰间系着围裙，胳膊夹着一张晚报，手里拿

着张字条。张二爷已不在。

**郎小芸** (关门，打量李浩明一眼)你这个样子，去哪里么? **李浩明** 我就是来找你的。我们家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郎小芸** 晓得了，“一国两制”喽。

**李浩明** 我万万没想到她能这样做事情，太过份，太……(递 给她一张字条)

**郎小芸** (接字条小声念) -第一号通牒……啥子叫作“通 牒”嘛?

**李浩明** 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当然不会知道这是什么,可三十 五岁往上的人，却何等熟悉这个字眼儿啊……

**郎小芸** 这些词为啥子现在不用了呐? **李浩明** 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产物。

**郎小芸** 哪个特定年代嘛?抗战还是 …… **李浩明** 是……我们翩翩年少的那个年代。 **郎小芸** 你们翩翩年少是啥子年代嘛?

。**李浩明** (思忖)是……(唱)“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度过那个 年代……"对，就是这个“年代”所指的年代。

**郎小芸** 噢 ……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李浩明** 快看吧，都到一楼了。

**郎小芸** (老练地按17层键)我们再坐上去么。(电梯又往上 行。念字条子)……晚报是我订的，请不要擅自从电

梯上拿取，望你从小事一点一滴做起，划清界线…… **李浩明** 这又是那个年代的用语。

**郎小芸** ……划清界线，不要不拘小节，更不要老拿“看在我 们曾经夫妻一场的面子上”这句话当挡箭牌，在物质 上占小便宜，这次我暂时原谅你，望你吸取教训，下 不为例，认真进入邻居的角色。尽量少说为佳，老实

做人，此致，请你一小时内将晚报送回电梯上，交还 给电梯工小芸。(将字条还给李浩明)

**李浩明** (将晚报给她)看完了有什么感想吗?

**郎小芸** (思忖片刻)你这个人也是嘛，既然晓得她正在刚刚 离婚的火头上，干吗偏偏要拿走这张小小的报纸哪?

**李浩明** 小芸哪，这事它偏偏就赶得那么巧，你没看见晚报上 最近有个“人与动物”征文吗?我也投了一篇儿，编辑 告诉我，我那篇“有感情的蝴蝶”这两天就见报……

**郎小芸** (打开报纸)今天登了吗? **李浩明** 别看啦，今儿没登!

**郎小芸** 噢，原来是这样。那你每天下班在街上买一张晚报 嘛……

李浩明 哎，我……我一是现在不上班了，辞职在家待着了， 所以很难每天准点儿特意上街买晚报，二是，这每天 四毛钱的报钱是我的早点——俩油饼的钱，我消费 不起呀 ……

**郎小芸** 那，以后来电梯看报吧?

**李浩明** 谢谢，谢谢，可是老看蹭儿报，人家会笑话……

**郎小芸** (大大咧咧地)哎呀，(用木棍指李浩明的头)你们这 些知识分子呀……(忽想到)嗯，李老师，您到底是做 啥子的嘛?

**李浩明** 噢，我身体不大好，就提前辞职回家了…… .**郎小芸** 那您在家里做啥子嘛?

**李浩明** 哎，也没干啥，练练电脑打字，五笔字型……好，我下 去啦。

〔放大的电梯上升、开门效果。 〔李浩明下。

**3-——调查室**

〔不很亮的朦胧灯光下，高雄正与小芸谈着话。光渐 亮 。

郎小芸 后来，他们两家……不，两个人越闹越厉害，我这个 电梯成了他俩人诉苦的地方，我成了他俩的调解员， 我挣多少钱哪?我管这些干啥?我管到哪里算一站 噢，我自家还没得找婆家，我一个黄花姑娘开这个电 梯，倒开出个职业病来喽，太亏了嘛……

**高** **雄** 那……后来呢?

**郎小芸** 后来我就动了一个心思，就问师惠嘛，有没有什么亲 戚，可以换着住嘛，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嘛……我 这一番话，就像给她开了一扇窗，没过几天，她们家

就换房了，她妹妹师红就搬到这儿来了 …… **高** **雄** 她搬来以后，你还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吗? **郎小芸** 当然有。(看表)可是你应该先问她呀。

〔 暗 转 。

〔一束追光照着不知何时早已坐在黑暗中的师红。 她的气质、打扮、精神面貌都显得比师惠要现代。她 显得平静，胸有成竹。

〔高雄走近师红。好像刚刚说完什么,在等着对方的

反应。

**师** **红** ……让我怎么谈呢?我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高** **雄** 我，也不知道你将谈的，哪一处是我所需要的。 师 红 那，怎么谈?

高 雄 只好尽可能地多谈，越细越好，以供从中筛选，发现 有用的东西。

师 红 涉及到个人隐私怎么办?

高 雄 我以我帽子上的国徽向你担保，绝对保护您的隐私…… 师 红 我是指您……知道了我的隐私。

高 雄 那没办法，这是我的职业，就像你不能不相信一个妇 产科的男大夫一样，你——应该相信我。

师 红 那……这可能还要涉及到他人的隐私 ……

高 雄 (声调稍显高昂)师红同志，严格地讲，干我们这一行 的就是从大量的个人隐私中去寻找线索，用以更好 地保护个人的隐私，乃至人身安全!

师 红 对不起，请原谅我的这种敏感和审慎，因为……我的 ……心情很糟糕，我既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又是涉 嫌者，而且这次事件的阴影……好了，不说了，谈正 题，有水吗?

高雄 喝我的……就从你们第一次见面说起吧?

师 红 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第一次见面”啊?李浩 明作为我的前姐夫早在我姐姐和他结婚时就见过……

高 雄 噢，对不起，我是说从你搬到十三号楼第一次见到已 经不是你姐夫的“他”的那一面儿谈起。

师 红 好，不过，我搬来之前我姐让我少理他，甚至不理他， 可是一见面儿我们就交流上了 ……

**4——两居室**

〔两间居室门，过道的一头是卫生间。

〔李浩明正躲在自己屋里敲电脑，忽听卫生间有响 动。

〔 效 果 ·-放大了的反复摆弄抽水马桶的声音和抬 放水箱盖的声音。

[李浩明实在听不下去，便轻轻开“门”——如果是虚 拟的门，两边的演员在表演上都要演出关、开门，因 为门上有戏。

〔李浩明走近卫生间隔门谛听-—里面还在摆弄不 止，“哗”——里面的往马桶里浇着水。

〔忽然，门在李浩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打开了—-门 向外开，正撞了李浩明的脑门，他捂脑门刚要退 ……

〔师红从卫生间里出来，看见李浩明，吓了一跳。 〔二人都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

**李浩明** 我……我是听到这边的声音才……出来看一看的…… **师** **红** 你们家……你……你看这水箱到底是什么毛病啊? **李浩明** 是……是那个漂浮物……有点失灵了。(遂进去摆

弄了两下，并试了 一下，走出)好了。 师 红 好了?下回用的时候，还坏!

李浩明 这不是最近才这样的，已经很长时间了，你姐姐在的 时候……我们一直这么用。

师 红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凑合，得过且过，就不能把 这些每天必用的生活设施搞得妥贴一点?用起来舒 服一点有什么不好?

李浩明 那……像这种事应该找谁呢?给哪儿打电话，而且 得等多少天 … …

师 红 乍听起来，你的口气好像透着所谓现代人的一种自 我解嘲，其实，在我听来，觉得特傻，特迂腐。像这种 事情，你自个儿到建材商店去转转，有关抽水马桶的 更新产品摆在那儿都换了多少代了，早就不用这种 皮球、这种搬动式开关了。早就有那种非常简便、美 观的按扭式、电镀的……

李浩明 那一定不便宜，再说这笔钱应该谁出呀?

师 红 你瞧瞧，这又是种混账意识。在这上面自己掏几个 钱更新一下又怎么啦?

李浩明 可这种设施是原来就有的呀，它是房间的组成部分 啊?

师 红 又来了，那满墙的墙皮都敢全部喀嚓掉，花几万块钱 搞装修，这点钱你就心疼了?为了省这点钱就甘心 作抽水马桶的奴隶?

李浩明 也是，行，我明天就去建材商店去看看…… 师 红 你先买吧，买来了咱们可以AA 制 。

李浩明 那倒不用，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才 ……恰到好处。

师 红 就直呼其名吧——师红，或者叫小红。

李浩明 噢，小红，我……忘了问你现在在搞什么工作?

师 红 我姐姐没告诉你吗?

**李浩明** 没，有关你的情况她一概没介绍……说搬就搬了。 师 红 连我的婚姻状况也没介绍吗?

**李浩明** 噢，我早就听说你离婚了，可是你一直在外地……

师 红 好，那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有胆量住进来就是因为我

离婚比你早，资格比你老…… **李浩明** 可是，你还不到三十岁 ……

师 红 怎么啦?我早婚哪，我二十三岁就跟我们那位研究

生结婚了，去年他去美国读博士，我就跟他离了。 **李浩明** 你……为什么不去陪读?

师 红 哼，陪——读，你听这词儿，不知道谁发明的，还不如 叫“陪床”呢。我有我的事要干……

**李浩明** 那他要是学成回国呢?

**师** **红** 那这几年我怎么办?守活寡?对于他，光靠打国际 长途来解决生理要求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让他轻 装上阵，无牵无挂，这样对两个人都是一种解放。

**李浩明** (像听讲座似地点着头)你 … … 还没吃饭吧? **师** **红** 谁这么早吃晚饭?

**李浩明** 噢，我是想……给你接风洗尘。作为房客，我以东道 主的身份想请您吃顿饭 ……

师 红 对不起，今天我们公司有饭局，再说，不要搞错噢，我 一不是租房住的打工妹，二不是你的什么亲朋同事， 我自个儿原来住得好好的，我是替我姐姐解这个围 才违心地搬到这十七层楼上跟您当邻居的， 一进门 就碰上了个失灵的卫生设备! ……我觉得你应该明 确这一点，我的到来实际上是城市人的一种悲哀，一 种无奈——作为我姐姐，在遇到突发事件，需要暂时

或永久与家人分居时无力为自己找到暂时住所，而 我这样一个职业女性与你能在一块儿住，也是一种， ……和一个甘于作一只漏水马桶的男人共用一个卫 生间，共使一台煤气灶，你自个去看看，你那台原装 的灶上有多少油烟子，跟薰腊肉似的，现在电视里天 天在介绍各种不沾油燃气炉灶，带烤箱的，自动打火 的，你居然就泰然处之，难以想见，在你这个灶上做 出的饭菜的味道能否是真实的， ……还口口声声要 请我吃饭……能有胃口么?

**李浩明** 我……我打断您 一 下，我一直也没听你姐说过你现 在在哪上班。

师 红 我在一家合资广告公司。

李浩明 哎呀，怨不得呢，如果按“土改”时候划成分的话，咱 俩恐怕差的不是一档啊 ……

师 红 李……同志，你不要拿这种所谓的自嘲来当一种幽 默，来发什么牢骚，你看人家广东人，不发牢骚只顾

赚钱，当今社会给你们男的出了一道难题 …… 〔音乐骤响，渐逝。

〔李浩明忽然感到头晕，抱头、跪地。

师 红 (害怕地将他扶起，扶他进自家屋里坐在椅子上)你

怎么了?有低血糖的毛病么? 李浩明 (摆摆手) ……

师 红 对不起，我说话太愣，长了您就知道了，我还没有问 您，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李浩明 我……原来在公司技校教书，后来调到厂子总务科。 原来厂子跟别的厂合并，优化组合，精简，我就主动 要求人才……流动。

师 红 流动到哪去啦?

李浩明 (指指地)-——就这儿。 师 红 您今年 … …

〔李浩明伸出四个指头。

师 红 还是的，这正是男人最成熟，最有创造力的年龄啊， 您敢砸碎铁饭碗，肯定有自己的打算 … …

**李浩明** (点点头) ……

**师** **红** 什么打算?说说吧?

**李浩明** 算了，说出来怕你笑话。

师 红 是不是我姐姐就笑话过你?

李浩明 不仅仅是笑话，而且是讥讽，她还说我得了神经病。 师 红 我跟我姐姐的角色不同，作为一个邻居，您说说看，

我绝不会拿您的追求来取笑的。 **李浩明** 不瞒你说，我……想当作家。

师 红 (停顿片刻) ……多好的想法呀!真的，这不是什么 高不可攀的事，告诉你，我看过一个统计材料，上面 说，美国每年平均有六千多个家庭妇女尝试戏剧创

作，这还没算上小说和电影剧本呢 …… **李浩明** 谢谢，谢谢(握她的手)。

师 红 (握他的手)努力吧，我想想啊，四十岁以后成名的作

家有……塞万提斯 …… 〔渐暗，收。

〔音乐起——弱。

**5——调查室**

〔脚光打在李浩明、高雄的身上、脸上。这里正在进 行调查。

**高** **雄** ……有这样一个情况，我想了解一下…… **李浩明** (很紧张地)什么……情况?

**高** **雄** 据反映，你……曾经在一个时期，有“遛电梯”的情 况 ?

**李浩明** 什……什么叫“遛电梯”?

**高** **雄**“遛电梯”就是不以上下楼为目的，没事坐电梯玩，借

此跟电梯工聊天…… **李浩明** 这是谁反映的?

**高** **雄** 甭管谁反映的了，你坐没坐过?

**李浩明** 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做，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相信， 你挨个问问去，任何一座楼里，凡是有女电梯工的哪

儿没有这种现象? **高** **雄** 社会问题?

**李浩明** 是的，这是高层住宅居民特有的一种排遣孤寂、战胜 心理恐惧的权宜之计。

**高** **雄** 那作为电梯工愿意搭理这些“遛电梯”的人吗?

**李浩明** 如果不是上下楼高峰，她呆着也闷得慌，她也想找个

人解解闷儿，所以一般情况下，她来者不拒……

**高** **雄** 那要是同时有两个以上的人都想在同一时间“遛电 梯"呢?

**李浩明** 那就看电梯工爱跟谁聊了。这里也有个共同语言的 问题 ……

**高** **雄** 你们五门的电梯工郎小芸最喜欢跟谁聊啊? **李浩明** 可能 …… (自得地)是我吧。

**高** **雄** 你倒挺自信的，当这种“首席遛电梯者”有什么技巧 吗?

李浩明 有，那就是不能光指望自个儿得到慰藉，你也得关心 点儿她，帮她解除些烦恼，聆听她的苦闷和家长里短 儿，帮她拨开点儿迷雾，指出点儿光明的未来，嗳，这 么互为的、双向的聊，从而达到一种精神互补的状态



**高** **雄** 就是说，要想得到，先得付出?

李浩明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就曾经坐了二十四趟电梯听她 讲她们四川老家，山里边有一位老中医，给她爸爸治 腿的全部过程，这要换别人儿早烦了，但我听得津津 有味……

高 雄 那你这么花费时间和精力，纯粹是为了排遣孤独和

苦闷情绪，没有别的目的吗? **李浩明** 没——没有，绝对没有。

高 雄 久而久之，有没有向某种地方升华的可能啊?

**李浩明** 不可能不可能，这只属于一种茶余饭后的精神愉悦。 **高** **雄** 好啦，李浩明同志，你觉得小芸她会出卖你吗?

**李浩明** 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她出卖我什么? 高 雄 你再好好想想?

**李浩明** (思忖)……

**高** **雄** 你……对她……有没有……

**李浩明** 别说了，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件事……得从那个陌

生男人说起 。 〔 暗 转 。

〔音乐起 — — 止。

〔效果，自来水管“哗哗”的流水声。

**6-——两居室**

〔李浩明正在厨房水中洗东西，洗完关上龙头，便去 照顾灶上的炒菜锅。

〔师红拿着碗碟上。她穿得比较袒露，打开水龙头洗 碗。

〔水声使李浩明看师红，他被她的性感撩拨着。想看 她又不敢多看。

**李浩明** 吃完啦?

师 红唔。(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回屋，下) 〔师红加了一件薄外衣，重新进来刷碗。

李浩明 (又偷看了她一眼，忍不住赞美道)今儿晚上，你可真



师 红 (抢白)怎么样?最近有什么大作问世? 李浩明 问世?还没有受孕，怎么问世?

师 红 受孕也不能老在屋里待着呀，上外边溜达溜达去，祖 国的名川大山，走一走，看一看，三峡?再不去就没 啦，跟你说呀，当你的船行走在江中，仰望那两岸峭 壁上的古栈道和悬棺每块怪石都恨不得蕴藏着一个 古老的传说，你再听着那时不时传来的猿声，闻着那 带着腥味的江水—-你绝对有一种走在历史当中的

感觉 … …

**李浩明** 你能再说得具体一点儿吗?

师 红 这要凭自己去感受，我说的只是我自己当时的感觉。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在历史长河中是多么渺小， 多么微不足道，人生是多么短暂，稍纵即逝，你就会 有一种紧迫感，得抓住每一分每一秒，赶紧领略人 生，享受生活，狠狠地、在历史这块陡峭的壁上划上 它一道子 ……

**李浩明** 是啊，你这么年轻就去过那么多地方，我真羡慕，啊， 对不起，有花椒吗?

师 红 拍广告哪不去呀 …… (抓给他几粒花椒)

李浩明 谢谢，搞创作更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甘于 …… (锅 里的油热了，下菜炒着)

〔边挽着袖子边上的许宽出现在师红身后。

许 宽 (低头地，亲昵地对师红) ……怎么这么半天?我来 吧?

师 红(向许宽使眼色，让他进屋去) … … 许 宽 (旁若无人地抚住师红的双肩) …… 师 红 (低声地)去把脚洗了去。

〔许宽刚要下，李浩明发现了许宽。

师 红 (拉住许宽介绍李浩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

个朋友，许宽……

许 宽 (伸出手，向李浩明)您好——

李浩朋 (被这突然出现的男子搞得不知所措，伸出的手又缩 了回来)噢，我手上有油，有油……

许 宽 (毫不认生地向李浩明)往后，小红还得劳你多照顾， 我比较忙，经常飞外地，有什么事你就直接给我打手

机，待会儿我把号码留给小红，你个人有什么需要我 帮忙的尽管说话，啊?哪方面儿的人，咱基本都认 识，市里、区里、公安、交通、工商、税务、外贸、海关



**.李浩明** 出版界，您……

许 宽 哟，这个圈子我暂时还没……我是作汽车配件的，不 过没关系，转俩弯儿就能托着这方面儿的人……谁 都得用车不是?

**李浩明** 噢，我也是随便问问，我暂时还用不着呢。 **许** **宽** 用时您言语。

师 红 (推他进屋)行啦，快洗去吧! 〔许宽下。

〔师红已刷完碗，欲下。

〔李浩明已炒完菜，看着师红。 **李浩明** ……他，什么时候来的?

**师** **红** 怎么啦?

**李浩明** 没怎么,我随便问问。

**师** **红** 他下午来的，那时你正关着门，我就没好意思敲你 门，给你介绍。

李浩明 他……第一次来? 师 红 第一次，认认门儿。 李浩明 以后还打算 ……

师 红 我搬进来的时候，你没给我规定不许带客人，不许领 朋友来吧?

李浩明 没有没有，我是好奇，一种职业习惯。

师 红 那好，我想最后告诉你，他今晚准备住在这儿。 李浩明 (有点着急地)你们?

师 红 你是问什么关系是么? 李浩明 啊，没关系 … …

师 红 ……有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 ……

李浩明 噢，那也没关系，我能理解、认同，但不提倡…… 师 红 ……在您这儿?

李 浩 明 啊，那间屋子属于你，就……就像我驻外的大使馆 ——那是你的领土，您安排什么活动都可以。

师 红 谢谢。(端着碗下)

**李浩明** 不……不谢……(看着她的背，久久不动) 〔 渐 暗 。

〔李浩明走近自己在“调查室”的追光环中，对高雄说 着。

李浩明 ……后来，师红的房间里就传出了音乐声，她特意将 音量放得挺大，放的是一首美国乡村歌曲《绿草小 家》,肯尼 · 罗杰斯唱的……

〔《绿草小家》起。但不压过对话。 **高** **雄** 然后呢?

李浩明 … …你想想，我离婚已经半年多，可早在一年前就跟 师惠分居了。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独身男人，听着二 十多岁独身女人屋里飘出来的乐曲声和……某种声 音，我……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了 ……

**高** **雄** 真有那么大的声音?

**李浩明** 当然了，连住在我们楼下的张二爷都给吵起来啦



〔张二爷一拐一拐地走近5173大门，用拐仗敲门。

**张二爷** 我说你们轻点行不行?打把式也得悠着点啊?深更

半夜的，坐根儿我就神经衰弱……

〔许宽光着上身，开门。 **许** **宽** 你说谁哪?

**张二爷** 说你还没说完呢。

**许** **宽**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找揍哪?

**张二爷** 我还真不怕，你有种把这半扇儿也给弄瘫喽?(亮身 子)

许 宽 哟?高价老头儿，得，惹不起您。您回去睡吧，保证， 咱们轻拿轻放……

**张二爷** 德性。(快快下)

〔收光。张二爷隐去。

**李浩明** 所以我要到大街上去，我甚至想去找我的前妻…… **高** **雄** 你真的去找过师惠?

**李浩明** 我给她单位打过电话，想重新谈谈，可她说，离婚了， 就别再来找我……

**7——电梯上**

〔电梯门开了，郎小芸正伏在操作台上写信。李浩明 进电梯，关门声。

**郎小芸** (并不抬头地)李老师，这样晚了，你出门作啥子么? **李浩明** 一个人，闷得慌，上大街上走走。

**郎小芸** 噢。(埋头写信)

〔李浩明仰面靠壁发呆。

**郎小芸** 唉，李老师，“尴尬”两个字，怎样写嘛? 李浩明 九监，九介。

**郎小芸** 哪个九嘛?哪个九吗?

李浩明 九寨沟的“九”,监督的“监”? 郎小芸 (执笔想着)监 … …

李浩明 瞎，我来给你写!

〔电梯门开了。张二爷上电梯，见状，他自己按键。 电梯关门。上行。

郎小芸 瞎，原来这样写。

李浩明 都不难，都见过，难的就是用到它的时候能呼之欲 出 。

郎小芸 好，谢谢你。(又埋头写信) 〔门开了，张二爷下。

〔门关上，李浩明按了键，电梯下行。 **郎小芸** 李老师，“羡慕”两个字，咋个写来? **李浩明** 这样吧，我回家给你拿本字典来?

**郎小芸** 那更麻烦，等翻出那个字来，心里好不容易想好的词

儿早就跑掉啦! **李浩明** 那你怎么办呀?

**郎小芸** 你就呆在这里，给我当活字典嘛。 **李浩明** 那我还得上街 ……

**郎小芸** 你一个人上啥子街嘛，不怕拍花子的把你拍了去? 求求你嘛，就陪陪我嘛……

**李浩明** (苦笑一下)好，就当一回文化教员。

**郎小芸** (调皮地用手指戳了李浩明一下)要得。

〔李浩明一步步挪至小芸身边，理智的闸门终于被冲 破，他从后面捧住小芸光滑的双肩，小芸一挣，他正 好，凿凿实实地吻住了她的脸。小芸又挣了一下 ——定格。

〔以下是经过放大，空旷处理的幕外音—— **郎小芸** 别……别这样，快放开，会有人看见的…… **李浩明** 没……没人看见，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郎小芸** 你怎么啦?李……李老师 ……

**李浩明** 我……受不了……受不了啦……

郎小芸 你快找个人……重新成个家吧 …… 李浩明 可是……今天晚上……我……

**郎小芸** 忍 一 忍……就好的……快放开……现在还来得及 ……我不会跟哪个讲的……我数三下，你不放我就

喊人 … …- … … 二 … …

〔李浩明松了手。幕外音止。

**李浩明** (整理一下情绪)你……不会瞧不起我吧? 郎小芸 (擦着脸)怎么会呢。

李浩明 你不会去跟别人说吧?

郎小芸 你不要问这种傻话了好不好?你又没做啥子亏心 事，你怕啥子嘛……

**李浩明** 对对对，(仿川音)我怕啥子嘛 ……

〔电梯停，开门的效果。 郎小芸 李老师，你到站喽!

李浩明 (似从梦中醒来)噢… …

郎小芸 快回家吧，搞一点热水，烫烫脚，早一点睡下，作一个 好梦?

李浩明 对、对我去睡觉了，(脚迈出电梯，回身又嘱咐一句)

小芸，就当是今天什么事都…… 郎小芸 放心吧你，你这个人好啰嗦!

李浩明 好，那咱们就靠信誉啦?

郎小芸 好啦好啦，快下去吧，不要小题大作了吧。(将李浩 明推下电梯)

〔电梯门关上了，电梯下行，李浩明呆呆地望着电梯 门 。

〔 渐 暗 。

〔“调查室”的光圈中，站着李浩明和高雄。

李浩明 … …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就进屋睡觉 了，为了排遣刚才的那种所谓的犯罪感，我还吃了两 片“安定”,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高 雄 以后那个姓许的男的还来过吗? 李浩明 来过。

高 雄 多长时间来一次啊?

**李浩明** 一周到十天左右吧。他一来，我就上录像厅看录像， 或者看通宵电影去……

**高** **雄** 你也是，你干吗不再找一个爱人呢?

**李浩明** ——谈何容易!那阵子，我连自个儿都快养活不起 啦，还找爱人?

**高** **雄** 怎么会呢?

**李浩明** 家里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让她拿走啦，我一个人儿， 光靠以前攒的那点私房钱……

**高** **雄** 那你写东西挣的稿费呢?

**李浩明** 还说哪 ……

〔 暗 转 。

**8——两居室**

〔灯光展示过道和师红住房。

〔师红刚洗完澡，正给自己吹头发。

〔李浩明从自己屋里走出来，在过道听了一下，便鼓

起勇气敲响了师红的门。 〔师红闻声开门。

**师** **红** 房屋水电费是吧? **李浩明** 哪 … …

**师** **红** 进来吧。

〔李浩明进屋。

**师** **红** (拿出一封信，抽出一大面值钱币)一共多少钱……?

**李浩明** (哆哆嗦嗦地)啊……不……不是水电费，是……我 ……我想跟你借……点钱。

师 红 (果断地将钱装回信封，放进抽屉，锁上)……不借! **李浩明** (尴尬地)噢，那……打扰了。(转身出门)

**师** **红** 先别走。

**李浩明** (停步转过身看着她) ……

**师** **红** 你……真的混到这份儿上了?

**李浩明** 你……你知道我拿出多大勇气，来敲你这扇门吗? 师 红 完了。

**李浩明** 什么完了?

**师** **红** 你在女人面前彻底完了。

**李浩明** 完就完吧，先有温饱，才知荣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师** **红** 我很奇怪你这个人，难道当初你下决心炒自个儿鱿

鱼时，就没对自个儿能否吃作家这碗饭作作预测?

李浩明 我首先作的是这样一个比较，我们厂效益不好，每月

我才拿二百六，可有关报道说稿酬现已提高到每千 字六十块钱了，也就是说每个月我只要有五千字的 东西发表，就是三百块，就比我天天骑车十几里去上 班儿强呀 ……

师 红 瞎，你说的这稿酬标准人家指的是畅销文字啊，再说 了，能保证你每月发五千字也才够温饱啊，更何况你 未见得能发表吗?

**李浩明** (表白着)同志，我不是那种没见过自个儿名字变成 铅字的文学青年，我打七十年代起就发表东西 ……

师 红 “发表东西”跟作家不是一个概念!而作家也有穷作 家与富有的畅销书作家之分，现在连在职作家都纷 纷请求国家养他们，不管写得出来写不出来都拿工 资呢，你竟然敢……你真有点贼大胆儿，难怪我姐姐 要跟你离呢。

李浩明 我不是贼大胆儿，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知道这项 事业既伟大又艰辛，我作好了沦落到曹雪芹那个地 步的准备 ……

师 红 哼，人家穷困僚倒落下部《红楼梦》啊，你恐怕只有穷 困僚倒而没有《红楼梦》!

**李浩明** 不!我有!现在，在我的箱子里就放着一部我的七 十万字的小说。

师 红 为什么没变成书，为……

李浩明 (抢白)我拿到……出版社人家说……

师 红 你甭解释，没变成书就是一堆废纸——社会机制就 是这么残酷!

李浩明 (仰天长叹)呜呼，当男人……真难啊!只准成功，不 准失败啊……

师 红 那没办法，这是社会发展史早就安排好了的，谁叫你 偏偏没赶上“母系社会”呢。

李浩明 那么请问，(指床上的另一枕头)他算成功者吗?

师 红 我不知道，但，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大宴宾客，可以不 动声色地一掷千金，可以肆无忌惮地从这个城市飞 到那个城市，这是一个男人最起码应该做得到的，就 像调味盒里应该经常备有花椒一样。

李浩明 那……那你把窗户打开，我跳下去算了。(做动作) 师 红 要跳上你那屋里跳去，我不受这个连累。

李浩明 我完了，真的完了……

师 红 什么完了?恰恰应该向你表示祝贺。 李浩明 祝贺什么?

师 红 祝贺你……终于心安理得地软弱下来了。 李浩明 你是说，我越发不像个男人了?

师 红 把暂时的软弱表现出来，并且承认它，并不等于你永 远软弱——很多男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大部分都死 要面子活受罪。

李浩明 可是你刚才那一口回绝的样子，已经让我丧失了做 男人的勇气……

师 红 你以为现在我就答应借给你钱了吗? 李浩明 (傻眼)那 … …

**师** **红** (微微一笑)“那”什么?你向我借钱只是向我承认了

你的软弱，并没有向你自己承认软弱。 **李浩明** 向自己……承认?

师 红 对，承认你自己目前还吃不了“卖文为生”这碗饭。 **李浩明**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电脑卖了?

师 红 恰恰相反，你恰恰应该向电脑要钱，这是你目前惟一 的手艺!

**李浩明** 可是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呀?

**师** **红** 五笔字型口诀没忘吧?两只手十个指头没生病吧? **李浩明** 你是说……让我以“电脑打字”为生?

师 红 对。你先不用起照，我就能给你揽活儿，(拿出一份 稿子放在桌上)这是我们公司替一个厂家搞的营销 计划，要得挺急，两天半打出来没问题吧?

**李浩明** (接过稿子，翻了翻)行吧。可是……我这后半辈子， 就……永远成了个打字员儿啦我?

师 红 那就看你自己了。

李浩明 那……你不会因此而……

师 红 你很在乎我对你的印象和看法吗?

李浩明 ……很……非常 … …

师 红 我只是你的房客而已呀?

**李浩明** 不……不管是房客还是过客，反正你很重要。 师 红 我 ?

李浩明 噢，是你的意见很重要!(低头看材料)用……存盘 么?

师 红 存上吧，过两天我给你拿点软盘来。 李浩明 我这还有哪。我……先回去啦?

师 红 你放心吧，只要你交我活，我立马就给你工钱。

**李浩明** 嗯，晚……安。 **师** **红** 晚安。

〔李浩明恋恋不舍地倒退着出门。

〔 渐 暗 。

〔追光又展现了“调查室”,李浩明回答高雄的提问。 **高** **雄** ……这么说，你还犯有“无照经营”的罪过儿?

**李浩明** 不不，这不归你们管呀?归工商……

高 雄 怎么不归我们管呀?归我们公安局特行科呀，复印 打字都属于特种行业，难道你不懂吗?

李浩明 可……可是我没有挂牌营业，收活儿，只是靠熟人儿 给点活儿，大部分都是广告、推销方面的东西，还没 有接触过有关国家机密……

高 雄 好啦，这事先搁一边儿，再谈谈那个叫许宽的男人 吧，他一直来你们这?来到什么时候?案发时间前 后他也来过吗?

**李浩明** 噢，不不，突然就不来了。 **高** **雄** 什么时候?

**李浩明** 那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夜晚…… **高** **雄** 我问你是什么时候?——距现在。 **李浩明** (思忖)大约在 ……

〔 暗 转 。

〔黑暗中——许宽殴打师红的声音。

**9——两居室**

〔灯光强调师红和过道。

〔师红屋只点着昏暗的壁灯。许宽只穿背心，挥动着 掸子抽打师红，师红也只穿着短背心躲着、撑着下来 的掸把，惨叫与谩骂交织在一起。

〔李浩明推开自家门，走出来，谛听片刻，实在听不下 去，便愤忿地推开了师红家的门，赫然大吼。

**李浩明** 住手!

**许** **宽** 有你什么事?我他妈在家打老婆你管得着吗?你赶 紧给我滚出去!

**李浩明** 她……是你老婆吗?你们办理结婚登记了吗?

**许** **宽** 哼，我们已经在一块儿睡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她 算不算我老婆?

**李浩明** 那你也没有权力打她!

**许** **宽** 你问问她我有没有这个权力?问呀?你问她，我每 月在她身上花多少钱?(师红把脸窝在曲着的双腿 里，不作声)

**李浩明** 她……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你怎么能这么打她? **许** **宽** 你看不下去啦? 有能个你来解救她，然后取代我呀?

光想保护她还不行，还得能让她高兴，这并不难嘛，

保证她出门打的；她在专卖店里看中哪件衣服就能 不假思索地给她摘下来；她想吃哪家馆子你就陪她 去哪家馆子 — -就这么点儿事儿。

**李浩明** 我……没想要取代你，我只是想说，请你尊重她!

**许** **宽** 谢谢你的关照，可惜这不是公共场所，这是一个女人

的家，私人领地，我们正在这儿做一种游戏，正做得 起劲的时候，你忽然闯进来了。请问你尊重她吗? 尊重她屋里的男人吗?我告你个私闯民宅你有脾气 吗?

**李浩明** 师红，请你站出来说一句 ……

**许** **宽** 她现在不会听你的，因为你不如我强悍、不如我有实 力，她怕她待会儿招来我更严厉的教导，懂吗?有文 化的女人更懂得享受，更喜欢名牌，更会喝洋酒，更 知道青春美貌卖多少钱一斤 … …

**师** **红** (终于疲惫地抬起脸)老李，你先……

**李浩明** 好，那就不打扰了。(毅然退出去关上门)

**许** **宽** 早他妈该走! 〔音乐起。

〔师红屋渐暗。

〔高雄与李浩明的幕外音 ——

**高** **雄** …你走出她房间以后，那个男人又打她了吗?

**李浩明** 我没听见，我不愿再听到那种撕心裂肺的声音，我就 把音箱的音量放得大大的，我放的是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音乐《梁祝》起。

〔两居室内李浩明家的灯亮了。

〔李浩明坐在电脑前打着字，但心里很乱，打两下，听

听音乐，停停手。

〔《梁祝》放至“抗婚”一章时，李浩明望着门想像着对 门屋里可能出现的情景，他下意识地随音乐摇动着 身子。

〔突然，传来一声重重的关门声，接着又是一声。

〔出于好奇，李浩明走向门，刚拧开撞锁，门外面受到 了一个重力，李浩明顺力向里拉门，门开了——又添

新伤痕的师红一下子瘫软在李浩明的怀里。 **李浩明** (抱着她，想问什么又不知从何问起) ……

**师** **红** (虚弱地)他……走了。 **李浩明** 还……会来么?

师 红 (摇摇头)我们……扯平了，谁也不该谁什么了。 **李浩明** 快躺下，我给你上点药?

**师** **红** (伏在他肩上不动，听罢此话， 一肚子委屈袭上心头 再也控制不住，失声恸哭)呜……李……大……哥 ……呜 ……

〔李浩明将她拖到自己的双人床上，将她放平，脱去 鞋，拿出碘酒，药棉为她清创，再给她抹红药水等。

〔虽然有点痛，但师红仍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抚慰和享 受 。

李浩明 (边上药边问)疼么?

师 红 还行。嗯，你不会看不起我吧? **李浩明** 怎么会呢?

师 红 我这个人平时给人的感觉自信、挺强、挺有底气的是 吧?其实骨子里还是挺软弱的，女人还是女人，还是 “水做的”是吧?

**李浩明** 我……今天晚上才觉得自个儿像个男人 … …

**师** **红** 不，你一直很像。

**李浩明** 难道你不觉得我这个人显得有点……窝囊吗?

**师** **红** 那只是不了解你的人表面印象而已，其实你骨子里 挺强硬的。

**李浩明** 是么?

**师** **红** 你瞧你做的这几件事吧，都够“狠”的，首先，放着大 锅饭不吃了，自个儿把自个儿炒了，非要当专业作 家，结果真的在家坐着了。然后是断然地和我姐姐 离婚……

**李浩明** 那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师** **红** 说的就是你到了这个年龄还不甘维持，还对爱情有

着新的憧憬 … … **李浩明** 还有哪“狠”事?

**师** **红** 对你六岁的儿子，你让他从小失去父爱……

**李浩明** 他没有失去父爱，我经常去看他，等大一点，他也会 找到我这里，再者说，从小父母离异的孩子，最后成 大器的人特多，——这种人从小就懂得靠自己，尽早

摆脱了依赖，包括情感依赖……

师 红 我就是这种人——从小缺少父爱。 **李浩明** 真的?

**师** **红** 可不是真的，缺少父爱，就难免早恋，我十六岁就开 始谈朋友了……

**李浩明** 这么说，你跟师惠……

师 红——不是亲姐妹，我是我妈带到师家来的 …… **李浩明** 怪不得你们年龄差那么多呢。

**师** **红** 长得……也不大一样吧?

**李浩明** 当然，你……比她……更美。

**师** **红** 别看我才二十七，可我的经历相当复杂…… 李浩明 而且将继续复杂下去。

师 红 谁说不是呢?谁不愿意多经历一些多体验一些呢? 李浩明 虽然都是离婚，可我跟你没法比哟……

师 红 怎么讲呢?

**李浩明** 我们……都没有了另一半，可你是越没有越有，而我 是越没有越没有。

师 红 真的，自从我离婚以后，我真的发誓今世不再嫁人 了，我也不想尽什么母亲的责任，我对谁都没责任， 我不献血、不买国库券、不应征入伍、不摸彩票……

**李浩明** 那你 … …

师 红 我只对我挣的薪水负责任，对工作，没有态度，只有

效果，具体运作不看方法，只看效益…… **李浩明** 那么……对爱情呢?

师 红 连我都不信了你还信吗?四十岁的大男孩儿同志。

**李浩明** 你这个人太有意思了，我……我想写你。(像不认识 似地看着她)

师 红 你别老这么虔诚地看着我好不好?

李浩明 (低下头)……(默默拿起桌上的纸、笔)……

师 红 其实，比我有意思的人多的是，你就是识而不见，不

闻身边平常事，只想古人悲与欢。 〔二人嘴在动，但听不见在说什么。 〔 渐 暗 。

〔音乐转换成“小夜曲”。

〔舞台上端忽然出现了一只圆圆的大月亮。

〔灯光照亮了师红的房间，这里点燃着好几支蜡烛。 〔师红，李浩明盘腿坐在地毯上。他们中间放着一小

茶几，茶几上展开厚厚的稿纸。李浩明在给师红念 着——

李浩明 ……她从椅背上拿起那件斗篷式的新款风衣，头也 不回地，冲向转门，外面风很大，但并没有穿上风衣， 任风吹着，忽地，她一回头，透过落地玻璃窗，她看见 了一双眼睛在深情地看着，这眼里充盈着泪水。 一 辆的士停在了她身边“小姐，您去哪儿?”司机探出头 问，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翕动的嘴想说却说不出来 话，她向司机摆摆手，她赶忙靠在饭店的镀金的大柱 子上，闭上了眼，强制着，不让泪水流出来——定格，

第十五集完……

师 红 (轻轻鼓掌)哇，太棒啦，镜头感比前面十集强多了， 而且没必要的台词，一句都没有，全是画面儿……

**李浩明** 再提点不足吧?

**师** **红** 别急呀，下面就要说了嘛，我主要是给你提个醒儿还 差五集就结尾了，你可千万千万别写平了，得像翻跟 头似的，再翻起一个翻儿来……

**李浩明** (随手摸出一铅笔头，在烟盒上记着)…… **师** **红** (一把抢过烟盒)又记又记?

**李浩明** 好脑袋瓜子比不上赖笔头子嘛。 **师** **红** 跟小孩儿似的，老师说什么都记!

**李浩明** 你敢说我是小孩儿? **师** **红** 怎么啦?

**李浩明** 我比你大多少你知道吗?

**师** **红**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不过，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男人非得过了四十岁，才算有点味道…… **李浩明** 嗯，咱们开始吃吧?

师 红 怎么我一谈到“味道”,你就想到吃啊? **李浩明** 我念了半天剧本了，肚子直叫。

师 红 那来吧，(抬头瞥见挂钟)哟，都这么晚了真对不起。 (从微波炉里端出几样菜来放在茶几上，又拿出酒和 月饼)

**李浩明** (欲拿酒瓶往杯里倒) ……

师 红 你别动，倒酒是女人的事。(抢过瓶，倒了两杯酒) **李浩明** 把……窗帘拉上吧?

师 红 为什么?十七层楼上还怕有人看咱们么? **李浩明** 不……我是怕你……着凉。

师 红 这么说你真的忘了今天特别需要打开窗帘看月亮 吗 ?

**李浩明** 噢，我已经彻底忘了今天是几号了，今天真是中秋节 吗?

师 红 你别故意装啊?

李浩明 不，不是装，如果真是的话，为什么……你不去和家 人……团聚去呢?

师 红 家人?我的亲生父亲早已不在了，我和丈夫早已离 婚了，我的母亲正在和我继父团聚，我的家人到底在 哪儿呢?

李浩明 ……那个男人? 师 红 哪个男人?

李浩明 那个作汽车配件的。

师 红 不是跟你说了嘛，早就一刀两断了。(举杯) 李浩明 (举杯)噢，于是……

师 红 就和一个同样没有“家人”的人，共度……中秋，共赏明 月，他居然……要拉上窗帘……把月亮挡在窗外……

**李浩明** 那……我赔罪，先干一杯?(欲饮酒) **师** **红** 慢，我免罪。

**李浩明** 为何?

**师** **红** 男人，都应该为一件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投入到这程 度，来，为你的如醉如痴，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干杯!

**李浩明** 干!谢谢你……给了我灵感。

〔俩人碰杯，一饮而尽。 李浩明 哎，写完了，谁要啊?

师 红 (一脸严肃地)这个你甭管，你就一门心思地把它写 好，完成。后边的事，我来，我让我们公司做你这部 连续剧的版权代理，我们出资在报刊上登广告，公开 拍卖!

**李浩明** (斟满酒，递给她一杯)你……为什么?

**师** **红** (举着杯，看着酒)不……为……什么。 〔两人深情地互看着。

〔李浩明欲吻师红，师红躲开了。

**李浩明** 为……为什么?

**师** **红** 现在还不是时候。

李浩明 可……我们……都是人哪?

师 红 等你……真的……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吧。 〔敲门声。

师 红 有人来，我去开下门。(下)

李浩明 (做 一 个非常遗憾的动作或表情) … … 〔师红领许宽上。

李浩明 (一惊)你……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做什么? 许 宽 我跟她还有点未尽事宜 … …

**李浩明** 我们这儿正吃饭呢。

**许** **宽** 没事儿，你慢慢吃，我们不在这谈，我带她上外边儿。 **李浩明** (用眼睛问师红去还是不去) ……

**师** **红** 李，放心吧，我不会出事的。 许 宽 这哪儿的话呀。

〔师红拿起月饼递给李浩明，然后关灯。 〔三人退出师红屋。师红随手关死门。

**李浩明** (向师红)早点回来? **许** **宽** 真累!

〔师红点头，开门，与许宽出大门，关门下。 〔黑暗中，高雄突然插问。

**高** **雄** 他们俩走了之后，你干了些什么? **李浩明** ……有必要说吗?与本案无关吧? **高** **雄** 不，要说，也许有用。

**李浩明** 我……我干了些什么?我……我有点不能自恃，我 …… 自个儿过团圆节呗 …… (端着月饼盘回自己房 间，开灯，摆上两只杯，拿出酒，斟满)来吧?(举杯) 女人， 为你们的美貌干杯!(自饮，开始掰月饼， 一分为四，说一句掰一块在地上)请吧?见义思迁 女人；随遇而安 女人；随波逐流——女人； 水性杨花 女人；朝三暮四 女人；(思忖)还有 什么?最毒莫过妇人心——女人；自古红颜多薄命 女人!(又把一牙牙月饼收起，捧手上，往嘴里 塞着，忽然想到了什么,一跃而起坐到电脑前打起字

来)第……十六……集 …… 〔放大了的打字声。

〔李浩明打着哈欠，渐渐伏在机上昏昏欲睡。

〔师红疲惫地上。她开大门，进来先敲李浩明的门。 〔李浩明惊醒，谛听，但不去开门。

师 红 你倒是开门哪!你睡死啦?(敲门)我有话跟你说唉



李浩明 (走近门)你们没在饭店包个房啊? 师 红 你这人怎么这样?

李浩明 我……我怎么这样?一叫就走，一走就半宿……

师 红 (义正严辞地)李浩明!你……真的要把我往别人怀 里推吗?

李浩明 (热泪盈眶)我……我的心……在流……

师 红 流什么?

李浩明 血和泪……

师 红 快开门吧?啊?我把刚才的事告诉你。 李浩明 不，我不想听，那是你们之间的事。

师 红 你真的不想见我?

李浩明 真的……不想，我……不把这后五集写完就不见你! 〔师红只好开自己屋门，恨恨地撞上门。这响声撞着

李浩明的心。 高 雄 那，后来呢?

李浩明 (不好意思地)后来……我们……就“那个”了。

高 雄 那个了?具体说有什么实质变化没有?行为上的、 法律上的?

李浩明 就……好了，噢，我跟她说咱俩“同是天涯沦落人”,

又同在一个屋檐下，哪天，去办事处办个手续…… 高 雄 手续办了吗?

李浩明 您听着呀，她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必须由我正式 向她求婚，而且要到教堂去举行婚礼，还要把我们这

套两居室彻底装修一下，要全部是木头的，地板、墙 围、包门……

**高** **雄** 搞得跟桑拿浴似的?

**李浩明** 反正她那儿有详细图纸。

**高** **雄** 我说，你们要是这么搞法，哪儿来那么多钱呢?

**李浩明** 问题就出在这上边儿啊!她很有把握地说我马上就 能摆脱贫困，成为脑力劳动者，靠精神产品发大财的

人…… **高** **雄** 结果呢?

**李浩明** 为此，她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智慧，对我和我的作品 进行了包装，并做出了“CI” 计划和市场调查，于是，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高** **雄** 怎么啦?

**李浩明** ——她，成功了! **高** **雄** 她成功什么呀?

**李浩明** 在那天的晚报、日报上同时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

——“电视剧本：《一个闯进我生活的女人》以每集 一万五千元拍卖成交，剧坛新秀李浩明税后净得二 十四万。”

**高** **雄** 这不是你成功了吗?

**李浩明** 我是说她运作成功。不然的话，我拿着这摞稿子还 不知庙门儿在哪呢。

**高** **雄** 那倒是，这就是你的福气啦……

**李浩明** 福?哼， ……这条消息的登出， 一夜之间发生了我意 想不到的事情……

〔一阵强烈的音乐骤起即停，一位声音甜美的女主持 人的声音“各位听众：晚上好，又到了‘大明星'节目

时间啦，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一位新闻热点人物，你 猜出他是谁了吗?他现在就坐在我们直播间里，好，

下面有请嘉宾剧作家李浩明作简单的自我介绍 ……"

〔与“调查室”对称的地方，追光渐亮，它照着师红，她 向着高雄说着。

师 红 这条消息的登出，不光使他措手不及，我也乱了套。 (哽咽地说不下去)那天，我按他通知的那个时间，把 收音机调好，一个人在家里听“大明星”节目。

**10——师红室**

〔灯亮，师红，很懒散地半躺在地毯上，手持半导体， 在听广播。另一隅，张二爷也在听耳塞机。

〔以下对白均为经过扩音缩音处理的幕外音 ——《大 明星》直播节目：

**李浩明声** ……所以，我几乎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对自己默 默地说一句，你还是你 ……

**女主持声** 好，下面我们再接进一位听众的电话 **师惠声** … … 喂?是我吗?

**女主持声** 是您，请讲。

**师惠声** 噢，真的……是我……老天有眼，让我把这个电话打 进来了，我想告诉大家，在这个成功的男人身后，是 一个破碎的家，是孤儿寡母，是……

**女主持声**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请问您是李浩明先生的什么

*人?*

**师惠声** 我……是他的前妻 … …

**女主持声** 噢，您想借我们的节目和……?

**师惠声** 我想跟坐在你身旁边的，今晚上的“大明星”说几句

话，浩明，李…… **李浩明声** ——我听着呢。

师惠声 ……我不想说别的，过去了的事就不去提它了，我只 想说现在，现在离你住的高楼往北十公里的一间小 平房里，还住着一个没有爸爸的男孩，和一个没有丈 夫的妻子，他们过得很艰难，我们厂效益不是那么太 好，现在物价又那么贵，孩子明年九月份就要上学



李浩明声 我说师惠!这里是“夜间直播”节目，你能不能小 点声?不是小点声，是说话的内容能不能过滤一下? 你面对的是全市上百万听众的耳朵……

**师惠声** 那就对了，我就是要唤起这上百万双耳朵的道义上 的支持 ……

**李浩明声** 那你快说吧，是不是要钱哪?

师惠声 ……不是要钱，我要人!——我要和你复婚!我们 女人不能只去做那个整日操劳的老妈子，只跟你们 男人“有难同当”,而不能跟你们男人“有福共享”! 其实，想要跟你复婚也不是为了享什么“福”,就是要 一个稳定的家，让孩子能健康地成长你知道吗?孩



李浩明声 (气得直哆嗦)可……可是……当初，谁先……提 出离婚的?后来，“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这句话又 是谁说的?

女主持声 好，我插一句啊，二位的对话有点跑题了，今晚，我 们主要就李先生作品拍卖成功，谈文化、精神产品的 价值与怎样看待成功……

师惠声 ——那没错呀，成功的人怎样看待家庭和爱情，这一 点都没跑题呀?大伙都还记得吧?有那么一个妻 子，含辛茹苦地把一个导演背进高粱地里，那个导演

就再也没跟她回家……

**女主持声** 喂?请您不要涉及具体人啊，对不起，下面我们再 听听另外一位听众是怎么说的。

〔电话被掐断的声音。 **另一位男听众** 喂?是我吗? **女主持声** 是您，请讲。

**另一位男听众** 主持人好，李浩明先生好，李先生您在听吗?

**女主持声** 啊，对不起，李先生噪子有点不大舒服，他去休息 片刻，不过，不影响，请接着讲……

〔师红愤怒地关上了半导体，她寻找着烟，她终于在 一个角落找到了半颗烟，点着，深深地吸着。她忽然 想到了什么把烟掐灭，向着高雄说了一句话。

师 红 ……噢，您问我是否等到他回来?是的我等了他两 个半小时，快凌晨三点了，他……终于回来了……

〔疲惫的、喘嘘嘘的李浩明上。推门进屋，拿起茶几 上的水就喝。

师 红 怎么这会儿才回来? **李浩明** 你听了广播了吧?

**李浩明** 我……走出电台的时候，你姐姐在大门口堵着我呢!

我们只好找了个饭店的咖啡厅谈了两个小时。 **师** **红** 谈的结果怎样?

**李浩明** 我……只能和她复婚。

师 红 (惊愕)什么?你……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先跟 我商量商量?

**李浩明** 我不答应她，她不放我走。

**师** **红** 那这种许诺也不能为了“走”就张口就说呀? **李浩明** 小红，我……实在没有办法。她……

师 红 好了，先不说她了，先说我们怎么办吧?保持一种情 人关系吗?你觉得我可能吗?我们姐俩， 一妻一妾?

李浩明 不 … …

**师** **红**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此分手，然后你对我说，(唱)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我早就 对这首歌有看法，完全是一种贵族青年戏弄女仆的 感情写照!当年的知青你敢这么对待老乡家的閨 女?老乡知道了早把你揍扁了， ……

**李浩明** 对，你的感觉很准确。

**师** **红** 感觉?我现在都快没知觉了，我听了你的话，从头 一 直凉到脚……

**李浩明** 小红，你听我说……

**师** **红** (吼)我不听!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咱们俩这段时间 算怎么回事?

**李浩明** 当然，有……感情……

**师** **红** 什么感情?请你说清楚?

**李浩明** 当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

**师** **红** 男女之间是什么感情?人们通常将其称之为 ……

**李浩明** 爱……爱情 … …

**师** **红** 你怎么结巴起来了?

**李浩明** 我……我今天晚上说话说太多了。

**师** **红** 既然有爱情，你为什么不敢正视它?

**李浩明** 可……还有……责任。

**师** **红** 你不就是指孩子吗?你可以把他要过来，我把他当 自己亲生儿子养!

**李浩前** 这不可能……

师 红 再说，我们不是探讨过关于不健全家庭中出来的孩

子往往能成大器的问题吗?除了孩子你还有什么顾 虑 ?

**李浩明**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去广播电台当这个嘉宾主

持，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着我的复婚问题!

师 红 你为什么不在刚才那两个小时里跟我姐姐说你爱上 了一个人……

**李浩明**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爱上了谁就能和谁结合的问题



师 红 什么?你说什么?现在的问题不是 … …?什么是?

什么时候是?现在相爱的人不去结合还要待到什么 时候?难道要等到你不爱的那个人死了以后 ……

〔高雄身上的追光突然亮了。

高 雄 停——你这句话有杀人动机倾向。 师 红 警察同志，您先让我说完行不行? 高 雄 好，你接着说。

〔 追 光 灭 。

师 红 (接一句刚才的词，继续演)难道要等到你不爱的那 个人死了以后吗?请问，我们还得奋斗多少代呀，才 能实现恩格斯的那句话——到那时，爱情除了两性

之间的相互倾慕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李浩明** 恐怕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师** **红** 难道你就不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吗?

**李浩明** 说实在的，你姐姐也挺难的，你让她带个孩子再找个 人家儿，不那么好找……

**师** **红** 这是她自找的!谁叫她没看出来你身上的潜质的

呢 。

**李浩明** 甭说她了，连我自个儿都没看出来，所以也不能光怨

她……

师 红 李浩明呀李浩明，你现在这么说，到底出于一种什么



**李浩明** 恐怕是出于一种道义上的，一种道德上的……

师红道德?请问，两个没有爱情的人迫于舆论的压力而

结合——这是道德的吗? 李浩明……

师 红 (哽咽地)……我知道……其实你……心里根本…… 李浩明 (仰天长叹)唉，“既生瑜，何生亮”啊……

〔追光又骤亮在高雄身上。

高 雄 停- 你的这句话也有杀人动机和倾向。 李浩明 警察同志，您也让我说完行不行?

高 雄 都先别说了，还是让我说两句吧，根据你们俩以上所 说的，你们都有杀人嫌疑……

师 红 我怎么可能，这太冤枉了，您……(语无伦次)

李浩明 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一个……(语无伦次)

**高** **雄** 别着急别着急，我只是说嫌疑，我的职业要求我，必 须都先把你们假设成杀人凶手，然后再根据证词，一 点一点的往外择你们。

**李浩明** 那您……现在……要我们……怎么着?

**高** **雄** 我要你们听我讲，讲你们俩各自的杀人经过……

**师** **红** 我没 ……

**李浩明** 我怎么会 ……

**高** **雄** (严肃地)你们两个，在师惠坠楼的当天，都与她有过

单独的接触吧?

〔李浩明，师红点头。

高 雄 她是不是分别跟你们俩单独谈过话，然后就坠楼身

亡了?

〔二人又点头。

**高** **雄** 谈了些什么还都记得吗?

**李浩明** 记得记得，可是不便于……

**高** **雄** (指师红)不便于她听是吧?那好，(向师红)请你先 回避一下。

〔师红不情愿地下。 **高** **雄** 等等!

〔师红站住，回头。

高 雄 有一个情况核对一下，师惠那天晚上离开你们单元 房的时候是几点?

师 红 (本能地看了李浩明一眼) …… 高 雄 你甭看他，说你自己的!

师 红 问题是她走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她走了，并没像 正常情况那样跟我们告辞啊?

**李浩明** 她是快快地走的。

**高** **雄** 没问你!(向师红)她走的时候关门的声音都没有 吗?

师 红 没有，我后来出来上卫生间才发现，大门根本就没撞  ~~上，~~我给撞上的。

高 雄 那就对了。 师 红 什么对了?

高 雄 好啦，你先下去吧。 〔师红不甘心地下。

高 雄 (向李浩明)你说说吧，说说你跟师惠最后一次见面 儿，都谈了些什么?

**李浩明** 您刚才不是要……让我们听您说吗?说我是怎样杀

**高** **雄** 你先说，说到一定地方我就告诉你你是怎么杀害她

的 。

**李浩明** 我……我们的谈话是在一种……一种平和的气氛中

进行的，没吵，没闹，甚至没有大声喧哗……

高 雄 这证明不了你不会杀她。语言的对抗性、动作性不 在于声儿大声儿小，声儿高声儿低，而在于它里边藏 着的一种潜台词儿……

**李浩明** 请问，您以前是学什么的?

**高** **雄** 她那天去，是你们约好啦?还是……

**李浩明** 没约好，她——不期而至。 〔 暗 转 。

**11——李浩明室**

〔室内呈桔红暖色。

〔李浩明与师惠谈着，二人都非常激动、兴奋，但声调 都不很高，都怕被隔壁听到。

**李浩明** (边擦汗边对师惠谈说) ……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 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师 惠 曜，一年不见，你学会引用导师的语录啦?从哪趸来 的，到我这现买现卖来啦?我告你李浩明， 一年前我 跟你打离婚也无非是让你暂时和我分开，冷静冷静， 降降温，认真思考一下，是要这个家，还是当作家，结 果你选择了不听我的劝——辞职回家当作家。可是 你要知道这担风险的不是你自个儿呀，主要是我们 娘儿俩呀?原先俩人儿挣钱养活三口人，忽然变成 我一个人儿挣钱养活三口人，每月还得给我妈那边 七十块钱，当时我还偷偷请教过一个中学校长，我说 作家这玩意儿好当吗?能挣大钱吗?校长说，从古 到今文学这条崎岖的小路上一直就挤满了人，都人 满为患了，但最后能达到顶峰的成功者，太少太少 了。我又问她，我说现在好些作家都洗手不干了，下 海了，这条小路能宽敞点吧?你猜怎么说?

**李浩明** 怎么说?

**师** **惠** 她说连文学本身都自身难保了，就甭提追求它，想拿 它挣大钱的人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就赶紧回来 劝你，结果你是咬着屎橛子给麻花儿都不换!— 就非认这死理儿了，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过去文学只 是你的“情人儿”,现在你要把她升级为“爱人”,既然

她都成你爱人了，那我…… **李浩明** 那不只是个比喻吗?

**师** **惠** 是啊，可事实上这个家一夜之间就从中等偏上生活 水平一下子降到了贫困的边儿上了，你说我不跟你 提出离婚，我还咋着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有 错吗?

**李浩明** 难道你就不希望你的丈夫除了给你弄饭吃，还会干 点儿别的吗?

师 惠 问题是，“作家”能当饭吃?我跟你结婚的时候，你可

没跟我说过你有这份心思 ……

李浩明 好啦好啦，我们之间的……爱……感情，基本上，或 绝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你真爱这个人，你 就应该鼓励他，支持他。陪伴他忍耐寂寞……既然 你没这个勇气和决心，那对不起……不管我事业有 没有成功你也没理由再来找我。向我要求什么 ……

**师** **惠** 可是，像你这样在一年之内名利双收的也是非常罕 见的一个 ……

李浩明 看上去是一年，其实我对文学的痴情和基本功训练 都始于小学四年级，当然，最需要提一下的，是另一 个女人对我的另眼相看，和开发推广 ……

师 惠 可她才在你身上花费了一年的功夫，而我呢?你自 ·57 ·

己算算吧，咱们结婚已经八年啦!

李浩明 可是跟她一年的感觉胜过跟你八年的感觉。 师 惠 你……指的是什么感觉?

李浩明 — 一 种 力 量 。 师 惠 什么力量?

李浩明 — —爱的力量。

师 惠 呸!什么“爱的力量”啊，是年轻的力量，是美貌的力 量，是……

**李浩明** 别说了!

师 惠 (哭)……嗚……我千不该，万不该跟她换房住啊



**李浩明** 要没有一年前的换房，就没有一年后的作家。

师 惠 这么说，你……真的要娶她? **李浩明** (点点头) ……

**师** **惠** 非娶不可吗?难道? **李浩明** 非娶不可!

师 惠 浩明，只要你答应跟我复婚，往后……你们俩怎么来 往，我都不计较，这总行了吧?

李浩明 可师红不会同意，她也不是那种人啊，她要堂堂正正 的，轰轰烈烈地去爱一个人……

师 惠 轰轰烈烈地去爱一个没错，但是她不是爱一次，她的

感情就像大街上卖卤煮火烧的那大锅——老开着。 李浩明 你怎么能这么说她?

师 惠 是你了解她还是我这个当老姐姐的了解她?她今天 爱作家，明天就可以去爱画家，你恐怕不是不知道

吧?在你之前她跟一个作汽车配件儿的 …… **李浩明** (开始不自信)你……你也知道?

师 惠 哼，你设身处地的好好想想吧，你能是她的最后一个 吗?她还那么年轻，那么招人，她能心甘情愿地到你 这就打住啦?

**李浩明** 女……女人不是都希望稳定吗?

师 惠 她喜欢稳定不行啊，她脚底下踩着的那地老来回活 动啊。再者说啦，退一万步，就算你娶了她，那么漂 亮个老婆，她上班儿走了，你坐在屋里能写得下去字 啊?还不得老想着她这会儿跟哪个男的在一块儿干 吗呢。累不累呀?不怪人都说——漂亮老婆都是替 别人养活的……

**李浩明** 真……有那么……严重?

〔忽的，追光打在了站在略高处的师红身上。

师 红 怎么样，我的直觉没有错吧?李浩明，你太让人失望 了!

李浩明 (惊呀，害怕)怎么?你听见了我说的 …… 高 雄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让你回避你 …… 师 红 对不起 ……

高 雄 什么叫“对不起”呀?我这儿办案子呢，你搞什么名 堂?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偷听我就告你“妨碍公务”! 拘留你。

师 红 实在对不起，你们男人应该知道，女人最害怕的，就 是她拿一颗心换另一颗心……

**李浩明** 你别着急好不好，我这儿还没说完呢，我的立场还没 最后表现出来呢，你耐心往下听行不行?

**师** **红** 好……

**高** **雄** 好什么好，你赶紧给我出去，把门关上，等我叫你你 再进来。

**师** **红** 是 。

〔师红身上的光消失。 **高** **雄** (向李浩明)你接着说! **李浩明** 我说哪儿了?

**师** **惠** (捅了李浩明 一 下)你想什么哪?

**李浩明** 噢，(似梦醒)我在想她……我还是舍不开她，我想到 了一位哲人的话——爱，就是使他成为一个人。小 红使我成为了“一个人”。

师 惠 那我哪?我使你成为了什么? 李浩明 —— 你使我成为了一头驴。

师 惠 什么?你 … …

李浩明 一头只知道转着圈儿拉碾子的驴!

师 惠 好吧，看来我是横说不行，竖说也不行，硬说不行，软 说也不行了是吧?

**李浩明** 我可以给你几万块钱 ……

**师** **惠** 我说了不要钱，要人。那就别怪我 …… (突然拿出一 袖珍录音机，举在手上)那就听听你自己昨晚上在咖 啡厅的声音吧?(按键)

〔录音机放出里的幕外音“……既然这样该说的，你 都说了，那……我只好……同意吧…… ”

〔师惠的声音“同意什么?别含含糊糊的……?”

〔李浩明声音“同意……和……你……复婚，具体时 间……细节……你等我电话吧 …. ”

师 惠 (关机)这是你亲口说的吧?

李浩明 你居然……那是我被逼无奈，为了回家才失口答应

的 … … \_

师 惠 既然你不近人情，那也就别怪我……我要通过新闻

媒介，把这个录音捅出去，我再让社会舆论撮合咱俩 复婚!

〔追光打在高雄身上。

**高** **雄** (作篮球叫停手势)停——

李浩明 (沉浸其中，不解地)怎么啦?

**高** **雄** 下边由我来说——听了师惠的这番话，你气急败坏， 浑身气得发抖，你恨不得致她于死地……

**李浩明**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

**高** **雄** 因为……男人，什么都可以忍受——艰难、困苦、误 解、冷落、孤独、猜忌、不测风云、飞来横祸、身陷囹圄



**李浩明** 行啦、够了、快说，男人不能忍受什么?

**高** **雄** 男人最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面对着的女人会自作 聪明!

李浩明 (不由地折服，点着头)……

高 雄 (描摹着) ……于是，你就双手……抓住了 ……她



〔李浩明不由的按高警察说的去做，他双手抓住师 惠。

李浩明 (向师惠，气得发抖) ……你……你居然想出了这么 卑鄙的办法，你……你想用你的手，再树起一个当代 陈世美的典型是吧?我告诉你，咱们早就离婚了，没 有任何关系了各走各的路了……法律保护着我……

**师** **惠** 可是舆论，广大老百姓判别是非的标准都向着我。 快投降吧……

**李浩明** 投降?让我向你投降?我……我先让你灭亡!(掐 住她的咽喉)

**师** **惠** (挣扎几下，没声了) ……

**李浩明** (伸手在她嘴上试着)还有气儿。(抱她，抱不动，又 换另一种扛姿)

**高** **雄** ——你先去把门打开。要不呆会你弄着她，腾不出 手来开门。

**李浩明** (打开自家门) …… **高** **雄** 还得把大门也打开。

**李浩明** (又去开大门，返回来再试着抱她，都不得要领) ……

高 雄 — —你双手朝后，抓住她的双手，她仰面朝天，对，腰 使劲。拱背，走……

〔李浩明按高雄的指点终于将师惠倒背出屋。 高 雄 别让她的脚蹭地，出声儿，撅得高一点。

〔李浩明将师惠背出大门至公共走廊大窗边。 高 雄 于是，你腾出手去开窗子 ……

〔李浩明按高雄的话动作。

高 雄 打开窗子后，你将其的上半身搭在窗台上，蹲下抬起 她的下半身，残忍地将其抛出窗外。完事之后，你转 身回家，正好这时候师红起夜见大门没关，便随手把 大门给关上了 ……

〔光照着师红，师红又站在高处。

师 红 不对，我关门的时候，他在屋里呢。

高 雄 (不快地)你怎么又来了?

师 红 我知道，该轮到我“杀人”了。 **高** **雄** 那你过来吧。

〔师红走近高雄。

**高** **雄** 你怎么知道他在家?

师 红 我听到他在屋里打字的声音 ……

高 雄 (轻蔑地一笑)哼，电脑打字机按键的声音是非常非 常小的，你根本听不见，你甭跟我这儿装明白。当

时，他恰恰不在家! **李浩明** 我……我可以说吗? **高** **雄** 说 。

李浩明 如……如果不是我杀的话，我跟师惠吵完之后，她说 她要到师红那儿坐一会，她一敲她门，我就赶紧往外 走，只关上了我房间的门而忘了关大门，因为我想赶 紧先离开这儿。免得她再来纠缠我，所以我就下楼 了，大门开的时候我绝对不在家!

**师** **红** (向李浩明)不是你杀的，你也别为了择你自个儿就 ……提供不利于我的证词啊?

**高** **雄** 行啦，你别说啦，说说那天晚上都跟你姐姐说了些什 么。

师 红 然后讲到关键时刻，你就设想我杀人是吧? 高 雄 对，快讲吧?

师 红 对不起，请您直接设想我杀人的情节，我们所谈内容 跟死人、谋杀无关。

高 雄 那是你那么认为，到我这儿就不一样了，快讲吧?

师 红 可……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男

*人…*

**高** **雄** (向李浩明)那就请你回避一下，可不要像她似的



**李浩明** 您放心吧。(下)

**12——师红室**

〔电子音乐。冷调光。师红正在灯下写日记。敲门 声，师红开门。

〔师惠出现在门口。

**师** **红** 你……来干什么?

**师** **惠** (进门)来……跟你谈谈。 **师** **红** 谈什么?

**师** **惠** 这房间该换回来啦，当初我也没答应你，这房子永远 归你住!

师 红 也许，我们会买商品房的，到时候 ……

师 惠 你——们!你真敢大言不惭地说呀，天底下男人那

么多，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偏偏看上你姐姐的这一 个 ……

师 红 应该是，姐姐扔掉的“这一个”吗? 师 惠 你……以为我真的“扔掉了”吗?

师 红 反正从法律意义上讲，你跟他没有半点关系了，我住 进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个独身男人了。一开始，我还 不乐意来，是你苦口婆心地死说活劝才把我动员来



师 惠 小红，我为什么单把你请来住而不请别人儿?不就

是觉得自家人，自己的妹妹最保险吗? 师 红 保险什么?

师 惠 保险不跟他“过电”哪，谁曾想，我前脚搬出去，你们 后脚就接上火了……

师 红 最后，还碰撞出了爱的火花!

师 惠 你一点都不觉得对不起我是吧?

师 红 只能说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的机会。

师 惠 (自语)真的，我真的大意了，我应该有这个警 觉，——即使在他对面屋里搁只母羊，日子长了，他 们也会产生感情的……

师 红 你能懂得这点就好了，虽然粗糙了一点。

师 惠 可是，你们毕竟差着十五岁呢，而且从外表形象上 看，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所以我就轻视了，再看他 那穷呵呵的样，你们俩能怎么着哇，殊不知，那卖油 郎还能独占花魁呢……

师 红 行啦，就别找后悔药儿吃啦……

师 惠 不行，我得问你，你怎么就能一眼看出来他一年之内 会有这么大的发展?跟照“CT”似的。

师 红 — — 不是我“看出来”,而是我重新塑造了他。

师 惠 塑造?你这么小的年纪，能塑造他这么大岁数的人? 师 红 这跟年龄无关，这不妨碍我们的交流。

师 惠 你这么短时间就把他塑造成明星、名人了，那我都八 年了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

师 红 因为……你不了解他，他也不奢望你能完全的了解 他。你们只是在一起搭帮着过日子而已……

师 惠 那……哪有不过日子的?不过日子干吗呀? 师 红 那请问，“过日子”又是干吗呀?

师 惠 那你说干吗呀?把日子过好喽步入小康呗。 师 红 步入小康还干吗呀?

师 惠 还继续往前奔，接着往好了过呗!

师 红 姐，不是我说你，你……从来就没走过他的精神世界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

师 惠 谁对谁的不平等?

师 红 你——作为女人，自个儿对自个儿的一种不平等! 师 惠 你慢点说，我怎么有点听不大明白?

师 红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决定跟他结婚或决定爱他的时 候，你就开始把他看成了“大丈夫”,把自己当成了 “小媳妇”,你就开始把自己放在一个较低的地方等 待着他- 他 的收入或者叫作本事决定着你的幸 福，他挣的多你就觉得他像个男人，他挣得少，你就 觉得他不像个男人，你们的婚姻就出现危机，如果他 一分都不挣了，那便是离婚。你就从来没想过，他这 么做，会不会有另一种价值标准?你也更没想过，你 俩是平等的 他的成功与否，挣钱多少并不影响 你爱他，并不危及你们的家庭生活，你现在一个人带 着孩子不是也过来了吗?

师 惠 可是，这是不得已才……男人不会挣钱算什么。男 人，现在都时兴这句话，钱——是一个人能力的外化



师 红 问题的实质不在这儿，实质是……你把他看成一块 石头，我把他看成矿石。我敢于把他砸碎，再用高温 烧他，然后使他变成另外的高价值的东西，你敢吗? 你只能把他给扔了。你扔了我捡了，他值钱了，你又 反过来跟我要，我能给你吗?你知道，冶炼他的高温

是什么吗?是生命的燃烧，是一个生命在燃烧另一 个生命，请问，你跟他，八年有过这种燃烧吗?有过 这种感觉吗?

**师** **惠** (自尊心被严重刺伤，暴怒)你——我今天非杀—— 了——你(冲向师红掐住她的脖子)

师 红 (双手抓住她的双手，躲闪，挣脱着)停-一 〔师惠仍在掐她脖子。

师 红 (向高雄)我说警察先生，你倒是喊“停”啊，你看了

吗，是她要掐死我，而不是我…… 高 雄 停!(作手势)

〔师红处切光。师惠消失，追光照着师红。

师 红 (向高雄)您看见了吧?我没有犯罪的契机和动机

呀?

高 雄 不，恰恰由于师惠的先动手而触怒了你，于是，你把 她打昏后，将她拖出儿门，拖到楼道大窗前，把她推

。

到了楼下 ……

师 红 (追光照着)——然而，非常可惜的是，您在虚构这个 “结尾”的时候忘记了“故事”的主人公所具有的法制 意识，或者说是法律知识修养，我知道什么叫“故意 伤害罪”,我知道“杀人抵命”的这个最悠久的法律标 准。我才二十八岁，我对生活还充满着好奇，我刚刚 尝到真正被一个人爱的感觉，不是拿钱去爱，也不是 拿着傲慢的目光去爱，而是——他，需要你，他无时 无刻不需要你，他有什么好事都想到你，他有什么难 事都会来找你，我们彼此欣赏，彼此塑造，彼此为对 方想着明天出门应该拿什么,应该注意的一些细节。 你们说，在这样的时候，我能丧失理智地去和我姐姐

换这条命吗……

高 雄 唔，你讲得很好，但，我不会因为你的这段表白，就排 除你的杀人嫌疑，除非你能提出新的线索并有足够 的证据证明它……

李浩明 (举了一下手)报告警察。 高 雄 请讲。

李浩明 我刚才忽然想到一个人，我觉得她也应该被怀疑是

杀人凶手 … … 高 雄 谁 ?

李浩明 电梯工——郎小芸。 高 雄 怎么见得?

李浩明 前几天。电梯忽然发生了故障，我和小芸被困在了 电梯里，可是我发现她既不按紧急报警的电钮，也不 采取其他手段排除故障，我怀疑，电梯根本就没出问 题……

**高** **雄** (机警地)你们俩在电梯里都说些什么? 〔李浩明入“电梯”内，小芸坐在位子上。

13——电梯里

〔传来乘电梯人敲电梯的声音。

**郎小芸** (向门缝)敲啥子敲?(向李浩明)我们不理他，过会

儿自己会好。

**李浩明** 我……还有事。

郎小芸 这是天意让咱们两个在这里摆龙门阵。李老师，我 ……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李浩明** 说嘛，别憋在肚里。

**郎小芸** 你现在成了“大腕儿”也成了“大款”了嘛。

**李浩明** 这得感谢现在对精神产品价值的尊重。

**郎小芸** 那么我问你，你要不要感谢我嘛?

**李浩明** 感谢……你?……啊，对，感谢你把电梯开得这么 好 。

**郎小芸** 这是我分内的事，我是指我分外对你的帮助? **李浩明** 份外什么帮助?

**郎小芸** 你忘性好大嘛，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嘛。 **李浩明** (丈二和尚)伤疤 ……

**郎小芸** 在你精神最空虚、最苦闷，最需要个别安慰的时候， 是谁给了你最大的安慰?

**李浩明** 别说了，我知道了你在指什么……

郎小芸 知道了就好，说说吧?你准备拿啥子办法感谢我?

或者说是赔偿我。 李浩明 赔偿?

郎小芸 当然，从小长这么大还没有得被谁人亲过哩。

李浩明 (为难地)那……既然……那你就说吧，怎么个赔法， 要什么吧?

郎小芸 ——要你娶我!

李浩明 什么?(惊愕不已)

郎小芸 你不是稀罕我这个脸蛋儿吗?娶了过后你可以天天 亲，啥时想亲你就亲嘛……

李浩明 小芸，你可不要拿这终身大事开玩笑啊?

郎小芸 哪个在与你开玩笑哟?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里，摸

着火辣辣的脸蛋儿，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李浩明 到底什么感觉?

郎小芸 初恋的感觉，——很像一只熟了的桃子嘛，谁尝了它 一口，他就要全部吃掉它，不然的话，被人咬过的桃 子哪个还要哟?

李浩明 你……你这是在说梦话吧?

郎小芸 我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才开的这个口嘛。 李浩明 小芸，切切实实地讲，咱俩不合适。

郎小芸 放心，我不让你给我办户口! 李浩明 这都是次要的 ……

郎小芸 啥子是主要的?你嫌我没有文化?可以学嘛，工作 不体面?可以调嘛，可我的优势你有得小看呐，年轻 这是最大的优势，拿啥子也换不来!还有，我做 得一手好川菜，我可以一个月，让你顿顿不重样……

李浩明 小芸，这事……实在是……不现实 ……

郎小芸 啥个现实哟，每天看着你吃不上，喝不上的，到晚上 连个陪你说话的人都没得一个，好可怜哟……是我， 接待了你，在你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我给了你安慰， 你在这个小小的电梯里面度过了极为难忘的夜晚， 李老师，没有我郎小芸这样胸怀，这样的……像母亲 一样的爱，哪里会有你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哟，你现 在长成参天大树喽，可是在你发育期间，我用水，浇 过你，所以，我有这个权力，我有这个资格——当你 的老婆!

**李浩明**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郎小芸** 要啥子思想准备哟，我自己带着嫁妆，搬到你屋里住 就是了，不要以为我想图个作家夫人的虚名，我该开 电梯还是开我的电梯，在恰当的时候，我给你生个高 智商的娃儿，老夫少妻——这特别符合优生学，再说 我们的血缘好远哪……

**李浩明** 行啦!

**郎小芸** 你烦我啦?

**李浩明** 不……不是，我哪敢烦你呀，我是说，咱们俩之间，存 在着障碍……

**郎小芸** 障碍?你是说，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人?

**李浩明** 我的前妻师惠提出要和我复婚。

**郎小芸** 你答应她啦?

**李浩明** 原则上……答应了。

**郎小芸** 噢，晓得了。

**李浩明** 你晓得什么了?

**郎小芸** (一按键) ……电梯故障排除了! 〔效果——电梯上升的声音。

〔 收 光 。

〔追光打在李浩明身上。

李浩明 这是我这多半生中最严重的 一 次用词不当!(捶自 己的脑袋)天晓得，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使用“障碍” 这个词儿，中国的词汇是那么丰富，我用哪个不好 哇，我非用它?下电梯之前，我隐隐约约的总是感觉 着她那句“电梯故障排除了”是针对着我那个“障碍” 的话，总觉得话里有话 ……

高 雄 (追光照着)——于是，我们就推断出了，下面的情景



〔电子音乐起。

〔电梯门斜对着大大烟雾起。

〔以下这段“谋杀”全部用雕塑剧表现，人物的形象动 作均模拟电影中“定格”的效果。

〔一切效果都是夸张的，放大的。电梯上升的声音， 电梯门开门的声音。

〔拎着皮包的师惠走出，小芸客气地与她寒喧。电梯 关门声——定格。

〔师惠向楼道走去，快走到大窗时，电梯门又开了(效 果),师惠回头望电梯——定格。

〔终于，小芸将师惠推出——定格。 〔 切 光 。

〔舞台一片黑暗。突然，郎小芸身上的追光亮了。

郎小芸 (哭腔)李老师，你好阴险啊，求婚不成仁义在嘛，人

家一个大姑娘家冒着生命危险向你求爱，被你拒绝 了，你还要在人家受伤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再添 上一刀是吧?

李浩明 不……不是这个意思，是公安局的高同志让尽可能 地回忆一下，凡是有用的线索都……都得说出来



郎小芸 呸!这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爱着的男人说出的最宝贵 的话，这话只讲给他一个人，不能转告第二人，这话， 就是这姑娘的脸面，就是这姑娘的性命!不要以为 你成了名人、大款就可以不尊重她，就可以戏弄她， 就可以到处乱讲!

高雄(追光照身，走近郎小芸，劝说)小芸，这事不怪他，怪 我，我们都知道应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可是为了破 案，没有办法，只好请大家充分说。

**郎小芸** 那你们也不能瞎怀疑呀?

**高** **雄** 都是根据线索推断的嘛，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嘛……

**郎小芸** 那我也怀疑一个人，一个杀人者……

高 雄 谁 ?

**郎小芸** 死者自己!

**高** **雄** 你怎么见得?

**郎小芸** 因为那天，就在她临死之前一个半小时左右，我看到 过一个人和她谈天儿，等我再送一个乘客上来，他俩 还在那里谈，我想是他们谈天内容使她产生了自杀 的想法 ……

**高** **雄** 和师惠谈天的人是谁?

**郎小芸** 我们五门的老住户，一个退休工人，老张头儿，张二 爷!

高 雄 好，那让我们推断一下。

〔音乐起。张二爷拄拐上。

〔师惠低着头从5173号房走出来，张二爷发现了她，

喜出望外。

**张二爷** 哎哟，这不是师惠姑娘吗?

**师** **惠** (抬头，应付着)哟，张二爷…… **张二爷** 可有一年多没见着你啦。

**师** **惠** 您……身体还好吧?

**张二爷** 除了这半扇儿不听使唤，(指右侧上下肢)别处没毛 病……

**师** **惠** 噢，那就好，(欲走向电梯)回见您……

**张二爷** 咳，你也真够倒霉的。 **师** **惠** 怎么讲?

**张二爷** 你们家的事儿，全楼都在议论哪，有好事儿的，还把 那天晚上话匣子里头直播的节目给录下来了，现在

这盘带子，楼里正传着听哪…… **师** **惠** 什么?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干啦?

**张二爷** 可不是嘛，现而今，光咱们五门儿，每天不用去上班 的，我统计了一下就有八十七人，占咱们总人口的百 分之三十七点四，你说这些人不传递点儿、议论点儿

住宅新闻，他能好过吗他? **师** **惠** 他们都怎么讲啦?

**张二爷**·百分之八十都同情你呀!他姓李的，但凡念点儿夫 妻旧情，他也会答应跟你复婚的，可是现在这潮流你 看出没有?但凡有点儿款的中年男子都惦记“变形 转轨”“更新换代”,那胆儿大的就离婚啦，胆儿小的 就在外边挎个小秘书，要不就是女司机，这叫喜新不 厌旧，所以说呀，像你们这已经离了婚的，再破镜重

圆，那姓李的非拿出点人道主义精神来，要不…… 师 惠 要不，会怎样?

张二爷 这年头，男人多大岁数都不嫌老啊，你没看那枪毙 的?都五六十岁了，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炒汇换汇 都玩得欢着哪，都不服老哇。可女人就差多喽，像你 这样的，奔四张儿离过婚又带个孩子，手里没个一二 百万，再找人家儿，不大容易喽!

**师** **惠** 那……找不着好的，还找不着次的吗?

**张二爷** “次的"?什么叫“次的”?现而今四十往里的男人都 找三十往下的小姑娘，再者说，你找离过婚的，敢离 婚的都是离得起的!次点的男人他也不敢离呀，离 了就给搁那儿了，所以他宁愿凑合着过。

**师** **惠** 那，我找个农村的?

**张二爷** 农民更鬼，那村儿里头的老光棍，攒俩钱儿好不容易 娶个媳妇，头一条目的就是要传宗接代，让你给他生 儿育女，你恰恰带着个儿子还得上计生办申请指标 去，所以呀，在农村，你更显不出优势来了……

**师** **惠** 那……那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张二爷** 唉，还是你当初太草率…… **师** **惠** 就别说当初啦，说现在吧?

**张二爷** 那……还是给李先生做工作吧，希望他顾全大局

……哎呀，可是偏偏那屋里又住着个比你小十多岁 的妹妹，这又是你错走的第二招儿棋，你说现而今谁 不喜欢年轻的呀，连饭馆招服务员都写着二十二岁 以下，一米六五以上，你再看那列车员就都比长途车 的售票员水灵，那飞机上的乘务员儿又比列车员水 灵几个百分点……将来要是火箭飞船载客，那上边 的小姐还不得怎么挑呢，恐怕连三围都有个标准



**师** **惠** 您……右边这么不方便，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张二爷 我就是爱买报， 一个月怎么也得买六十块钱的报纸 吧……姑娘，好自为之吧?不当作家的老婆也罢，你 没看那报纸上说，有个青年大作家，把老婆骗到小树 林儿里边，从后边就抡起一把板斧，把他老婆脑袋给 劈两半儿了，自个也觉着没劲了找根绳也上吊了；现 在就留下一男孩儿，所以说呀，甘蔗没有两头甜，你 寻那作家妻子的虚荣干吗呀?后边一把板斧等着你 呢……

**师** **惠** 那您说……这人到世上来……走一遭儿，到底 …… 为了个啥呢?

张二爷 这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儿，照我说呀，爹妈让你来 了，你就来了，即来之则安之，你就朝前走，走到头就 齐了，你瞧，我这就剩半边儿还利索了，还照走呢



**师** **惠** 您觉得有意思吗?

**张二爷** 有哇，见天下楼买报，上楼看报，周一买“电视报”周 二买“新舞台”周三买“采风报”周四买“文摘报”周五

买“作家文摘”周六就甭提啦，各种“周末”…… 师 惠 张二爷，您该买晚报了 ……

**张二爷** (看表)得，回见，我得赶头一张去。(下) **师** **惠** 您走好。

〔正好电梯开了，张二爷蹒跚地进了电梯。 〔电梯门关，下行。

师 惠 (自语)就……留下……一个男孩儿 ……

〔师惠凭窗远望，回头四顾，终于横下一条心，翻身跳 出窗外。

〔音乐响起，舞台灯光大亮。众人与高雄互看着。 **郎小芸** 高同志，没事情了吧?我可以走了吗?

**李浩明** 我也准备回去了。 **师** **红** 我 也……

**高** **雄** 等等，还有一个有杀人嫌疑。

**郎小芸** 李浩明，师红，还有? **高** **雄** (向侧幕)你过来吧。

〔许宽从侧幕上。他很委屈的样子。

〔许宽的到来，使三位嫌疑者一惊。师红最甚。 高 雄 (向许宽)现在你谈谈吧?

**许** **宽** 谈什么呀?

**高** **雄** 你跟死者有过几次接触?

许 宽 就那一次，在饭馆里，我跟她妹妹吃凉面让她撞上 了，我出于礼貌给了一张名片，第二天她就呼我，我

们就见了面…… 高 雄 见面干吗?

许 宽 见面能干吗呀，张口就跟我借三万块钱。 高 雄 你借给她了?

许 宽 我现从银行提的“现”,提了三天才提齐。(掏出借 条)这是她打的借条，你说怎么办吧?她欠我这么多 钱，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高 雄 (接过欠条看着)她借钱干什么用呢?

许 宽 说她儿子得了一种什么病，需要作手术……

高 雄 你那么痛快就借给她啦?你老实交待你让她出了什 么条件?

许 宽 我 … …

〔灯光投向一张饮咖啡的餐桌。轻轻的伴餐乐响着。

〔面对面坐着师惠和许宽。 **许** **宽** …… 白借呀?总得意思吧?

**师** **惠** 就看在你跟我妹妹……的面子上……

**许** **宽** 正是看在这个份儿上我才答应借给你，说白了，这么 大数目，我还没考虑你的偿还能力呢!

**师** **惠** 那……你的意思是，还得加上利息?

许 宽 那倒不一定，我也没必要在你身上闹个放高利贷。

**师** **惠** 那你说吧，怎么“意思”法儿?

**许** **宽** 很简单，我托你办一件事，办成了，我这次全当是给 您“无息贷款”。

**师** **惠** 说吧，只要我能办的我一定拼命去……

**许** **宽** ——把你的前夫，那个号称作家的男人，给我从你妹 妹身边弄走!

**师** **惠** (为难地)哎呀，这可……我妹妹可是一根筋哪，她认 准的事儿，八……

许 宽 哎呀，谁让你往她身上使劲啦?往你前夫身上使劲 啊 。

师 惠 可……可我们已经离 ……

**许** **宽** 然而，我已经觉出来，你有点后悔了，觉得自个儿这 一步儿迈得有点欠考虑了……

师 惠(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抽泣、流泪) ……

许 宽 感情这种事儿全靠自个儿，事在人为，只要下功夫，

就没有攻不破的碉堡…… 师 惠 (越擦泪越多，失声)……

许 宽 好啦好啦，小点声儿吧，好像咱们俩怎么着了似的。

这样啊，钱，我明天就给你提，咱别耽误给孩子看病 ……(忽想到)嗯，对了，孩子病，他也有一份责任，你

怎么不找他要钱呀? 师 惠 他也……没有啊?

许 宽 找他们单位去呀? 师 惠 他哪儿还有单位呀。

许 宽 妈的，铁饭碗都砸得挺痛快，有个灾儿有个病的倒上

我这儿找辙来啦。

师 惠 哎呀，你就别说他啦!

许 宽 哟喝，看来你还挺疼他的啊?看来有戏，那我就提前 叫您一声儿—嫂子，啊?(渐暗)小姐，买单!(全 暗 )

〔追光照着高雄。 高 雄 后来呢?

许 宽 后来我又催过她几次，我看她也无力还钱，我就又把

她约出来了…… 高 雄 这是最后一次吗?

许 宽 最后一次。 高 雄 什么时间?

许 宽 就……就是她出事儿的头一天…… 〔灯光又营造出咖啡厅的气氛。

〔师惠、许宽又坐在餐桌上。他们已谈了一会儿了。

许 宽 … …这回你没理由不说兑现了吧?你们老李这回牛 气啦?

师 惠 可是，我去找过他，他……

许 宽 你呀，也甭跟我讲经过啦，现在呀，咱这么办得啦，要 不，赶紧还钱，要不，赶紧跟他复婚，让你妹妹彻底死 了这份儿心，这事要是办成了，三万块钱我不要了， 算你的劳务费。

**师** **惠** 让……我……想想 … …

**许** **宽**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呀?两条变一条儿啦，你还想什 么呀?

师 惠 那……我再去找他一趟……

许 宽 你可记好喽，要么要人，要么要钱，别到时候人财两 空啊?

师 惠 可……要是……真的……都要不回来呢?

许 宽 那你自个儿琢磨琢磨，你活着还有劲没劲吧? 师 惠 (暗下决心，咬着呀)好吧，等我信儿吧。

许 宽 三天以后啊，咱还这儿见? 师 惠 (起身)嗯。(下)

许 宽 小姐，买单——

〔 暗 转 。

〔强烈的音乐起，破碎的音符向舞台倾泄着。 〔所有的人都看看许宽。

许 宽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在爱情上的投资是最大 的!为这个人类最伟人的感情——我他妈最豁得出 去!

〔人们更加看定他。他索性扬起脸，看天。 〔安静。安静得我们只闻钟表跳动的声音。

高 雄 (看看大家，半对大家半自语地)你们……谁还有什 么话要说的?要补充的?

众 人(异口同声)我们说的都是真话。

高 雄 好啦好啦，这个不用你们自己表白，可是，一个案子

总得有个结论…… 众 人 那……结果呢?

高 雄 结果对我很重要，这是我的差事，对你们也那么重要

么?

**许** **宽** 当然，我们要解脱自己……

**师** **红** 我们要卸下这个阴影，我们还有很长 一 段的生活要 去活 … …

**郎小芸** 我们要提高警惕，从这件事上汲取教训 — - 害人之 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李浩明** (合掌)我……好安慰她的在天之灵 … …

**高** **雄** (走动着推劝各位)走吧，都请回吧， 一旦有了结果，

我会一一通知各位的，就这样。 〔众走下，渐暗。

〔忽然，在舞台 一 角一束追光亮了，它照着一 身素装 的师惠。

**师** **惠** 还是……让我，来把“结果”告诉你们吧。电梯工郎

小芸仍然开她的电梯…… 〔电梯亮，小芸在开电梯。

**师** **惠** 不过，她对坐电梯的再也没有原先的热情了，她懒得

说话，像个木头人儿。 〔电梯暗。

师 惠 许大款，破了财，不再做汽车配件的生意了，据说，他 去哈萨克斯坦开中国餐馆去了。

〔许宽拎包出行的样子。 〔追光亮即暗。

师 惠 他们，终于结婚了， … … 我们那单元房总算是一 家儿 了 。

〔两居室里，李浩明在自己屋拼命地打字，含泪，边想 边打，长长的打印纸拖了一地。

〔师红为李浩明送上饭，劝他吃，李浩明不睬。

师 惠 据说他又在写一部电视剧，叫作《一个注视着我生活 的女人》……

师 惠 ……张二爷呢，坐电梯的次数也少了，报纸也都由他 小孙女给代买了 … …

〔张二爷在电梯里，望天不语。

师 惠 他偶尔也跟周围的人说几句话，话的意思有点像祥

林嫂，说阿毛是如何让狼给叼走的 …… 〔电梯灯灭。

师 惠 我呢?我虽然离开了你们，但生活还在继续着，珍惜 生活吧，珍惜生命吧，活着的人们，我美慕你们，真

的 。

〔剧终。

**漂流的岸**



徐新华

徐新华，女，江苏大丰县文化局剧目室主任，其小品《醚 眼的孩子》曾获第二届青少年题材小品大赛一等奖。

人 物

蕙：江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某剧团编剧。 晴：江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某报社记者。

明：江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某市文化局干部。 睿：江南大学中文系教师。

〔夏天的一个下午。

〔江南大学宿舍区。普通的单元房——蕙和晴的住 处。醒目处挂着一幅睿同房屋原主人的大照片。舞 台一侧有一张书桌，桌边有两张椅子。另一侧有一 张长沙发。

〔隔壁传来“咚咚”的响声，好像有人在往墙上钉钉 子。这是一种生活中随时可听到的声音，它几乎无 处不在，然你却不知它真正来自何处。这场戏中，钉 钉子声时轻时重，时断时续，反复出现。

〔蕙和晴正在场上。

〔蕙性情温婉，是那种容易让人——尤其是男人生出 保护意识的女人。

〔晴则性格豪爽， 一看就知道是个不知忧愁烦恼的 人 。

〔此刻，晴正专心写作。蕙则显得心神不定，不停地 踱来踱去。

晴 怎么了?晃来晃去跟钟摆似的?头都给你晃晕了。 蕙 (抓起一本书猛扇)我心烦!

晴 (连忙按住被蕙扇飞的纸张)哎哎!轻点儿轻点儿!烦什

么呢?

蕙 说不出……(听着隐隐约约的钉钉子声)总觉得有什么事 要发生……

晴 你今儿反常!(用手摸蕙的额头发现并未发烧)作业做好 了吗?

蕙 (借题发挥地)最恨写理论文章，宁愿写一个戏。

晴 (拍拍桌上的书)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想写就干脆去借几 本书来摘摘抄抄得了。

〔蕙无法对晴说清楚，心烦意乱地坐下。

晴 不开玩笑，说真的，上午我借书时老师就关照有谁要借书 尽管去借。

蕙 (心不在焉地)借就借吧!哪个老师? 晴 (对照片努努嘴)睿老师!

蕙 (跳起)他?找他借书?我不去! 晴 干嘛?一惊一乍的?

蕙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怕他。

晴 怕他?(笑)他有什么可怕的?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蕙 哎呀你没见吗?除了上课他一天到晚脸老挂着，跟谁欠 了他似的。我最怕人挂着脸了，特别是男人。

晴 是吗?我怎么没在意?(突然“噗哧”一声笑起来)哎!你 去借书他肯定不会挂着脸，“诗人”说睿老师一上课眼睛 就“扫描”,到了你这儿准“定格”,气得明差点没揍他。

蕙 (红了脸)真该打!一天到晚胡说八道，睿老师给我们上 课那么认真，还忍心挤兑他。

晴 喲哟喲!心疼了吧?

蕙 你也瞎起哄!(佯装生气)

晴 蕙!蕙!还真生气呀?(拉衣襟作微蹲状)大姐这厢有礼

了 。

蕙 (笑)谁跟你气呀，成天还气死了呢。

晴 (忽然想起)哎!我提醒你，到老师家借书得注意点，他老

婆挺让人发怵的，一看就是个厉害的主。 蕙 (被吓住)真的?!

晴 没出息!我陪你去!不过得严肃点，再不也像我这样大

大咧咧的，反正像你平时这么嗲兮兮的不行。 蕙 (反而来了兴趣)哎!他爱人是干什么的?

晴 不清楚，好像是我党的好干部。

〔不知什么时候明已站在门边。他高大、健壮、嘴边常挂 着一丝嘲弄人的笑。

明 谁是我党的好干部?

晴 反正不是你!(见明径直走到桌边拿起杯子来喝水)哎 哎!怎么跟到自己家里似的?

明 (擦擦嘴)革命者四海为家。

晴 (笑)皮厚!哎!什么事?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明 文明点!我有公干!奉老师之命，喊你们去上课! 蕙(看表)呀!糟了!迟到了!

晴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一学期统共上几堂课?轮到你来 喊?

明 信不信由你!周老师来了，一点名，只到了七个学生，当 场大怒，叫我们各自回宿舍喊人，今天不到的，这门课就 不给学分。

晴 怎么叫你来喊我们?

明 道理很简单，只有我认识二位小姐的闺房。反正我喊过

了，去不去是你们的事。(边说边消失在门口) 〔蕙、晴拿书、笔记本，一阵手忙脚乱。

晴 (不服气地边走边嘟哝)真他妈见鬼!他从来不上课，七 个人，他倒赶上了……

〔明又一下子出现在门口，将正要出门的蕙和晴吓了一 跳 。

明 你说对了!本人一般都是在关键时刻出场。 蕙 吓人一大跳!

晴 干什么你?

明 不忍心让二位小姐白跑一趟。 蕙 哎呀!你又说假话 ……

明 纠正!这次说了一半假话。事实是：周老师来了， 一点 名，只有七个人，周老师说今天下午1、2节课改明天下午 3、4节，谁不来就不给学分。

晴 (松了一口气，将东西放回书桌)真残酷!考试也考完了， 都快放假了，干什么那么认真?3、4节，成心不让人度周 末。

明 (诡秘地)那我们就提前度周末，(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张音 乐卡，走到蕙面前打开)祝你生日快乐!

〔蕙和晴尚未来得及作出反应，“生日歌”的电子音乐旋律 已在室内响起。蕙一下子怔在那里，眼中噙着泪。

〔明只当蕙是因为感动，得意地望着她。

蕙 (全然不觉)过生日……真的是我生日，怪不得我今天总 觉得不对劲……(喃喃自语着走到沙发边坐下，又想起该 有所表示，立刻站起，对明)谢谢你记得我生日。不大有 人记得我生日的，除了我妈……真的，我非常地感谢你。

晴 (对明)老实交待!情报怎么得到的?

明 (淡淡一笑)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那次我们仁比谁岁数 大，比完了年份比月份，对不对?

晴 看不出，上课不积极，向女人献殷勤一等!

明 承蒙夸奖，本人一定再接再励。事实是：她正好同我女朋 友一天过生日。(看了看蕙)而且，她俩同名，相貌也相 像 。

晴 怪不得呢!情感寄托。理解理解!我去买蛋糕。

明 不用!(变戏法似地从门口拿出一盒蛋糕)本人早有准 备。

晴 (笑了)瞧这马屁拍的，无微不至。这样吧，今晚馨园，我 请客。

明 (高兴起来)行!今儿这顿晚饭我是铁定要蹭我们大姐的 了 。

蕙 (急欲阻拦)哎呀!别这样!你们别这样 … …

晴 没你的事!安心做你的小寿星。(钉钉子声连续不断地 响起)咦?今儿这声音有点邪乎，怎么没完没了?

蕙 (不安地)不对!总觉得今天还有什么事要发生。(似期 待又似恐惧)什么事呢?

明 (不以为然)数女人家事多。该来的都来了，还会有什么 事?

晴 (煞有介事)我知道，我知道，还有一个人要来! 蕙、明 谁?

晴 (一本正经)睿老师!

蕙 (紧张地)真的?你怎么知道?

晴 (开心地)哈哈!吓成这样!(手 一 指照片)在那儿呢! 〔蕙若有所失。

〔晴哈哈大笑。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晴和蕙都愣住了。“咚!咚 咚!”敲门声持续着，渐重。夹杂着叫声：“朱!朱!”

明 (大声)请进!

〔出现在门口的正是睿。他中等身材，面目清秀，比照片 上略胖了一些，举手投足透出儒雅的气质。他不苟言笑， 眉宇间掩藏着深深的忧郁。

〔睿的出现完全出乎三人意料。晴为自己的“预言”得意； 蕙异常紧张，慌乱；明生出莫名的敌意。

〔睿显然没料到会在此处遇到这三位，他疑惑地退出门外 看了看门牌。

睿 (自言自语)奇怪!没错呀。

晴 (故意接茬)错不了!我和蕙住这儿。老师找我们有事? 睿 (茫然)你们?住这儿?

蕙 (不忍捉弄睿)您是找朱老师吧?他出国了!他是我姨姐 夫。这房子暂借给我们住。

睿他出国了?(搜索记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对了，是做访 问学者，我居然忘了。

〔睿本是心事重重，欲找的人又不在，未免失望，于是无心 逗留。

蕙 (看出睿的心思)您找他有急事吗?

睿 急事?没有!没有 … … (一路嘀咕着转身离去)出国了， 我确实知道，可我居然忘了，真是的 …… (猛然想起什么 楚回)我这样离开是不是不太礼貌?我是指连招呼都不 打，我刚才的贸然打搅不妨碍你们吧?

〔睿过分认真、严谨的态度使得蕙和晴都忍不住笑了起 来。

明 (停止冷眼旁观，话语中略带讥讽)何谈打搅，我们荣幸还

来不及呢! 睿 (疑惑)你?

明 老师自然不会记得我这样的学生……

晴 (从背后捣了明一下)向老师报告，他是缺课大王明!(试 图活跃气氛)老师要是够哥们儿，就请屈尊陋室小坐。

蕙 (有心挽留)坐一会儿吧!

睿 (犹豫了一下)这个提议倒也可以采纳，反正，也无处可去 ……(忽然觉得这样说话不妥)哦!我是说：我一直想了 解一下你们这个班对我这门课的意见。

晴 (立时忙活起来)老师，您请坐在沙发上。(接过蕙递来的 水)您请喝水。

明 (突然发难)老师!听说系里的老师最头疼我们作家班的 学生，是不是?

睿 不会吧?起码不可能所有的老师都这么认为。

明 那么老师为什么糊弄我们呢? 睿(不解)糊弄?

晴 他指的是有的老师上课坐那儿读教材，还有的连教材都

没有，抱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卡片什么的来上课。

明 我倒无所谓，反正是来混文凭的，可有许多人不是，(指蕙 和晴)晴本身就有文凭，蕙是自费来的，她们为了什么? 为的是来这座名牌大学正儿八经地学点东西。

睿 这些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我认为读教材固然不好，没 教材倒未见得是出于敷衍，而正是对你们负责。给作家 班开课要比给本科生开课难得多，因为你们大多是有一 定写作能力和经验的，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 让你们学到对你们有用的知识，原有的教材远远达不到

要求。嗯……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清楚了。 明 (目光开始变得友善)你说的有些道理。

〔蕙一直担心地看着他们，这才松了口气。一旁的晴看在

眼里 。

晴 嘿!老师，我们今晚有个活动，邀请你参加! 睿 活动?

晴 说定了!老师!你要是不参加就扫了我们的兴!干脆! 我们去买点儿菜回来，好好热闹一番。(对蕙挤眼)这下 你不烦了吧?

蕙 (看出晴想撇下她，又紧张起来)我同你去。

晴 (小声地)少口是心非!(大声)明!咱们走!(不由分说， 拉了明就走，到门口突然回头)蕙!

蕙 嗯 ?

〔晴用手抹了一下脸，将脸拉得长长的，旋即哈哈大笑下。

明不太情愿地跟下。

睿 (莫名其妙)她笑什么?

蕙 (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我也不知道。 睿 你们总是这么快乐吗?

蕙 (反问)我们为什么不快乐? 睿 说的是，为什么不快乐?

〔要命的钉钉子声不知何时已停止，场上静静的。睿和蕙 对视着，像是相处了多年的朋友。

〔蕙看看照片，再看看眼前的睿，脸上浮现出梦幻般的神 情。

睿(打破沉默)哦!忘了问你，今天你们是什么活动? 蕙 是……我的生日。

睿 (露出微笑)是吗?那么我该对你说，祝你生日快乐!

〔蕙仿佛有许多话要说，不知从何说起。 蕙 (轻轻地)其实，我今天一直……在等你。 睿 什 么 ?

〔蕙想不到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一经说出，反而平静下 来。

**蕙** **是的!**

二

〔距前场数月。景同前场。

〔睿坐在沙发上，边抽烟边看着蕙收拾东西。睿抽烟 的姿势很优雅，看得出他的精神好了许多。

蕙 (走到睿身边)嘿!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总想起你的什

么模样吗? 睿 什么模样?

蕙 (笑)就是现在这副模样。你抽烟的样子很好看。 睿 是吗?你知道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模样?

〔 蕙摇头 。 睿笑的模样。

蕙 真的呀?(越发地笑起来)我知道我有爱笑的毛病，改不 了，很傻的样子吧?

睿 (细细地打量着蕙，认真地)不!很可爱!

〔蕙被看得不自在起来，连忙走开，在包里翻弄着。

蕙 (拿着一条颜色很素雅的领带)嘿!送你的!喜不喜欢? 睿 (完全没想到)这……你怎么想到买东西送我?

蕙 碰巧看见了，觉得适合你，就买了。上课时见你戴过一 条，有点旧了。

睿 (接过领带，小心地将烟掐灭)……你看，我无暇顾及这类

事情，我妻子她似乎也从来想不到这些。我想说的是 ……我不知该怎么谢你。

蕙 呀!这么点儿小事，你再说我要不好意思了。

睿 (认真地)对我来说，这不是小事，从来没人注意过我抽烟 的姿势或是领带该不该换。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不

被人关心和照顾。习惯了。

蕙 (小心冀翼地)你妻子……她?

睿 不不!她是个好人，也很爱我。从一般意义来讲，她无可 挑剔。可是，……唉!

〔睿走到墙边看着照片——他和朱的。 蕙 (善意地引开话题)你同朱关系很好吗?

睿 是的。我们一起插队，当兵，又一起上学，读研究生，这照 片就是那时照的。他的情况也很不好。

蕙 我知道。他同我姨姐关系一直不好。这事让我姨父很头 疼 的 。

睿(这才想起蕙同朱的关系)我忘了你们是有亲戚关系的， 对不起!

蕙 (笑)怎么?怕我做叛徒啊? 睿(也笑了)没有那个意思。

蕙 我姨姐这人我知道，他俩不是一路人，要不是一起插队他 俩绝对走不到一起去。

睿他出国也是无奈，无非是逃避罢了。(环顾屋内)出国之 前，他几乎很少回家，这宿舍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你生 日那天，我刚刚经历了一场不快，昏头昏脑的居然忘了他 已出国，跑这儿来了。

蕙 幸亏你昏头昏脑。要不然你怎么会认识我——们?

睿 是的!那天我很愉快，这是多少年都没有的感觉……近

年来，我的情况比朱更糟。我说不清，没人能够理解，也 没有人愿意理解，包括我妻子。

〔蕙默默倒了一杯水给睿，不无同情地看着他。

蕙 干嘛不同她好好地谈谈?把你的想法统统说出来?

睿 她觉得一切正常，我要求沟通是无理取闹。我只能压抑 自己，这种压抑的结果是使我渐渐失去了对一切事物的 感受力，对事业的创造力。我手头的一本书，三年前就完 成了初稿，直至现在，我才改了一半，像目前的状况，我怀 疑我自己是否能够完成这本书的修改工作。 ……对不 起，我不该跟你说这些……

蕙 (走到睿身边，蹲下身子，关切地注视着他)你是说，我也 不可能理解你，对吗?

睿 不不!我只是不想让你在我们的交往中觉得负担过重。 可我……还是忍不住对你说了。

蕙 为什么会有负担?难道被人信赖被人……喜欢不是一种 幸福、一种美吗?

睿(苦笑)你太纯了，(看着蕙，伸出手去，似乎想抚摸她的长

发，终于又忍住，缩回手，轻轻地)蕙! 蕙 哎 !

睿 近来我觉得又找到了活着的正常感觉，知道为什么吗? 蕙 为什么?

睿 因为有了你!你很善解人意，对于女人来说，这一点才是 最可贵的。(睿犹豫着，终于伸出手去，轻轻拨弄着蕙的 长发)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轻松、踏实、安全，觉得生活又

有了意义。你说，我是不是还可以振作起来，找回自己? 蕙 (拉住睿的手)要我帮你吗?

睿(定定地看住蕙)帮我!蕙!你能够，只要你愿意。

蕙(默默注视着睿，并不回答。少顷，突然笑起来)嘿!头发 长得这么长，明天去理一理。

〔睿愣了一下，随即摸了摸头发，也笑了。

〔明穿着“文化衫”,拎着一只小包儿兴冲冲地上。 明 (大声地)蕙!(见睿，露出不悦)

睿 你好!

明 (敷衍)老师也在?晴姐呢?

蕙 回家了。该来了吧!(打量明)嗬!两天没见，都快认不

出了。哎!出版社联系好了吗? 明 差不多了!正在筹钱。

蕙 筹钱?

明 (抖抖文化衫)瞧见了没有?前几天被“诗人”拉着一起捣 腾这个，嘿!居然让我们做成了。(神秘地)现在，我正做 一桩大买卖。做成了的话，出书、结婚的钱就都有了。

蕙 (惊诧)真的?看不出，你还会做生意?哎!这回做什么 生意?

明 (为结婚一事被蕙疏忽而感失望，又不便明说)我啊，做的 是无本生意——炒信息，懂不懂?

蕙 (似懂非懂)炒信息?皮包公司吧?

明 (掀起文化衫，露出BP 机)哎!有事抠我，5186888—— 321。

蕙 (兴奋地)呀!还真有那个架势呢! 睿(对明)你要出书?出什么书?

蕙 小说集。

明 (并不看睿)我们能有什么鸿篇巨著?雕虫小技而已。 (对蕙)我啊，这一辈子是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干不好，整 个儿一麋鹿。

蕙什么? 明 四不象!

晴 (人未到，声先闻)哟哟哟!明怎么陡然谦虚起来了?(兴

冲冲地上)

**蕙、明** (高兴地)晴!

晴 喝!都在?准备举行欢迎仪式啊?哟!老师!老师好!

老师常常亲自来探望学生，让学生怎么过意得去? 蕙 (笑)少油嘴滑舌!到现在才回来，要罚你呢!

晴 抗议!汽车中途抛锚。不过，还真差点来不了。女儿骑

自行车摔了一跤，脚肿得馒头似的。 蕙 她爸呢?

晴 别提那窝囊废!到医院查了骨头没问题，才肯放我来。 蕙 谢天谢地!

明 (阴阳怪气地)怪不得我一看你今天面色就不对，是有小 灾的样子。

晴 少兜你那一套相术，耳朵出老茧了，不灵!

明 信则灵。你不信，当然不灵。 睿你会看相?

明 各类相书都研究过，不是吹，知过去，断未来，测吉凶祸 福，知富贵贫贱……

晴 少听他胡说九道，吹牛不带报税的。 蕙 上次给我说的还有点像呢!

明 (挑衅地)老师若要看相，本人乐意效劳。怎么?怕失身 份?

〔睿并未察觉明的挑衅，伸出手来。 〔明不说话，冷冷地看着睿。

明 (抓住睿的手)看哪方面?看爱情?

睿 随 便 吧 !

明(边看边说，恨恨地)你在爱情问题上颇多周折，婚姻亦不 稳定，前些年曾有过大的起伏，现在看似稳定，实际面临 危机。看!这儿婚姻线几乎中断， 一丝细纹若有若无，此 时全看自身如何处理，稍有不慎，则后悔莫及……

晴 (大笑)全他妈废话，这话套谁身上都行。 蕙 (紧张得近乎失态)还有呢?

明(意味深长地看着蕙，无心再说，忽见睿若无其事的样子， 顿生妒意)你曾有过情人，不止一个!(观察睿)从眼睛间 的距离来测定，你大约在34岁至36岁间有过一次轰轰

烈烈的恋情——当然，不是同妻子。 睿(不置可否)哦!那时我正读研究生。

明(横下心来同自己和别人过不去)读研究生和找女人并不 冲突，对不对?老师不必遮遮掩掩，眼下，情人已是很时 髦的字眼，甚至，是男人的装饰。

〔睿、蕙、晴俱已察觉明的敌意，一时，都僵在那里。

明(带着一丝得意，走到蕙面前)蕙，刚才来时经过书店，看

见有你要的《百年孤独》和《洗澡》,我陪你去买，好吗?

蕙 (高兴起来)真的?太好了! 睿我也去吧，我正好要买书。

蕙 好呀!我们一起去。晴， 一起去吧!

晴 你们去吧!我收拾一下还要到老乡家里去，给他带了些 东西。

明 我也不去了，我陪晴姐。

睿 (看着左右为难的蕙)走吧!

〔蕙快快地随睿下。

〔明呆立着。片刻，从包里拿出两本书走到收拾东西的晴

身 边 。

明 (递书)送给你吧!

晴 《百年孤独》 …… (想了想，推开)不!我不要不属于自己 的东西。

〔明怔住。忽然，他觉得自己长久以来拼命建立起来的自 信于这一瞬间土崩瓦解。

明 (颤声地)晴!

晴(奇怪地抬头)怎么了?

明 (上下牙齿在打架)我、我想抱抱你! 晴 (有些慌乱，少顷，异常冷静)来吧!

〔明被镇住，不知所措。兀地，钉钉子声响起：咚!咚咚! 晴和明对峙着。声音渐止。

明 (心情复杂地)晴姐!我心里很乱，我……我快结婚了! 〔明虚弱地瘫在沙发上，双手抱头。

〔晴叹了一口气，走过去，把手放在他的头上——像对待 孩子似地。

三

〔距前场数月。秋天，傍晚。

〔郊外。稀疏的林子。蕙坐在一截树墩上，神态怡 然。睿盘腿席地而坐，神情麻木。

蕙 ·哎!这儿真好! 睿 (心不在焉)唔!

蕙 还在想那事吗?别想了!她的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说 不定等你到家她都忘了。(拿手在睿的眼前晃来晃去)不

想不想，我要你不想，快说，不想! 睿(抓住蕙的手)嗯!不想。

蕙 哎!(笑起来)嘿!你这会儿活像个大孩子。喂!大孩 子!等我有了钱，我就在这儿给你盖一座“避难所”。我 要布置一间很讲究的书房，里面有一张大大的书桌，许多 书架，上面满是你需要的书。你可以安心地在这里写作， 没人打搅你。(沉浸在自己描绘的世界里) ……你回家的 时间里，我就一个人在这里看书，写剧本，等你来的时候， 读给你听……饿了，我烧饭给你吃，累了，我们就手牵手 走出屋，走进这片林子，我们就这样坐在铺着厚厚的枯叶 的地上，不说话，听彼此的心声，听大自然……(陶醉)听! 多静，整个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个人……

睿 蕙!你真像个孩子。这儿的地理环境我太熟悉了，呶! 左边有一条小路，小路尽头是一个厕所，不远处还有小吃 店，往后约200米是环山公路，公路上有许多来往行人和 汽车，天地间远非我们两个人。

蕙 (失望地)环境可由心境而造嘛!非得去想那小吃店和厕 所吗?

睿 唉!你太孩子气了!我明白了，这可能与经历有关。是 的!你没有我这样的经历，所以很难体会我的心境。

〔蕙的情绪受到很大打击，她努力控制，试图让睿轻松起 来，但她自己已无法轻松。

蕙 有时人得自我放松，不必总想着环境啊经历啊什么的，那 样还有什么人生乐趣?有许多有着复杂经历的人照样活 得很好，他们采取一种简单的活法，比如说像晴和我…… 的一个朋友 ……

睿(急躁地)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世界 上有一类人是依赖精神生活而活命的，心灵的无所归依 和感情的干旱足以使他们焦渴而死，我恰恰不幸是这种 人，你恰恰不幸遇上了我这样的人。友情对你来说是酒， 你可以随意选择轻啜或是畅饮，你可以沉醉其间，在甘洌 芬芳中舒展自己，享受生命。我何尝不愿如此?可我达 不到那般境界。我的现实问题不是客观上有什么麻烦， 我有时间、有能力，有很好的身体，不错的学术环境，甚至 ……常人所认为的“美满”的家庭。可我同时有着常人想 像不出的孤独、焦虑，难以名状，无法遏止，它足以使人发 疯、发狂……(他猛地抓住蕙的双手，眼中流露出恐怖，求 救似地)我想改变这一切，我想改变 ……

〔蕙的胸中涌起一股激情，她将脸贴在睿的胸前，双手不

停地抚着他的背。

蕙 我明白，我都明白。现在，你安静一会儿，我把我……一 个朋友的故事讲给你听……

睿(粗暴地推开蕙)我不要听什么故事，你听我说，我需要理 解!需要爱!我在你这里寻找她，是一个精神的流浪汉 在寻找灵魂的寄托。因此，友情对我来说是水，是沙漠中 的活命之水。我希望你对此能够真正理解，以形成给我 支持的局面。

蕙(疑惑)我们非得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吗?只有说清楚 了才算是真正理解了?

睿(几乎带着蛮横)朦胧和浪漫毫无意义!(激动得踱来踱 去)近来，我渐渐察觉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是完全不同 的两种人!这使我产生了新的不安，我非常不安!我不 是夸大其词，问题的确严峻。知道吗?我们的感情得以 长久的最大保证是我的振作有为，否则，我们会彼此失 望。你的失望来自于认为我无可救药，我的失望则来自 于认为你不足以做我的寄托和支撑……

〔睿的话让蕙无法接受，她吃惊地看着睿，慢慢转过身去。 睿(语气软下来，无可奈何地)女人大概可分为两大类，一类

只会自负和夸夸其谈，全无女人意识；一类只会撒娇和 哭，时刻意识着自己是女人；世界上难道就没有第三种女 人吗?

蕙 (突然转过身)我没哭!

四

〔紧接前场。蕙和晴的宿舍。

〔晴手里拿着两本字帖刚要出门。

〔蕙一声不吭地走进门。睿随着她进来。

晴 蕙!看!替我老乡买了两册武中奇的字帖，门口小摊儿 上的。那家伙最近兴趣转移，迷上了书法。嘿!不下棋 也好，省得老拖我去陪他……(发现蕙心不在焉，睿坐在 一边无心说话只顾抽烟)蕙!怎么了你们?一副灾难深 重的样子?

蕙 什么?哦!没什么!

晴 什么时候学会了心事重重?不可思议!哎!(朝睿努努 嘴，声音放低)他欺负你了?

蕙 哪有的事，尽瞎说。

晴 没事?没事就好。(瞥了睿一眼)满嘴书面语的夫子，也 只有你能受得了。(欲走)

蕙 晴!你那位老乡 ……不是结婚了吗?你现在还像过去那 样……好吗?

晴 (不解)什么好不好的?

蕙 哎呀!我是说，你常去，他爱人会不会……

晴 (恍然大悟，大笑)我这辈子还没尝过被当作情敌是什么

滋味呢!哈哈哈!(见蕙仍是不放心的样子)放心吧!我 可不是俏姑娘雷梅苔丝，我脸上写着——安、全、系、数!

(边说边在眼睛、鼻子、嘴上一阵乱戳，笑下) 〔蕙看着晴的模样，想笑，笑不出。

睿 (已平静下来，愧疚地)蕙!是我搅乱了你的生活。

〔蕙浓缩的委屈被睿温柔的话语稀释成满眼打转的泪水， 她极力控制着。

蕙 没 …… 没有的事。

睿 (走到蕙对面，为她拭泪)对不起!刚才我心情不好，我太 冲动了。其实，你已为我付出了许多，我没有理由再苛求 你。你的种种想法都是正常的，而我现在却是心理状态 不正常的人，我也很想像你那样去追求生活中的美和诗 意，但我不能够，起码现在不能够。蕙，请你给我一点宽 容和耐心，不要厌弃我，好不好?

〔蕙用手指堵住睿的口，这个无意识的动作使得他俩都定 在了那里。慢慢地，睿张开口，轻轻地含住蕙的手指，蕙 一震，欲抽回手，却被睿的手捉住。

〔蕙始而羞怯，继而深情地注视着睿。四目对视中，睿似 乎得到了勇气和鼓舞。

睿 蕙 ! 蕙 嗯 ?

睿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蕙 当然!

睿 你是不是很疯?

蕙 (不解其意)什么叫很疯?

睿 我指的是……同男人在一起。

蕙 (羞红了脸，少顷，见睿仍在认真地等待她的回答)我……

我不知道什么样叫做疯。

〔睿也发现自己这个问题提得没头没脑，遂笑了起来，气 氛变得轻松、融洽。

睿蕙!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真让我高兴。结婚多年，我从 不敢同她谈任何这类问题。我也曾想投入地疯一次，可 是，她的态度会立即让我兴味索然，让我觉得自己很可笑 很滑稽甚至……有羞耻感，有时，我宁愿自己处理了 …… 自己处理，你懂不懂?(忽然，他发现蕙在流泪)蕙!(他 觉出蕙流泪的意义，内心受到震撼，不知是为了抚慰蕙还 是为了抚慰自己，他频频呼唤着蕙的名字)蕙!蕙!

〔钉钉子的声音蓦地响起，与此同时，睿和蕙紧紧、紧紧地 拥抱在一起。

〔光渐弱，灭。

〔片刻的静默过后，黑暗中，舞台上突然传来女人的哭声， 由轻声抽泣至无法抑制的嚎啕大哭。

〔舞台灯光骤亮。睿和蕙惊恐地看着哭声发出的方向 ……晴——这个不知忧愁的乐天派正趴在沙发上痛哭。

蕙 (连忙走过去)怎么了?晴!说话!怎么了? 〔晴不理不睬，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蕙 (看到晴手边的两本字帖，明白了大概)别哭呀!是…… 被我言中了?(晴哭着点头)看!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晴 (委屈地抽咽着)他………妈的……奇耻……大辱。

蕙 算了算了别想这事了 …… (见劝慰不住，突然大声地)糟 了!(晴止住哭声，惊异地看着她)安全系数被眼泪洗光 了!

〔晴一下子破涕为笑。

睿 看来做“情敌”的滋味不好受。

晴 (哭笑不得)向来在男人堆里滚惯了，从没受过这种窝囊 气!有一次同一个男记者出去采访，他发阑尾炎，我送他 去医院打点滴，整夜守着他，他尿尿我给他接尿壶，先前 他还羞羞答答，我急得冲他大吼：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你 他妈就把我当男的!

蕙 (笑着捶她)你呀你呀!只有你能做出来这事。

晴 其实我那老乡先前真对我不错，(咬牙切齿)早知今日空 担其名，当初真该给她来点实质性的，气气这个死女人。 〔蕙在一边笑得喘不过气来。

睿 (一本正经地)这是你女人意识的觉醒，今天是坏事变好 事。

蕙 她把你当情敌，正说明了你的魅力。

晴 (笑)好啊!照这么说，我今天被冤枉真是千该万该了! 〔三人笑。响起敲门声。

晴 现在会有谁来?谁?请进!

〔明走了进来。 **三人** 明 ?

蕙 (关切地)回来了?什么事拍电报让你回去? 晴 该请我们吃糖了吧?

〔明不言不语，走到桌边的椅子旁，坐下。他神情疲惫，满 眼血丝，面色阴沉。

晴 (大叫)少来这一套!卖什么关子?

蕙 (觉察明的异样，阻止晴)明，发生什么事了? 明 (沙哑着嗓子，费力地)她、死、了!

〔众人吃惊。空气似乎凝滞了。

蕙 (不敢相信这 一 事实)明，你又……说假话?别开这么可 怕的玩笑，好不好?

明 (机械地重复)她、死、了!

晴 怎么会?怎么会?好好的 一 个人。不是刚给你来过信 吗?不是准备结婚了吗?

明 她用一条丝巾结束了自己，多么簡单! **晴、蕙** 为什么?

明 为什么?我也这样问她，可她不回答，她躺着，美丽而安 详。她没有留下一个字——对我，对她相依为命的母亲，

只留下一个謎，一个永远的谜。

睿 居然一点迹象都没有?不可思议!

明 (近乎自语)暑假里，她突然提出要结婚，我曾觉得有点反 常……她不是这样的性格，可我没深究，我只顾忙着整理 小说稿和筹备结婚的钱……而且，我对结婚没有足够的 心理准备，我紧张、慌乱、甚至想逃避……这是个无法弥 补的遗憾，永远无法弥补的。

〔睿、蕙、晴面面相觑，谁都想不出怎样的话语可以安慰 明 。

明 这事可能和一个人有关， 一定和他有关，蕙台里的副台 长。当初文化局没钱给我上学，蕙就是通过副台长的关 系让电台给我出的学费，条件是毕业后必须调到电台工 作，而这又正是我所希求的……我曾经有过不好的预感， 曾经有过。追悼会他来了，假模假式的，我真想把那婊子 养的揍一顿!可我没有，我同他握手，说着感激他的话 ……我知道，你们都在恨我，骂我不是东西，我也这么骂 自己!我曾经想过要追究，要把事情弄得一清二楚，要找 那家伙算账。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打算。事情不会弄清

楚的，那狗日的混的正得意，据说快升台长了，我折腾的 结果不会有损他半根毫毛，只会有污蕙的名声。她最需 要我的时候我没有给她及时的关心和帮助，她选择死已 是不得已，我不能再让她死后不得安宁。

〔蕙轻声抽泣、晴默默流泪、睿拼命吸烟。

明 (抹了一把眼泪，镇定自己)况且，她死了，我得活。她曾 经问过我：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怎么办?我说：我也会随 你去死。当时我真是那么想，她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 义?可当我真正面临抉择，我仍然选择活下去，而且，就 要到手的文凭、理想的工作、即将出版的小说集，我曾经 为之苦苦奋斗苦苦追求过的一切我都不愿放弃。我不去 想为什么或应该不应该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我必须 这么做!她死了，我得活!她死了，我得活，我得活 ……

〔睿走过去。 〔蕙走过去。

睿 (拍拍明的肩膀，嘴里喃喃地)生活、生活…… 蕙 (拉起明的手)明，你没有错，真的!

〔晴慢慢地走过来，走近明，拉起他。她是那么恬静、从 容，脸上闪着女性特有的动人的光彩。然后，她贴近他， 踮起脚，将一个倾注了她全部柔情的吻印在了明颤抖的 嘴唇上。

〔明终于止不住大声抽泣起来，热泪滚滚而下，滴在晴的 脸上，唇边。

〔谁也不愿开口说话，惟恐亵渎了这一神圣的时刻。

〔“咚!咚咚!”钉钉子声传来，沉闷、压抑，一声声都如同 砸在人的心上。

蕙 (打了个寒颤，忙依偎着睿)天哪!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

五

〔数月后-—本剧故事开始的第二年。夏。下午。

〔仍然是蕙和晴的宿舍。睿和朱的合影有点歪斜。

〔桌子被置于舞台正中，蕙同睿隔桌相对。似乎两人 刚经过一场争执，现在正处于冷战状态，双方都显得 十分疲惫。

蕙 (作出让步)睿!(睿不语)你不是一直希望我们好好地说 话吗?

**睿** 我是说过!我希望我们能够认真地坐下来谈一谈，我的 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可你总是忙!忙复 习!忙考试!忙写剧本!忙着参加乱七八糟的比赛!我 不能总是处在想得到沟通、寄托而不可得的状态，处在你 忙忙碌碌我傍不上边的状态。(恳切地)蕙!我现在每天 早上一醒来就是心慌慌无着落——一种人们常说的乱了 方寸的感觉，我已完全无法控制、无法自处……蕙!难道 你真的看不出我的情况已越来越糟了吗?你即将离开， 我提出进行一次深刻的交谈过分吗?

蕙 (被打动，诚恳地)睿!是我不好，我太不懂事。我再不这 样了，请原谅我!

睿 又来了!你这样的态度真让人恼火，你表面谦卑，实际概

不接受什么,你这种态度实质上是以退让求保全。你说 你不好，请求我原谅你，可你我都清楚，是我不好，我应该 求得你的原谅!

蕙 (恳求)我明天要走了，我们不吵架，不吵架，行吗?随便 你说什么,我绝不同你吵。

睿 你总是处在一个天真、无辜的位置，你是多么完美!我有 权利责怪你、要求你吗?没有!你认为男女交往应是一 种美的享受，是烦恼人生之外的一种补偿，这认为再正常 不过了。你拒绝同我沟通，拒绝介入我的精神生活当然 更没有错，你有权利保全你的完美，而我放弃一个成年男 人的自尊在你面前喋喋不休地寻求什么帮助则是多么可 笑!

蕙 (忍让着)睿!我请求你不要再挖苦我。告诉我，我该怎 么做?你要我怎么做呢?

睿 这样的问题你起码问过三次了!到了非问不可的地步， 多么可悲!我没有过高奢望，我并不指望你来解决我的 所有问题，可我期望我寄予全部希望的人能真正成为我 的精神伙伴。能有了解我的兴趣，理解我的胸怀，能给我 以指点、批评、鼓励、安慰，从而使我获得信心。比如一位 精疲力尽在水中挣扎的泳者，如果他发现岸上有人知道 他的状况，并不时对他发出一声鼓励或者仅仅是站在那 里关注着他，他都会获得极大的勇气。我希望你就是那 岸上的人。请认清我话中的严酷意义，千万不要理解为 抒情，我得竭尽全力挣扎到岸边，我没有心绪也来不及抒 情。

蕙 (为了避免伤害睿而尽可能选择合适的话语)干嘛要固执 地以为别人不理解你或不愿理解你?睿，你的心灵深处

有浓浓的黑色。我爱你，愿意终生陪伴你且不希图你的 任何回报。我以为这爱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或是一缕阳 光、一丝春风，能助你驱散那黑色、那阴影。(动情)看来 我错了，我应该问你是不是爱我。(观察睿，伤心地)你不 屑于回答这个问题，它太简单了，事实也很简单，如果你 爱他人才会感受到他人对你的爱。

睿(叹息)我不知道我们谈了半天为什么又回到了初级阶 段，看来我们的谈话是没法深入了。我早该料及此，早该 料及此啊!

蕙 (悲哀地)我是一个编剧—-一个普通编剧，我可以用梦 想编织生活，却没有对人生问题作条分缕析的能力 …… (心酸)是我辜负了你。

睿 哈!多么好的理由!既保持了人格的完整，又回避了棘 手的问题，还给了对方面子。聪明之举!只有最愚蠢的 人才会要求什么“沟通”,对此，萨特早有定论。(无心再 说 )

蕙(灰心地)“他人即地狱”。

〔两人都感到心力交瘁，各自坐回原来的位置，不过，是背 对 背 。

〔晴和明说笑着走上。

〔晴将手中的一瓶大香槟使劲放在桌上。见蕙和睿毫无 反应，晴和明并不吃惊，似乎已司空见惯。

晴 (嗅嗅鼻子，对明作鬼脸)火药味! 明 (机智地接应)用酒精来熄灭它!

〔蕙不愿扫大家的兴，立身去拿来四只茶杯。晴拿着酒瓶 .摆弄来摆弄去。

明 小姐，我来吧!女人到底是女人。

蕙 当心点!

〔“砰”的一声，明已将瓶塞拔出。 〔睿转过身。

晴 (欢呼)哦!打开了!真奇怪，其实我也不爱喝这酒，就爱 听这一声响。

明 (将四只杯倒满酒)不奇怪!跟喜欢听撕扇子一 样。(端 起酒杯)来!举杯!为我们的相识!

〔众举杯，饮酒。

〔睿显得有点勉强。

晴 (感慨)两年，鸡眨眼似地，一晃就过去了。 明 短短两年，我们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呀!

晴 明!如果一切从头开始，你还会选择走过的路吗? 明 当然!我不后悔，哪怕是错误!

〔蕙有所触动，向明投去赞赏的目光。睿则不以为然。 明 晴!告诉你一件事，我考虑好久，还是决定不留省台!

晴、蕙 (惊)不留省台?为什么? 明 我还是回去。

晴 发疯了!知道我为这事花了多大劲儿吗?你以为容易 啊?求爷爷拜奶奶的，我腿都跑细了。

明 我原先真想离开那地方，离开那个环境，可我现在想通 了，我是个大男人，我不能总是逃避，我要回去，到她工作 过的地方去……不信我干不成一番事业。(真诚地)晴， 对不起……请原谅。

〔晴听了明的话，既感动又有些不是滋味，她甩了甩头发， 似乎要甩去所有念头，随即笑着走向明。

晴 (慨然同明碰杯，同样真诚地)为大男人!干!(仰起脖 子，一饮而尽)

〔蕙受明和晴的感染，忘了自己的不快，也走过去同明碰 杯，一饮而尽。

明 (瞪大眼睛)哇!这两个今儿个够邪的。大男人绝不示 弱!(也一饮而尽)

〔蕙注视着睿，希望他也能站起来，加入到他们中间，痛痛 快快地干上一杯。睿面色阴沉，不为所动。蕙赌气地走 到桌边，又倒了满满一杯酒。

明(调侃)不过，说不定将来我的事业还不在那里，没准儿哪 天我也下海去。

晴 得了得了，领教了!请问明老板，你那可爱的抠机今何在 呀?

明 哎哎!别提那茬好不好?打人不打脸，说人莫揭短 …… 晴 偏说! 一 个破BP 机，把我们唬得一惊一乍的。我一拨，

那边说谁呀?晴?哪里的?得!查上户口了。这朋友忒 不够意思，既然借给人家就让人家多风光几天呀?这么 猴急给人家要回去 ……

明 (一急说出了真话)什么呀，人家要换大哥大。

晴(大笑)你呀!就在岸上干吆喝得了!不是折腾好几次了 吗?常败将军!

明 失败乃成功之母!我那是进行智力投资，积累经验， 一旦

时机成熟，哼!你们就看我的吧! 蕙 (信以为真)你真想经商啊?

明 (故意苦着脸)总不能四个人一色的穷光蛋吧?我不下地

狱谁下地狱? 〔蕙被逗笑了。 〔睿烦躁不安。

晴明!假如你现在是大款，你打算把钱怎么用?

明 你呀!别想打我这儿采访到什么好新闻，那钱都是我用 血汗挣来的，想搜刮?没那么容易!不过，对你们几个又 当别论。首先，明老板要捐赠一笔钱给蕙小姐排一个新 戏，哎!不给你们那个小破剧团演，在省里找一个硬梆梆 的团，要最好的表、导演阵容，参加全省、全国调演，行头、 舞美、灯光等一切费用都由本老板出。(对睿)老师出书， 什么出版、印刷、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专家研讨会等 等费用都由学生包了!

晴 偏心!我呢?

明 别忙，本老板自有安排。(狡黠地)对你要特殊优待!等 你同什么人竞争总编、副总编的位置时，请客、送礼都归 我，哎!这客要么不请，要请就是一桌上千块，别的酒咱 不要，专点那人头马、X0; 礼要么不送，要送就送金首饰、

彩电冰箱、全套音响，非把你那竞争对手给挤趴了不可。 晴 (笑)你这是帮我?还是坑我?

明 剩下来的钱么 …… (卖了个关子，看着晴和蕙都不问，只 好自己揭底)当、息、爷!

睿(忍不住打断)你们这样说话无聊不无聊?一件莫须有的 事居然说得津津有味，我为你们的幼稚感到吃惊。

〔明、晴一时窘住。 蕙 (气愤)睿!

睿 难道不是吗?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我们说过什么正经 话吗?明天你们就要各奔前程，难道不该说点什么吗?

蕙 (觉得忍无可忍)你看不出由于你的抑郁和烦躁而使大家 都陷入了不知所措吗?你看不出他们所有的举动都是出 于调节气氛让你愉快这个善良的本意吗?你以为干什么 事说什么话都该有一定的模式吗?我们要分别了，就该

“执手相看泪眼”,说“劝君更尽一杯酒”,“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或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吗?如今的社会，你 以为大学还是象牙之塔、知识分子就该不食人间烟火吗?

晴 (大声阻止)蕙!

〔蕙的话戛然而止。

明 (宽厚地)蕙!他的话不是没道理。

蕙 (痛苦地)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过去不是这样 的，我从不会为了一点事同人斤斤计较、伤害朋友 …… (企求地看着晴)可是，我憋得不行，再这样下去我要发疯 的。(说完将酒一饮而尽)

〔“咚咚咚”,钉钉子声骤然响起。

晴 (发泄地大喊)钉!钉你妈的魂儿!

〔钉钉子声奇迹般地停止，场上一片静寂。至此，晴和明 处心积虑营造的“欢乐”气氛已被破坏殆尽。大家索性任 其自然。

〔蕙谁也不看，自斟自饮。明欲阻拦，被晴用目光制止。 睿终于看不下去，走过去摁住蕙的杯子。

睿 别喝了!再喝要醉了!

蕙 (固执地)我要尽兴!我异常清醒!

睿 (和解)别这样，有什么痛苦说出来好了。 蕙 (只管自己喝酒)能说出来就不是真痛苦!

〔蕙语出惊人，三人均感意外。蕙连续喝酒，不慌不忙，镇 定自若。然后推开杯子，揩去嘴边的酒滴，从从容容地站 了起来。

蕙 (两眼放光)其实，幸福和痛苦是无边无际的，有时，你还 真说不清。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是拥有许许多 多痛苦。我有那么多痛苦的经历，我幸福!我没有被痛

苦的经历压垮而是战胜了它，我多么幸福!我能够对生 活对人生总怀着饱满的热情和爱，能够不断给自己确立 新目标并在向那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实现自己，我是多 么多么地幸福!

〔蕙慷慨激昂，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同时夸张地打着手 势，与平日腼腆、温顺的她判若两人。睿、晴、明瞪大眼 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是他(她)们所熟悉的蕙。

蕙 几年前，我不堪命运的打击，也曾有过愚蠢的举动。可当 我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看见妈妈抱着我心爱的儿子守 在我床边时，我的心里立刻充满了悔恨。妈妈对我说：妈 妈像你这样的年纪时也曾遇到过同你一样的事，可是，妈 妈挺过来了，不为别的，就为了你。面对两鬓添霜的妈妈 和襁褓中的儿子，我说：妈妈!原谅我!今后不管遇到什 么情况，我都不会再做糊涂事，为了儿子，为了你，也为了

自己……那天，是我生日 …… 〔睿、晴、明都听呆了。

晴 (歉疚地)蕙!真对不起!我一直把你当孩子，没想到你 也是位母亲。

睿 (握住蕙的手，痛惜地)蕙!这样的事……为什么没听你 说起过?

蕙 (推开他，苦笑)我有机会说吗?没有!没有 … …不过，也 好!(渐渐又进入了角色，继续如演讲般)苦难埋藏在心 里，可以发酵，酿出新的苦难；但也可化解，从中酿出甘 露、琼浆，养育自己、润泽他人。生活如果是饮料，它可以 是酒可以是水可以是甘泉可以是胆汁可以什么都是可以 什么都不是 ……

明 (担心地)蕙!别说了，歇会儿!

蕙 歇?不能歇!生活不是跳高，跳累了跳乏了可以歇一会 儿，等缓过劲儿来再准备下次起跳。生命是一条河，你置 身其中，无论你选择逆流而上还是选择随波逐流，有一点 你无可选择，记住!那就是：你无处可逃!你得游!不停 地游 ……

晴(小声惊呼)天哪!从没听她这样说过话 … …

〔蕙完全进入了一种臆想境界。 蕙 谁?想发言请举手!

〔明扯了晴一把，晴吐了吐舌头，不再言语。

蕙 不要抱怨无法到达理想之岸，也许，那岸原本就不存在， 它只存在于人的理想之中，那只是个目标，它激励着你向 前游；也许，那岸是存在的，你到了此岸，却又向往彼岸， 你永不能期望自己会将心灵、思想、生命固定地钉在某一 个岸上；也许，你一旦到达理想之岸，生命的意义也就终 结了……

〔蕙的目光落在了专心听讲的三人身上，她似乎想起了自 己是谁。

蕙 我说得太多了!这不好!这非常不好!女人该有个女人 样，不要咄咄逼人，不要让男人感到压抑。(看着睿)你妻 子是个优秀的女人，可她却不懂这一点。别用这种眼光 看我，你觉得我可怕?像你妻子?不不不!我不像她，我 从来就是个乖女孩，从小到大，在母亲面前在朋友面前在 所有人面前。我习惯于倾听习惯于忍让，可你……唉! 你真傻!人是可以沟通的，可并不一定要采取哪种形式； 人又是不可以沟通的，当然这是指纯粹意义上的沟通。 干嘛强求别人都同你一样地去思想、去生活?你在埋怨 别人限制你不理解你的同时你又在限制别人不理解别

人!你希望改变你妻子，让她成为我这样的人，你又希望 改变我，将我塑造成你妻子那样的人，你这样做的本质是 寻求依附，以为改变了我们就可以改变你自己，这是怎样 的一个错误啊!事实上，你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要什么! 不是要我给你开药方吗?很简单：向着心目中的岸，游!

〔蕙突然摇晃起来，睿连忙冲上去抱住她。 **晴、明** (惊慌)蕙!蕙!

**睿** (注视着怀抱中的蕙，百感交集)她睡着了!

六

〔前场过后的第二天。

〔岔路口。蕙拎着包，焦急地盼望着。

〔晴气喘吁吁地跑来，蕙迫不及待地迎上去。

晴 (面对蕙期待的目光，难以启齿)蕙……他…… 蕙 (猜出了什么)他不来了?

晴 (决心说出真相)他同爱人进行了彻夜长谈，双方都很诚 恳，他爱人表示要从头开始 ……

蕙 是吗?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像在说服自己)这是我一 直盼望的，戏终于到了尾声，太好了!

〔蕙似乎在前场歇斯底里的宣泄中耗尽了心力而显得格 外柔弱，柔弱得令人心悸。

晴 (不忍看她)他说无法面对你，这样的结果……对你不公 平 ……

蕙 (笑，很勉强地)呀!还说这话，其实，打一开始就没公平 过 。

晴 (递过一张音乐卡)他说，今天是你……生日。

蕙 我生日?真的是我生日!我又忘了!(颤抖着双手打开 音乐卡，乐声中，蕙的泪水扑簌簌地滚落在音乐卡上)

〔晴走过去，将蕙紧紧抱住。

〔明上，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蕙 晴!明!我走了。

明(见蕙失魂落魄的样子，放心不下)我送你! 晴 (阻止明)不!她自己能走!

〔蕙看着晴，感激地点点头。转身，缓缓离去。

晴 (转身对明)没有不散的宴席。(洒脱地伸出手)来!让咱 们握手告别!

明 (略显惆怅，也伸出手)再见!

〔晴、明、蕙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

〔突然，熟悉的钉钉子声响起，蕙、晴、明同时一震，纷纷回 首向走过的路看去，见睿竟立在不远处目送着他(她)们。 〔蕙和睿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睿幕外音：请原谅!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也许我 还会失败，但是 ……

〔蕙幕外音：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愿，愿你有一个崭新的 开始。

〔晴幕外音：莫回头!太阳每天都会是新的。 〔明幕外音：生活!生活!生活!

〔钉钉子的声音渐响，回荡在剧场的上空。睿、蕙、晴、明

向着各自不同的目标一步步走去。 〔剧终。

**北京大爷**

中杰英

中杰英，广东省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中国作家协 会、戏剧家协会会员，其小说、话剧等文学作品曾多次获全国 奖。主要作品有：话剧《灰色王国的黎明》、《哥儿们折腾记》 等多部。小说《罗浮山血泪祭》、《在地震的废墟上》等。

人 物 表

德仁贵：男，66岁，私人房主，退休消防队员。 申绍山：男，68岁，德仁贵之友，退休职工。

德文高：男，42岁，德仁贵长子，某化工厂之承包厂 长 。

德文珠：女，38岁，德仁贵次女，某公司保健食品推销 员，离婚者。

德文满：男，27岁，德仁贵三子，建筑公司工人，长期 泡病号吃劳保者。

德大妈：女，60岁，德仁贵妻，家庭妇女。 欧日华：男，40岁，不速之客，神秘人物。 许亚仙：女，25岁，某快餐集团公关小姐。

商玉萍：女，40岁，德文高妻，某单位职员。 赌徒及混混数人。

〔北京四合院的变式。以观剧者眼光为方向，院内厢 房布置略成梯形，东厢为正面。左斜侧为北房，从台 口起依次为厨房，门敞开；而后是德文满卧室、中堂 明厅、德仁贵夫妇卧室，属一明两暗结构。正北房折 转后，舞台正面为东厢房，一暗一明，是德文高夫妇 卧室和小厅。东厢房右面半间另开小过道，用作杂 物间、狗窝和厕所，因小过道被南厢房挡住一部分， 看不见狗窝和厕所。右侧为南厢房，斜置一明一暗， 是德文珠的住处。紧靠南厢房为一较特别的小阁 楼，楼下为出入门洞和照壁，隐约可见门墩和街景， 门内装有可开关的壁灯；楼上为低矮古旧之四面开 窗小阁，昔时为更夫看夜所住，现房主名之曰“观世 台”,设旧藤椅数把，小桌一张；靠南厢房尽头之隐蔽 处有一暗梯可上下阁楼。此阁楼既是院门所在，又 是南厢房的一部分，人物出入可由右面，既面向边幕 的方向折向东北通达院中。北厢房前面建有廊檐、 较高的台阶和栏杆立柱，门前悬挂电灯，门旁茶几上 安有电话。其他厢房无前廊，仅有石砌基座。各厢 房均设可开闭的门窗和帘子。

〔西厢房主体仅为假想的存在，是德家孙女的住室和 厨房的一部分，此房因小主人去上大学基本不用，即 作为舞台第四堵开放兼作街道过场。

〔院中空地靠右后角有一株枣树，地边尚有花坛、自 来水龙头之类，中心是一已经岁月磨损的石板圆桌

和几张尺寸不一的石凳、板凳和靠椅之类。

〔此院式建筑右临大街，前后左右被火车站、商店、宾 馆饭店等包围，天幕上可见古观象台和各种古今建 筑及施工机械的形影，错落有致，灯火闪烁。

〔此景基本适用于各幕，除因剧情进展细节略有变化 外，主要结构布局不变。

**第一** **、二场**

〔时间——当代某年初夏，下午下班时分。

〔幕启前已传来各种音响：人声、自行车铃声、叫卖 声、汽车声、音乐声、建筑施工机械声和指挥哨音、材 料倾卸声和火车鸣笛声……等等。

〔大幕在火车站大钟的音乐和五点钟敲击声中徐徐 开 启 。

〔院中空寂，惟观世台上德仁贵坐在藤椅上远眺。阁 梁下悬一鸟笼，小桌上有茶壶茶杯和半导体收音机， 正播放《空城记》:“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 乱纷纷…… "

〔虚掩的院门外响起扣动门环声。

**德仁贵** (站起俯身察看)谁呀? **人** **声** (墙外)大爷您好。

**德仁贵** 什么事儿?

**人** **声** 想跟您商量商量。 **德仁贵** 有话直说。

**人** **声** 想借您点儿福气，出高价租金。

**德仁贵** (轻慢地)好好看看大门上的告示——本房不招租， 来者免开尊口。

人 声 大爷，您别说得那么绝呀，咱们照一眼行吗? 德仁贵 说不行就不行。嗳——你别进来，别进来。

人 声 我就从门缝里照一眼。 **德仁贵** 不成!(欲下去阻挡)

申绍山 (已到门外)德子，你别下来了，我对付他。(在门外 劝阻)你这人怎么了，不让你瞧你就别瞧，侵犯私人 住宅犯法，明白吗!

人 声 嘿，放着金元宝不捡，邪性了。(离去)

〔申绍山推门上，进入院子，手持一卷字画。

德仁贵 (在观世台上指离去之人)这小子我知他底儿，是个 房虫子。就为这租房的事，烦人，贴了告示还三天两 头的来撞门。

申绍山 就怪你这是块寸金之地，谁不想发地皮财呀。(边走 边扬扬手里的字画)你瞧这是什么?我刚从潘家园 淘唤来的好东西，准保让你开眼!(上到观世台，兴

冲冲地展开一幅破旧发黄的大“寿”字)怎么样? **德仁贵** (略看一眼)谁写的?

**申绍山** 大奸臣严嵩，下边有落款。 **德仁贵** 假的吧?

**申绍山** 像咱这行家，能看走眼了。

**德仁贵** (冷淡地)不就是《打龙袍》里打的那个严嵩吗，就打 是真的，也不值钱。大奸臣祸国殃民，你拿着当宝 贝，武大郎玩夜猫子!

申绍山 (不服)这话说的!六必居的招牌就是严嵩写的，还 挂着呐。不瞒你说，我家里还有西太后的御笔，汪精 卫的著作，康生题字的条幅……

德仁贵 说实在的，看你的这号破烂，还不如看大街过瘾。 (欠身往外寻摸)兴许现在就有好戏，你看呀，看，那 边三个警察追一个小偷……哎呀，跑了，跑了……这 就是那个丢了包的主儿，还坐在马路牙子上哭呐，还 真备不住是丢了救命的钱，你说缺德不缺德 ……

**申绍山** (自觉没趣，收起字画)嗳，德子，看你的大街吧，好生 看着。

**德仁贵** 你再呆一会儿。

**申绍山** 打中午我还没着家，怕你嫂子惦记，吃完饭我再来。 (告辞，下楼)

〔汽车停靠声。申绍山下，在门边与德文珠互相招 呼：“丫头回来了。”“申爷您慢走。”随之，干练而穿戴 朴素的德文珠扛着一个纸板货箱上，后面跟上挟着 两个货箱的欧日华。二人将货箱码在廊下，欧日华 复出，下。

**德文珠** (下阶)爸，您还在上头看热闹呐。

**德仁贵** 人都还没回来，你妈正做着饭。(问)刚才扛箱子的 是谁呀?

**德文珠** 打门口临时雇了一个人，今儿活多，我一个人忙不过 来。

**德仁贵** 雇临时工可留神，别让人坑了。

**德文珠** 您放心吧，做买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欧日华又挟两个纸箱上，往廊下码放。德仁贵不安 地从观世台下来，一旁察看。德大妈，肥胖而憨厚的 老太太，系着围裙自左侧厨房上。

**德大妈** 老头子，这焖土豆放醋不放?

**德仁贵** 让我先尝尝。(与德大妈同下)

德文珠 师傅，外头还有东西吗? 欧日华 还有。

德文珠 快搬去呀。(整理货物后，去接应)

〔欧日华下，随即背着旧帆布袋，连挟带拉4个货箱 在接应下复上。汽车开走的声音。

德文珠 ( 拿出5元钞票放在石桌上)喂，那是工钱，你拿着。

欧日华 (码好货箱，提着口袋走过来，拿起钞票作愁苦状)小 姐 ……

德文珠 怎么了，嫌少呀，就两步路。

欧日华 (为难地)不……小姐还有活吗?

德文珠 还想干活呐，不知底的人我不敢用。

欧日华 (诚恳地)是这么回事，鄙人我呀，做生意让人骗了， 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了。小姐好心，暂且给我一 口

饭吃，忘不了你的大恩。 德文珠 哦，打哪儿来的?

欧日华 想必小姐能听出来，我是广东中山人氏。你听说过 孙中山和詹天佑吧，就是八达岭那个铜像，是我的老

*乡。*

德文珠 (失笑)哈，你就挑大个儿的说吧。

欧日华 小姐，打个比方吧，韩信大将军受过胯下之辱，林冲 大教头有风雪山神庙之灾，大丈夫能伸能屈，有得有 失，很普通的事情嘛。

德文珠 (微怔)唔，你好像还有点文化。(缓和口气)请问尊 姓大名?

欧日华 我叫欧日华，欧洲、日本加中华民族，欧日华。 德文珠 欧先生有身份证吗?

欧日华 有的，还有经商证明。(取出递上)

**德文珠** (验看)我倒是想用一个临时帮工的，讲讲条件吧。

**欧日华** (作惊喜状)哇，我遇见好心人了!不过像鄙人目前

的处境，完全是小姐的买方市场，听老板的吩咐就是 了 。

**德文珠** 唔，有住处吗? **欧日华** 没有。

**德文珠** 有家属吗? **欧日华** 没有。

**德文珠** 哦，40岁的人……证件上写着呐。

**欧日华** (苦笑)不瞒老板，我的前妻已经跟老外飘洋过海了。 **德文珠** (一怔，苛刻地)好吧，我跟你说清楚，我是保健食品

公司的分销处承包经理，你给我打下手，月薪200 元，没有星期天，没有加班费，用餐自便，除非我请你 才可以白吃。至于住宿，那边有一间下房，几件旧家 具你可以修理一下借用。这间房子租金优惠，每月 收你80元，你的纯收入是120元，怎么样?

**欧日华** (故意称赞)小姐……不，老板真是精明强干，将来 一 定能兴旺发达，前途无量。

**德文珠** 我解释一下，那间下房养着一条俄罗斯金毛犬，你们 可以和平共处。

**欧日华** 噢，原来是一个狗窝呵……没问题，有一条小狗作

伴，可以免除寂寞嘛。可就是，你的双亲大人同意让 一个走投无路的流浪汉进入你们的美好家园吗?

德文珠 (淡然一笑)这一溜南房归我一个人使用，独立自主， 领土完整，别人无权干涉。我也相信你是个正人君 子，不致于欺负我一个弱女子……而且，我们随时都 可以算账的。

**欧日华** (佯作无奈)老板可不像是北京大姐，倒有点像香港 杂货店的老板娘啊。

**德文珠** 说错了，不是老板娘。好了，收拾一下，随时待命，晚

上12点要到涿州去送货。 **欧日华** 我的证件 … …

**德文珠** 先押在我这儿，用的时候再给你。(将证件装进口 袋 )

〔欧日华听命去拿自己的口袋，德文珠从后面悄悄察 看口袋里的物品，轻触一下，似发现了什么。

**德文珠** 欧先生，你是不是带着一台大哥大?

**欧日华** (微愕，自然而镇定地)没有，是个半导体收音机，老 板是不是要检查一下?

**德文珠** (机警地一笑)不用了，请吧。

〔两人同下，进右侧深处杂屋小过道，传来小狗的咆 哮声。德文珠喝住小狗，在交代住宿诸事，声音隐约 可 闻 。

〔左侧正房廊下茶几上的电话响起。

德文珠 (上，拍拍手上的尘土，接电话)喂，你好，找谁呀…… 找德文高?我大哥还没回来呐……哦，我是他二妹 德文珠 ……

〔德仁贵从厨房上，在廊下悄然止步。

德文珠 (仍接电话)那好，你说吧 …… (微愕)我听说他们厂 抵押借款进了一批原料，后来的事情不清楚 …… (惊 讶)什么,全是假的!喂喂，有化验单吗 …… (更加吃 惊)都半个月了!26万8!个人哪赔得起呀 … … 喂!

怎么挂了 …… (怔怔地挂上电话，神色异样) **德仁贵** (疑惑)出了什么事?

德文珠 (愕然回头，强作镇静)没咱的事，有个朋友让人坑 了，想借钱。

德仁贵 (叮嘱)你千万别借给，眼下兴个什么有中国特色的 主义，坑蒙拐骗的事特多。(去观世台上取鸟笼子)

德大妈 (上)饭快得了，都几点了，你大哥还不回来。 德文珠 妈，你再炒两个菜吧，我的伙计在这儿吃饭。

〔德仁贵从观世台取鳥笼子回院中。 德大妈 哪个伙计呀?

德文珠 就是刚才帮着卸车那个姓欧的。 德仁贵 唔——那个流浪汉?

德文珠 我把他留下了，当伙计，住在狗屋里。

德仁贵 (大吃一惊)你说什么?让他住在咱们家! 德文珠 (不在乎)那有什么。

德仁贵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你知道他的底细?

德文珠 身份证在我这儿呐，等会儿去报临时户口问一问。

德仁贵 (气恼)哼，留一个壮汉子住下，家里这么多的女眷 ……你这丫头胆儿也太大点儿了。

德文珠 我早就想雇个身强力壮通情达理的伙计，这价廉物 美的劳动力哪儿找去呀。

德仁贵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地儿，这院子住着一家人呐。

德文珠 这一溜南房结婚的时候就是给我住的，离婚了还归 我，包括那个狗窝，我有使用权。爸，这是我的住宅， 您可别忘了。

德仁贵 你，你说什么!房契在我手里，还没分户呐!

德大妈 (急忙劝止)哎，哎，别吵了!文珠都快奔40岁的人 了，老爷子你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她不是要找个 帮手吗，不是怕累着吗，那个伙计住在院子里不是随

叫随到吗，你就随她去吧。(推开德仁贵)

德仁贵 这是什么世道，改革开放有这一条吗?这死丫头叫 我这老脸往哪儿搁!(被推进屋里，又回头)丫头，你 心里可要放个明白，这是为你好，为你活个清白。 (下)

**德大妈** (向德文珠)閨女，我心里明白，你有苦处，儿大不由

娘……可是呀，也是先招呼一下的好么 ……

**德文珠** 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全家挑明了说还不行吗。

(掏出钞票)这是莱钱，别说我不仁不义擋吃大伙。 **德大妈** 干吗算那么清呀，不要。

**德文珠** (硬塞)拿着!先小人后君子，亲骨肉明算账，就得这 么办 。

**德大妈** (收钱)好，好，我给做几个菜去。(下)

〔德文珠在石桌旁坐下，拿出货款单，用计算器核账。 德文高推自行车扛过大门槛上，神色沮丧。

**德文珠** (略露紧迫感)大哥回来了，刚才有个电话找你，姓余 的……

**德文高** (微微一怔，摆手止住)知道了。

**德文珠** 他说限48小时解决，否则要按合同办事 ……

**德文高** (怕别人听见)叫你别说了!(四周扫视一下，失神地 支起自行车，颓然坐在石凳上吸烟)

**德文珠** (凑近放低声音)究竟怎么回事?(见对方不答，再放 低声音)你把咱家的房产抵押了?

**德文高** (为难地)厂子早就资不抵债，不拿私产抵押人家不 借。

**德文珠** (神色沉重)那么说，是真有其事。

**德文高** 我还不是为了大伙儿，免得宣布破产，职工回家吃救

济 。

德文珠 你真是傻到家了!找乡镇企业借钱从湖北人那儿进 原料，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就你们这帮子北京大爷 跟九头鸟斗心眼，哪儿是个儿呀!

**德文高** (口气颇硬)介，他是乡镇，我是国营，后腰有政府撑 着呐，量他也不能把我怎样!

〔电话铃响。

德文珠 (回身接电话)你好，哪一位 …… (警觉地犹豫一下) 好，稍等一下，我看他在不在。(盖住听筒)文高，你 的电话。

**德文高** 谁来的电话?

**德文珠** (放低声音)律师事务所。

**德文高** 那是他们请的律师来逼债的，我不接。

**德文珠** (对话筒)喂，对不起，德文高不在家。(挂机，思索片 刻)我说文高，如今不管你是乡镇还是国营，在经济 地位上是平等的，法律无情，你别含糊。

**德文高** 谁含糊了，我已经通知上级单位了，找局长汇报了， 有人作主!

德文珠 你是独立法人代表，上级领导能给你背这黑锅，我看 未必。(郑重地)你依了我，惹不起躲得起，今儿晚上 我有一辆车去涿州送货，我那边有铁杆朋友，36计走 为上。他们找不着你就好对付了，反正这房产主不 是你，是老爷子，你订的是无效合同，明白吗。

德文高 (想想，惨然一笑)我德文高明人不做暗事，好歹也是 个有正规学历的工程师承包厂长，我岂能去干耍无 赖的勾当。

**德文珠** 傻帽!(悻悻然下，进厨房)

〔德文高坐在石凳上，掏出一张法院传票扫一眼，迷 惘地点燃香烟，焦虑地踱步，传票遗在石桌上。

〔商玉萍，打扮得与年龄不相称的中年女人，自大门 口上。

**商玉萍** (瞥见德文高，站住，满心怨气)哟，厂长大人，你还有

闲功夫逍遥自在呐，我们娘家都快开锅了!

**德文高** 你小点声。

**商玉萍** (凑近，苦着脸)你就说，我爸的担保人怎么办，我大 姐给你搭上的3万块钱怎么办?

**德文高** 那不就是个零头吗。

商玉萍 你还充大尾巴鹰阔大爷呐，那是我大姐攒了一辈子 的血汗钱，留着养老送终的，都从银行取出来给你进 原料了。

德文高 你让她带把刀子来，看我身上哪块肉值钱，就拉吧



**商玉萍** (苦恼地)你……你就这么废物!你就不会去告，去 追，去查去找……

德文高 上哪儿查去，假证明，假合同，假名假姓，假化验单 ……(蓦地走向廊下，拨电话)喂，刘局长在家吗…… 晚上几点回来……我有急事要跟他谈……好。(挂 电话，嗒然而下，进东屋)

商玉萍 (仍想追问，发现石桌上的传票，看一眼，意识到事情 的严重性)怎么,我说文高，法院都下传票了……哎， 呀，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呀……

德文珠 (提铝壶上，去水管处接水)嫂子回来了。

商玉萍 (若有所悟，跟上几步)文珠，知道你哥的事吗? 德文珠 知道，刚才接过电话。

**商玉萍** 火烧眉毛了，看，法院下传票了。

**德文珠** (看一眼传票)没想到事情闹得那么大，文高还一直 瞒着我呢。

**商玉萍** (鼓起勇气)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您要仗义，拔 一根毛匀给你大哥，让他死里逃生。

**德文珠** (苦笑)嫂子，我刚从坟墓里爬出来，可说是家破财 空，连亲骨肉都叫人抢走了。

**商玉萍** (不甘心)一家人么,横是不会袖手旁观吧。

**德文珠** (坦率地)我不藏私，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自有30万 周转金，在我手里滚动是个雪球，越滚越大。拿去当

救生圈给别人用，我备不住就得淹死，是这个理吧。 **商玉萍** (恳求)姑奶奶，先拆给我3万顶娘家的账，行不行? **德文珠** (稍顿)我只能拿 一 千块钱现金，送文高远走高飞。

可是他要充硬汉，他不走。

商玉萍 (无奈地抽泣)我，我怎么就这样命苦啊，迈进你们德 家的门，尽走背字……

德文珠 (感触地)玉萍，我打心里同情你，可是谁又同情我 呀。我绝不护着文高，连我先前的那位先生，也不知 道北京这帮大小伙子都得了什么病了。想要在社会 上让人瞧得起，想要活得风光自在，你倒是豁出命去 干呀，学机灵点呀，嘿，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怕 苦怕累怕麻烦。就说文高这人吧，心气儿挺高的，可 是连拿原料去抽样化验一下都嫌费事，他能承包那 个养大爷的国营工厂吗?不信你看看，如今满大街 全是南蛮子的天下，北京人连饼干也不会做了，水也 不知道怎么喝了，点心水果饮料罐头一色的外来货， 粤菜餐馆、上海百货、四川的肉温州的时装，全是外

地给皇上进贡，哪儿还有北京爷们打喷嚏的份儿! 玉萍姐，哭有什么用，我早就醒过闷来了，趁着年轻， 一跺脚，单枪匹马，非自己争下这口气不可!

商王萍 (呆呆地)是，是……我明白了，说什么也不应该连累 你，干大事业我也没那份能耐……我也只有求你一 件事了，我那闺女还在天津上大学，好赖也是你的侄 女 么 。

**德文珠** (松一口气)那没得说，包在我身上了，学费、生活费、 穿衣吃饭 ……

**商玉萍** (感激地)我谢你了，谢你了!

**德文珠** 你再去劝劝大哥，让他马上走，我给路费。 **商玉萍** 嗯，嗯……(茫然踱入东屋，下)

〔德文珠提水壶下。摩托车声渐近，穿着时髦运动衣 的德文满摘下头盔，其后紧跟着打扮入时而得体的 美貌女郎许亚仙，挎高档小提包，手提头盔。二人 上，进入院子，将头盔置于石桌上。

**许亚仙** (颇有兴致地环视)你们家的院子挺凉快的。

**德文满** 可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全仗这棵枣树，少说也有 80年了。夏天太阳晒不着，特滋润，到冬天叶子一 落，阳光照下来，特暖和，秋天还结几十斤大枣呐。 哦，你渴不渴?

许亚仙 不渴，不是刚喝完扎啤吗。嗳，你住哪儿呀?

**德文满** (指明方位)这个院子是北五南四东西三，北屋西边 两间是我的，老爷子老太太住东边两间，也能照顾照 顾我么,沏茶倒水、叠被子扫地，全是我妈的活。(亲 昵地)赶明儿你搬进来，老两口升天，这一溜5间大 北房就是咱们的，怎么样 …… (搂着许亚仙亲一下脸

蛋 )

**许亚仙** (支开)留神，窗户里有眼睛。

**德文满** 走，进屋去。(拉着许亚仙的手)

**许亚仙** (策略地挣脱)哎，你还没说完呢。(指东屋)这是谁 住呀?

**德文满** 我大哥德文高，嫂子商玉萍。 许亚仙 人怎么样?

德文满 大少爷，死要面子，眼高手低，愣打肿脸投标承包个 小国营厂，背了个大包袱，压死了算。我这位嫂子缺 心眼儿，净一阵阵的冒傻气，她爸当过工业局的处

长，娘家趁几个小钱，拿来倒贴。

**许亚仙** (轻笑)这还不好，给你们家凑热闹。

德文满 要不说呢，十个闺女九个贼，往婆婆家搭梳头油 …… 这溜南房呀，临大街，吵得慌，都不愿住，给劈成好几 块了。那间狗屋跟厕所在那头， 一会儿带你逗逗那 小狗去，是我买来的俄罗斯金毛犬，起名叫追星族， 特能叫唤， 一天吃半斤肉，再加一袋牛奶搭3片面 包。

**许亚仙** 哈；你这位追星族可够电影明星的生活水平了。

德文满 我才不花那份冤钱呢，委托给老太太承包了。老两 口什么乐子都不会玩，不叫他们当冤大头叫谁当呀。 哎——说到哪儿来着……南房当间这两小间，归我 二姐德文珠。说实在的，这全家我就服她一人，特能 干。插过队受过罪，回城当工人上业大，算得小小的 野心家。就有一样，活得太累!原先嫁给一个教物 理的书呆子老师，那主儿做黄粱美梦老想当爱因斯 坦，开工资就会买书，买来了也不看，除了发脾气瞎

埋怨，“猴戴胡”一出没有。我二姐一狠心，让他拉了 一卡车书本开步走，连小女孩白饶……

**许亚仙** 你二姐够绝的，一般说，孩子都归女方么。

**德文满** 嘿，这才是她的精明之处呐，没孩子少个累赘，再嫁 人身上多利索呀。唔，你再瞧瞧这门洞上的小阁楼， 挺特别的吧。原先是更夫看家护院的地方，现在是 我们老爷子和一个老伙计叫申绍山的专用检阅台， 名为观世台。建国门那个叫古观象台，是看天的，这 观世台是看地的，专看人间现世报，什么悲欢离合、 奇人怪事，免费过电影立体声大全景，360度打哈哈 看笑话!

**许亚仙** (故意问)你们这位老爷子也是个怪人啊。

**德文满** 有个来历。早先是消防队小队长，见世面太多，百万 富翁一把火，高楼大厦一把灰，烧死的、撞头的、疯狂 的、投河溺井的，都数不过来。那年油漆厂着大火， 铺天盖地，化学中毒落下毛病，退二线看了望台，一 来二去又上瘾了。退休回来没别的爱好，把观世台 当作了望台消磨时间，赛过神仙下凡。

许亚仙 (状似好奇)咱们也上去看看呀。

**德文满** 那还不行……小宝贝，你要星星我不给月亮! 〔二人同上观世台。

许亚仙 (展目四眺，有感而问)我说小德子，这么好的商业地 理位置，让这南半拉闲着，不是太浪费了吗?

**德文满** 嘿，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这院子只要租出四分之 一，有人出20万年租，全家人坐着吃，躺着花，上美 国溜一圈富富有余 ……

许亚仙 (暗有心计)你们这院子是在规划红线之内吗?

**德文满** 红线之外。我问过了，5年之内不征地。

**许亚仙** 那呀，20万少点了，我介绍个朋友，出25万怎么样? (认真地等待回答)

德文满 (黯然)这事儿可不像说的那么简单，这个观世台，是 老爷子的命根子，只要他活着，别打算动一砖一瓦。 来过多少人，房虫子、大款大腕儿，全挡回去了。谁 也别想提这事儿，一提就大发雷霆，一急了就要放火 点房子。

许亚仙 为什么呀，放着不劳而获挣大钱也不动心?

**德文满** (一顿)可有个秘密，除了老爷子，全家人都不知道， 就我在偶然之中，发现一点线索。就冲这个，我也反 对现在往外租房。

**许亚仙** (似漫不经意地)跟我说说，我给你拿个主意。

**德文满** 三言两语说不清，等咱俩办完事，我在床上跟你说。 (为了岔开话题而去抚摩许亚仙的身子，被推开)

**许亚仙** (忍住)不说就算了，也用不着在观世台上当众表演 爱情么。

**德文满** (搭讪地)那咱们就下去，看看我的小狗去。

〔二人同下观世台，经院子进狗屋小过道。突然传来 大声的狗叫。

**德文满** 追星族，追星族，瞧谁来了…… 〔欧日华随声迎面而出，上。

**德文满** (吓了一跳)嘿，你……你是谁呀!

**欧日华** (微歉)我叫欧日华，是德文珠经理刚刚雇用的临时 工。您是……

**许亚仙** 他是三少爷德文满，我是他的朋友。

**德文满** (往里看看)哎呀，你怎么住我的狗窝里呀?

欧日华 鄙人跟追星族很友好，他不咬我，我也不咬它。 德文满 二姐真有把刷子，这屋怎么能住人呢，二百五!

许亚仙 (仔细审视，似有所悟)欧先生，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 过您 ……

欧日华 (若无其事，置之一笑)不会的吧，我刚下火车不到3

小时。请问小姐尊姓大名，何处高就? 许亚仙 我叫许亚仙，长城饭店的服务员。

欧日华 那就更不可能见过我了，没到那边去过呀。

许亚仙 (敏感地退让)也许，是我张冠李戴了，对不起。 德文满 (声唤)二姐，你来呀!

德文珠 (系围裙上)?嗬，踩着吃饭的钟点回来了 …… 德文满 (质问)我的狗屋你怎么搁个伙计呀?

德文珠 将就点吧，不妨碍你。再说了，这一溜房是谁的?白 借给你搭个狗窝还不便宜!

德文满 哼，就你出幺鹅子……(无奈地)得，我让你一码，可 得叫你的伙计把追星族伺候好了!嗯，全部的狗粪 狗尿就包给他了。

欧日华 没问题了，狗洗澡，理发消毒，我都很内行的。(乘空 去水管处洗手)

德文珠 (顾及许亚仙)这位小姐是你们一块儿的?

德文满 哦，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的女朋友许亚仙。 德文珠 (主动握手)哟，许小姐真是个大美人呀。

德文满 (得意)没挑了。

德文珠 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没见过啊。

德文满 昨天在卡拉OK 认识的，我们俩合唱一曲《黑暗的角

落最销魂》,没治了，能盖北京城。

许亚仙 (大方地)珠姐您别听他的，只不过是他唱走调了，我

提醒一下而已。

**德文珠** 好吧，人都齐了，准备吃饭吧。(欲下)

**德文满** (忽然想起)嗳，二姐，我不是说让你给我再介绍个好 工作吗?

**德文珠** 建筑公司那儿你办辞职手续了?

**德文满** 办哪门子手续呀，正儿八百吃劳保，有医生证明，有 领导批准，拿百分之六十，你再给我找个养大爷的地

儿，不是稳拿双份吗。 **德文珠** 不怕你们单位查出来?

德文满 嘿，那还不好说， 一个月2条万宝路，4瓶洋河大曲，

分成两份儿，一份儿给大夫，一份儿给施工队长，我 去抢银行他们都不带睁眼的。可就是有一样，你得 给我找轻省的活儿，什么陪吃陪喝，接个电话之类 的 。

**德文珠** 倒真有那么个养大爷的地儿，不知你去不去? **德文满** 去。哪儿?

**德文珠** 动物园里的熊猫馆，四居室带后花园。

〔 众 笑 。

**德大妈** (上，在廊子上招呼)吃饭了，进屋吧，都摆好了。

**德文满** 妈，您给拿两瓶冰镇可乐，4瓶双合盛。 **德大妈** (顺从地)行，我这就拿去。

**德文满** 晚上有几位哥儿们来搓麻，您给熬点桂花绿豆汤，冰

上它准备着。

**德大妈** 行，我这就熬去。

**德文满** 还有，您把我的衣服找出来，我吃完饭要洗澡。换下

来的脏衣服裤子袜子鞋子，您给我洗了。 **德大妈** 行，我这就张罗去。

**德文珠** (冷笑)妈，我要撒尿，您把把我；我要拉屎，您给我擦

擦屁股……(作色)妈，瞧您给惯的这毛病! **德文满** (反击)二姐，活得累不累呀。

**德文珠** 活得不累我得饿死，比不了你，少爷!

**德大妈** 行了行了，又拌嘴!快进来吧 …… (发现许亚仙)还 有一位大姑娘呢?

**许亚仙** 大妈您好，我叫许亚仙，是文满的熟人。 **德大妈** 好，好，都请进来吧。(下)

〔众人陆续进北屋，下。

**商玉萍** (从东屋门口上，回头低唤)文高，文高，你先吃饭吧

……(见没有反应，坐在门阶上，轻声哭泣) 〔市声渐弱，暗场。

〔暗转，已是夜间，除光线变化外仍如前景。外檐下 开着电灯，淡云满月，时隐时现；外面市声渐弱，显得 单调凄清；水管旁边临时搬来一台双缸洗衣机和塑 料盆等用具，德大妈和德文珠在洗衣服，不时将衣物 晾在枣树与廊柱之间的晒衣绳上。东屋遮上窗幔， 灯火昏暗，状似寂静，北屋左侧虽拉起窗纱，但灯光 明亮，依稀可见疏影，几个人围桌打牌，不时传出笑 闹和“红中、白板”、吆五喝六之声；东南角杂屋灯光 甚暗，偶有几声轻微的狗吠。

〔观世台上小收音机播着评剧，车站大钟传来音乐， 打过10点。

**申绍山** (在台上)哟，时侯不早了。德子，憋了半天，有件事

想问问。 **德仁贵** 什么事?

**申绍山** 你们家存了点儿什么文物古董没有? **德仁贵** 你甭打我的主意，也不趁那玩艺儿。

**申绍山** 我不信，你们府上早年间也属家大业大，旗人旗人， 不也骑过人吗?

德仁贵 (作色)你说这话可够损的!我们家是满族不假，历 来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骑哪门子人呀，趁哪门 子古董呀。

申绍山 成了，这么着吧，明儿上午我拿一样好玩艺儿让你看 看，咱们共同鉴定。

**德仁贵** (赌气)你拿来我也不看……你老伴还等着你热炕 呐 。

**申绍山** 我这就走。(先下观世台)弟妹，明儿见您啦。(出院 门下)

**德仁贵**(携收音机下观世台，过院子)申绍山这老小子是块 酱牛肉，没事找事，老跟我犟着。

**德大妈** 人家这不是陪着你解闷儿吗……你赶紧睡觉去吧， 嗯，壶里有热水，洗洗再上炕。

**德仁贵** 废话不是，我哪天没洗呀!(烦躁地下)

〔洗衣将完，搓麻将声突然大作，高声哄笑，传出对 话：“嘿，这老黑连3把了……咱们3家拉他的庄，每 家押20块!”“嗳，德文满，渴了，快弄点儿喝的来呀! 让许小姐替你一会儿 …… "

**德文满** (满脸官司，上)把绿豆汤拿来呀。

**德文珠** (与德大妈正在抖床单)厨房里自己拿去。 **德大妈** 好好，我拿去。(擦手，进厨房端铝锅出)

**德文满** (摸一下铝锅，大动肝火)我叫你冰上，你怎么没给冰 呀!

**德大妈** (赔笑)哎，不是刚熬得么,要不拿凉水拔拔?

**德文满** 不拔了!(蛮横地顺手从廊下拿起一双鞋扔过去)把 这双鞋给刷刷， 一会儿拿麦迪斯肠给喂喂我那狗

……磨蹭，老不爱干活!(悻悻地接过铝锅)

**德文珠** (看不下去)嗳，我说三少爷怎么啦，吃枪药了? **德文满** (高声)老子输了，怎么啦!

**德文珠** 你活该，你拿老太太撒气呐，不嫌寒磷! **德文满** 寒磷多少钱一斤，我碍着你啦，事儿妈!

**德大妈** (委屈地擦眼泪)别闹了，老爷子睡觉了。文满，你要 多少钱我给你拿去，嗯……

德仁贵 (端着水盆冷然出现在门边)1分钱也别打算拿!整 天个不上班，8个人伺侯着，带一帮狐朋狗友瞎混日 子，还有脸呐!我都忍半天了，我 ……

**德大妈** (忙去挡劝，苦苦哀求)别、别吵，你去睡觉……你快 把绿豆汤拿走，快拿走……

**德仁贵** (申斥)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黄鼠狼下刺猬， 一窝不 如一窝了!

〔德文满气冲冲地端铝锅，下。

**德大妈** 文珠，你收拾收拾吧，我劝劝你爸去。(接过水盆倒 掉)走吧，进屋歇着去…… (推仁贵下)

〔德文珠抻抻绳子上晾的衣物，拾起一只脏鞋，看看， 听见又传来打牌的声音，骂了一声，把鞋扔到墙外 去，又扔第二只。想把洗衣机搬走，试试，端不动。 欧日华很及时地默然上，帮德文珠把洗衣机抬到廊 下，两人相视一眼，停顿片刻。

**欧日华** (体谅地)老板，你去休息吧，我来收尾。喂狗的饭在 什么地方，你告诉我，我去喂。

德文珠 (郁郁地)你听见我们吵架了吧，天天这样!唉 … … 这个家，欧先生，不瞒你说，能闷死人。而我，一个结 过婚又离婚的女人，再大的本事，也不过是住店的旅 客，小件行李寄存处的一个小包袱罢了。欧先生



**欧日华** (应付)噢，噢 ……

**德文珠** (感触地)这所房子外表看起来还有个完整的架子， 我早就发现了，地基在下沉，柱子开始松动，刮风下 雨的时候，嘎嘎的响。可是他们说是闹耗子，他们居 然以为，房子越老越结实，祖宗的产业是铁打的，永

世败不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欧日华** (提醒)德小姐，我只是你雇来干活的。

**德文珠** (恍有所悟)好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没有什么可 收拾的了，你等着12点装车就行了。(从石桌上递 过一个盘子)这几块香肠，拿去喂狗。

欧日华 遵命，我去请追星族先生吃夜宵，开饭了——(下)

〔低声的狗叫，外面市声稀疏，打牌声变小，电话铃响 了 。

德文珠 (接电话)喂，您是哪位 …… (平静地)他不在家 …… 出差了 …… (神色有变，压低声音)你们不要逼得这 样紧么,给个宽限……明天出庭恐怕去不了 ……嗯， 嗯，好吧，有消息给你回电话。(挂电话，神情焦急) 〔德文珠四顾无人，轻手轻脚地走向东屋，轻敲两下 门，没有反应。叫两声“文高”,仍无应答，只得踱回 廊下，拉灭院灯，回自己的南屋，下。

〔因院灯与北屋右室灯已灭，随之打牌的屋子拉上厚 窗幔，东屋与南屋的光线都很暗，这时月光变成主

光，景物形影趋于分明。从方位看，月亮从云中穿 出，正挂在观世台的顶角上。

〔除单调的打牌声外，市声仅有隐约的汽车行驶和远 处火车的笛号声偶尔传来。

〔表情颓丧的德文高悄然打开屋门，像幽灵般蹑脚而 上，四面窥看，确信不会被发觉，转身向东屋招手，连 连轻呼“玉萍”数声。

**商玉萍** (站在门口犹豫观望，颇为难堪，拉住文高，嗫嚅地) 文高……算了吧，我，我不想那样做。

**德文高** (不解)怎么了 ……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变卦了? **商玉萍** (戚然)我……我觉得那样对不起人。

德文高 (焦躁，不敢高声)哎呀，你怎么了，牵着不走打着还 倒退!你不是急着给娘家还账吗，这不是给准备好 了一部分吗，叫你拿走你就走，磨蹭什么。

**商玉萍** (悲伤)就让你一个人顶着倒霉呀，我不定得挨多少 骂 呢 。

德文高 唉，你嫁给这么一个无能的男人，已经够倒霉的了。 玉萍，你别可怜我，我也不用你可怜。再说我有我的 后路，你一走，我一个人去折腾，少了牵挂就好办了。

**商玉萍** (哭)可是那孩子，孩手怎么办呀，她还不知道怎么回 事 呢 。

德文高 唉，现在先顾不了这个了，等事情一解决你们再回 来，不还是一家人吗。(催促)你走不走?你要不走 我去喝敌敌畏……快拿东西，到门口叫出租!

〔商玉萍勉强地与德文高一同从东屋门内悄然取出 早已准备好的密码箱、大编织袋和手提包，隐蔽而迅 速地从院门潜出。俄而汽车启动声远去，德文高复

入，关好院门。

**德文高** (环顾一下，惶急地拨电话)喂，我找刘局长……哦， 刚才打电话您没在，法院都下传票了，您看怎么办 ……嗯，没办法?……那是生产用料，怎么能叫做私 人债务呢?我承包的是公家的厂子，是我自告奋勇 去挽救一个面临倒闭的企业……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呢，我并不是拿我的命去承包，你们作为主管单位和 上级领导怎么可以撒手不管……刘局长，我没想到 你们这样狠心!我，我求求你们吧，给我一条活路， 我德文高生是公家的人，死是公家的鬼……我确实 走投无路山穷水尽了，我这是抹下脸皮，抛弃了人的 尊严，哀求你伸把手救我一命啊……刘局长，刘局 长!(惊视话筒，显然对方挂断了)

〔可怕的最后一击，使德文高呆若木鸡，精神已然崩 溃。德文高放下电话，失魂落魄折回院中，悚然战 栗。随手从摆放饮料的窗台上拿起一瓶未喝完的二 锅头酒，坐在台阶上一口一口地喝下，喘息，附近传 来隐约的悲郁音乐和歌声 ……他终于霍地站起，从 一个放杂物的破木箱中找到一只棕色的小瓶，看看 标签，嗅一嗅，惨然发笑，带醉态下，关上屋门，继而 窗内灯光熄灭，死一般的沉寂。

〔北屋西端打牌的房子内突然爆发一阵骚动，人影晃 动，高声喧哗 —

甲：和了!听着，杠刺一条龙，幺、2、4、8、16加杠，小 德子给钱吧，你的庄，180块!

德文满：先扎着。

甲：别扎着啦，你都欠两千多了。

乙：还有我640呐，拿钱去呀。

甲：想玩就给现钱，懂不懂规矩?

德文满：没钱了。 乙：借去!

众人：快去呀，找不痛快还是怎么着…… 德文满：亚仙，你先顶两把，我拿钱去!

德文满 ( 拿一罐可口可乐，上，狂饮几口，啪地摔到地上，又 跑到水管处对着龙头暴饮一番，晕头转向地喘着气 乱转，去敲德文珠的窗户)姐，姐……文珠……

**德文珠** (从屋内掀开一角窗幔，睡眼惺松露出脑袋)干吗呀? 都几点了，还玩命呢……

**德文满** 姐，借我点钱，3千。 **德文珠** 什么,3千?没有。

**德文满** 干吗那么小气呀，有借有还。

**德文珠** (冷笑)哼 … … 没有就是没有，不带现款。 **德文满** 那……把你那条金项链先借我使使。

**德文珠** 你做梦吧，那能借吗。(欲关窗放帘) **德文满** 臭丫头片子，大爷瞧得起你才找你呐! **德文珠** 你骂吧，骂也不借。(关窗户，隐去)

**德文满** 找野男人你舍得花钱，什么东西 …… (嘟哝着没头没 脑地转到东屋窗下)大哥……大哥 …… (见没有反 应，贴着窗听听，提高声音)大嫂……大嫂，给拆兑点 银子……怎么不言语声儿呀，都睡死过去了?这帮 孙子，都挺会装丫挺儿的!不就是3千块钱吗，不就 是3千个大子儿吗，还不够我那辆摩托车的零头呐! (失去理智)哼，你们这帮土老帽，傻到家了，有你们 哭的时候!等我把祖宗挖出来，1分钱你们也别打算

要，一边儿看着 …… (抬头仰视观世台上空的月亮， 傻笑而后止住，脱口而出)“十五月圆夜，金蟾挂楼 台，夜半投影处，财宝地中埋。”哈哈——(像疯子般 循月影寻去，痴痴地盯着廊檐下的小花坛，做着古怪 的挖掘姿势……)

〔德文高蓦地从屋门内跌出，呻吟着摇摇晃晃走了几 步，扑倒在院中。

德文高 (口吐白沫，痛苦地爬)渴……渴呀 ……

德文满 (猛地一惊，半扶起德文高，目瞪口呆)这，这是怎么 个碴呀……大哥!这是什么味呀，啊——大嫂，大嫂 ……二姐!不好了，快出来呀，大哥他，他不行了!

〔众人纷纷从屋内跑出，但赌徒们仅远远地在窗口和 门边站着；许亚仙过去，拉亮院灯；欧日华随着狗叫 声已穿好衣服奔出。德文珠、德仁贵和德大妈围着 德文高，惊慌不已，乱呼其名。

**德大妈** (哭)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孩子呀，你怎么啦



德文珠 (定定神，迅速跑进东屋，开灯，取一张纸片和那个棕 色小瓶，上)爸，妈，出事了。他喝了敌敌畏，大嫂不 在屋，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这儿有一张条子，是大 哥写的：文高不孝，缺德无能，负债累累，没有活路 了，让玉萍自己走吧，你们照顾好二位老人，我谢谢 了……

**德仁贵** (大惊失色)啊——你，你这个没出息的! **德大妈** (大哭)哎哟，文高，文高……

**德文高** (仍在呻吟)渴……渴 …… **德文满** 快拿水来，拿水!

欧日华 (镇定地制止)不要拿水!(俯身嗅嗅气味，拿过棕色 瓶子检视)他喝的是敌敌畏原油，还有大量的酒精， 再喝水就坏了。你们不要慌，也许还有希望。(向德 文珠)老板，你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我让他把毒药吐 出来，快搭过来。(放下瓶子)

〔德文珠收起遗书，去打电话；德文满和许亚仙帮欧 日华将德文高搭到水管处。欧日华用手指去抠德文 高的舌根，拍着后背，发出呕吐的声音。

**德仁贵** (陷于狂迷状)负债累累……你、你怎么一点儿风都

不透就走了绝路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几个赌徒走了过来。

甲 小德子，别忘了还账啊……

**德仁贵** (怒目而视)滚，滚!你们这帮王八蛋，不是人揍的! 乙 欠债还钱，怎么了?

丙 一共该我们四千八百六十块……明天结账! 甲 要是结不了账，临街的南房给我们用几年 ……

**德仁贵** (端起一个花盆摔过去)我操你们的八辈祖宗! 〔众赌徒吓了一跳，喊叫着趁机全部溜走，下。

〔门外不远处响起救护车警号声。 **德文珠** 救护车来了。

〔欧日华背起德文高，出门，众人簇拥而下。停车声， 德文珠将欧日华、德大妈和许亚仙拦回院子。

**德文珠** 亚仙，你在屋里陪着我妈，看住了她。欧先生，你按 原计划等车装货去涿州。(速下)。

〔救护车开走，许亚仙扶着德大妈进屋，下，屋里不住 地传来哀哭和劝慰声。欧日华看看院中无人，将院 门掩好，听火车站大钟打十一点，市声渐趋沉寂，想

了想，循着方才德文满寻找窖藏的大致轨迹默默勘 踏，仰视月亮位置，借手势构图思索。而后又沿院子 四面墙根观察地物细节，敲敲墙壁和柱子，敏捷地潜 回杂屋。俄而隐蔽地携一台大哥大轻步走出，窥听 德大妈仍在哭泣和许亚仙在劝慰。于是走到靠院门 的角落，开始按号。

**欧日华** (机警地压低声音)HELLO,CALL FOR NO.02(NUM- BER O TWO)……WELL,THIS IS Mr欧 SPEAKING ……YEAH, 对不起，屋里有干扰，听不清楚，现在可 以通话了。请向老板通报一下，德家发生险情，大儿 子负债服毒，正在医院抢救；儿媳妇离家出走；三少 爷赌博输钱……唔，还发现一点新的情况，三少爷带 回来一位摩登女郎，略带上海口音，叫许亚仙，有来 历，请你们再了解一下……

〔许亚仙在欧日华通话之际暗地从北屋门廊轻步踱 出，隐蔽地接近院门洞。

欧日华 (继续通话)还有 一 个新情况，这家可能祖上留下 一 笔窖藏财宝，埋在地下……这也许是那位北京大爷 坚决不愿出让房屋的重要原因……当然，北京大爷 对现世台也有一点特殊爱好，此人脾气古怪……房 子?哦，房子很老了，不结实，需要彻底翻修……

许亚仙 (停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冷冷地)欧先生 ……

**欧日华** (一怔，转身而后平静地)许小姐怎么出来了，老太太 怎么样?

**许亚仙** 我让她吃了两片安定，睡着了。 **欧日华** 真是未来的好儿媳妇啊。

**许亚仙** 还有一位未来的好姑爷呢。

**欧日华** 开玩笑啦，临时工嘛。

**许亚仙** 这位临时工派头不小，还有一台大哥大。 **欧日华** 老板给的。(干脆出示大哥大，拍一拍)

**许亚仙** (冷笑)欧先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一名商业 间 谍 。

**欧日华** (反击)小姐过奖了，鄙人不才，如果还有点记性的

话，你代表上海黄浦江快餐集团的利益。 **许亚仙** (愕然)哈，认错人了吧。

**欧日华** 我们确实在长城饭店见过，公关小姐和女间谍也不 过是换一换包装吧。

**许亚仙** (正色)你代表哪家商号的利益?

欧日华 总有一天会公开的。不过我想说几句实话，这块地 皮拿来做快餐业，效益并不是最高的，它更适合我们

做窗口，做营业的气象台和超级广告牌。 **许亚仙** 请你把商号说出来!

欧日华 (自顾说)孙中山讲得好，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人尽 其才。许小姐年轻漂亮，才华出众，我们欢迎你来一 同共谋大业。

**许亚仙** 笑话，这所房子归谁还不一定呐。而且我还提醒你， 德文高的债主，还有本地房虫子雇来的那几个赌徒， 都不会袖手旁观。

欧日华 放心吧，你们上海人，还有北京的坐地虎，都没有我 们老广的大手笔，拿不住德大爷，不信我们可以打 赌 。

**许亚仙** 算了吧，你会乘人之危，我也不傻。

**欧日华** 好吧，用一句北京话来说———咱们走着瞧。 〔 幕 落 。

**第** **三** **场**

〔时间——第一场的翌日上午。

〔在躁动不安的音乐声中幕启。布景如前，夜间未及 收拾的物件如晾着的衣物、石桌上的敌敌畏小瓶、酒 瓶等仍在原处，惟廊下堆放的纸箱货物已运走。天 色显得阴沉，偶有一缕微弱的阳光投入，匆舞掠过， 烘托一种忧郁不安的气氛。

〔车站大钟在乐曲声后打过10点，嘈杂而躁动的各 种市声时起时伏，其中断续传来附近建筑施工的强 音、院内带呜咽声的单调狗叫。

许亚仙 (从左边北房门口悄然上，稍停，朝廊下窗户内窥视 一下，转向门口另一边的电话机，拿起听筒按号，压 低嗓音，急切地)喂，老板在吗……我刚才给你们汇 报的情况研究了吗 …… (回头看一眼屋内动静，加重 语气)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谁先下手谁就掌握主动 ……喂，你最好先拨30万现金由我机动掌握……我 打算把他大哥那个窟窿补上，可能还要考虑老三欠 下的赌账 … … 把握?有多大把握?想办成 一件大 事，不可能一点儿风险都不冒……我跟你讲，我们的 对手很厉害，广东来的，叫欧日华，背景不清楚。他

到涿州送货去了，上午就回来，你们要抓紧时间…… (改用上海话，不满地)阿拉晓得侬是小因脾气，上海 人用弗出大手段来格 …… (机警地听到屋内咳嗽声， 挂机，神色不快)

德大妈 (拿着三炷点燃的香和一盘蛋糕，挨着墙从门口上， 身心疲惫，六神无主)我说闺女，医院……有电话来 吗?

许亚仙 (忙去搀扶)我刚才问过了，医院说不要紧 ……

**德大妈** 不能吧，文高他可是喝了大半瓶呀……你告诉我那 个电话号码，我自己打!

许亚仙 大妈，您别打了，我告诉您实话，正在抢救，文满他们 都在那儿守着呐。

德大妈 (哭)哎哟，我的孩子呀，心尖上的肉啊，你怎么就想 不开呐，也不想想你的老爹老妈，真要有个三长两 短，叫我们怎么活呀 …… (蹒跚地走向院中，将盘子

放在枣树前的石凳上，插上香火) 许亚仙 大妈，您这是干吗呀?

**德大妈** 我，我求求枣树老爷，给赐个福，赏个平安。 许亚仙 哎，一棵树，木头，管什么。

德大妈 (虔诚地)闺女可别那么说啊，这棵老树可灵验了。 日本投降那年，枯了3年的树猛地长出叶子，还结了 枣；60年闹饥荒它挂的枣比哪年都多，有100多斤， 让我们全家搭着干枣吃了半年呐。到闹红卫兵那 年，树上挂满了吊死鬼，树叶落光了，一个枣也没有 ……你说它不是通人性显神灵吗?我拜一拜它，错 不了……(跪在地上磕头)枣树老爷，保佑保佑吧，救 救我们全家吧……等文高活着回家，我给您请个香

炉，初一十五给您磕3个头 …… (一边拜着，喃喃地 念念有词)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树爷爷呀树奶奶



申绍山 (提一个布袋上，漫声呼唤)德子，我说德子，怎么样， 准时报到。有酒有菜……嗳，怎么不搭茬呀 …… (见 德大妈拜枣树之状，感到意外)喲，这，这是怎么了? 〔德大妈哭起来。

许亚仙 (将申绍山让到一边，细声耳语) ……

申绍山 (惊愕， 一拍大腿)啊，这是从哪儿说起呀!(稍顿) 哦，姑娘，您……

许亚仙 我是文满的朋友。

申绍山 嗯，嗯……咳，要是早言语一声，我好好劝劝文高，也 不致于呀 ……

德大妈 (如获知音，欠身站起)他大哥，您可是说，有口饭吃， 天饿不死瞎家雀，落个过安稳日子得了。好赖不是 社会主义吗，别人吃肉，还不让咱喝点汤，文高这孩 子呀，鬼迷心窍了，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闹 什么承包啊，把自己卖了还帮人家点钱呐……申大 哥，您说，您说这可怎么好啊……

申绍山 (坐在石凳上叹气)弟妹，您可记得吧，当初他要下海 承包那个破厂子我就不赞成呀!天塌下来有大个儿 顶着，甭去充好汉，谁能耐谁受罪，什么都不会最滋 润。奥运会拿金牌是风光，那是拿命换的!

德大妈 (又哭)文高这不就是拿命搭上了吗…什么牌还没见 着呐 ……

许亚仙 (示意申绍山)申大爷 ……

申绍山 (站起自顾说)本来么,这京城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享

清福的，历朝历代天子脚下一等国民，挣钱的事用不 着操那份心!您瞧我，退休下来多少人来请也绝不 下海，落个逍遥自在，玩个小古董小字画，图个小小 的个人爱好，有点小快乐小自在。这才叫高雅的人 生，美好的享受呢。你呀，甭瞅着街边卖馄饨的眼 热，那是下三流干的活；也别瞅着五个星的大旅馆运 气，那是奸商为富不仁挣的昧心钱!这文高呀，就是 叫那些个偷奸耍滑的南蛮子给骗的，逮着就该枪毙 刮肉下油锅 …… (喘一口气)您瞧，我净顾着那个那 个悲愤了，我这就上医院瞧瞧去，这就上医院瞧瞧去 ……文高在哪个医院来的?

许亚仙 (劝阻)大爷，您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等那边缓一缓 再去更好呀。

申绍山 (想想)好，依了你，先不去了。

许亚仙 大妈昨儿晚上没睡好，刚才又给枣树上了香，怕累 了，我伺候她进屋歇着去。

申绍山 嗳，嗳，放宽心，好好休息……(提起布袋向观世台的 楼梯口走去)

许亚仙 (诧异地)大爷，您上哪儿去呀，门在那边呐。

申绍山 (回头，神经质地)我……我上观世台，上那儿一人喝 点儿。我习惯成自然了，在别处喝着没味儿……我 呀，我在台上头等着文高和他老爷子回来，早给你们 报个信。(径直上楼梯，下)

〔申绍山出现在观世台上，对着小酒瓶自饮自酌，时 而探身往外张望。

〔传来声响，德文满将摩托车放在门外，上，正要摘头 盔，腰间BP 机呼叫。许亚仙和德大妈在廊下回身止

步 。

**德文满** (撩起衣服看一眼，恼怒地)这帮孙子，又催命来了! (将头盔重重地往石桌上一摔)

**许亚仙** 哟，你回来了，医院那边怎么样?你大嫂呢? **德文满** 没找着人，叫别人带信儿去了。

**申绍山** (从观世台上凑过来俯身发问)文满，文满，你大哥要 不要紧?

**德大妈** 文满，你倒是说呀，究竟是怎么样了?

**德文满** (不耐烦地)还那样，打点滴，导尿洗胃。 **德大妈** 哎哟……(哭)

**德文满** (大声)有完没完，哭什么?回屋待着去，回去! 〔德大妈伤心地退回，下。

**德文满** (B P 机又响了，撩开上衣一看，大怒)我要骂他祖宗! (急奔向电话机欲拿话筒)

许亚仙 (随跑过去按住)别理它!(拉至近墙角的背处，认真 地)你跟我说实话，连你大哥的亏账和你的欠债， 一

共多少钱?

**德文满** 你问这干吗? **许亚仙** 我来帮你清理。

**德文满** (冷笑一声)嘿，一个妇道人家，别吹大话。

许亚仙 (强调)文满，我说的是真话!只要你说个数，我的一

位亲戚开大公司，我可以跟他谈条件。 **德文满** (不信)什么条件?他白给我钱花?

许亚仙 我给你调度一下，把你现在住的两间北房换给你二 姐，你把南房租给我的亲戚，他换一套高级单元楼房 给你住。

**德文满** 有点绕脖子。

许亚仙 楼房租金不要你出，这南房的年租预付30万，再单 给你个人3万元中介费，你们家的困难就全部解决 了 。

德文满 (想想)倒也是一条道，就怕走不通，这一家子可不是 我一个人说了算。

许亚仙 我早看出来了，在这个院子里你是第二号人物，只要 你一使劲，老太爷也要让你三分。而且人家只租南 房，不影响别的人，只要你把南房换到手，就有了百 分之九十的把握。

**德文满** 我二姐这个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许亚仙 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干吧?(见德文满不答，媚态地靠 近)嗳，那套单元楼房可是给我们两个准备的啊，煤 气、暖气、热水、卫生间……

**德文满** (动心)哎呀，你真的想到这一步了?亚仙，你乐意跟 我搭伴儿?

**许亚仙** 只怕是，大象换蚂蚁浪费了我的一片痴心。

**德文满** 好，有你这句话，我撞破脑袋也要把南房磕下来! (BP 机又响了，看一眼)亚仙，我跟你实说吧，这事必 须快办，让你的亲戚马上把钱送过来。你没瞧见吗， 那帮混混在算计我，晚一步就要打上门来。

许亚仙 好的，你等着。(急忙去打电话)喂，王经理吗……我 已经把关键性的人物说通了，先付33万，马上提款 ……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呢，这是北京不是上海，绝 不能小气了 ……哎呀，不行，租价压不下来，懂吗 ……(恼火)好了，不谈了，我这就去办事处，我们一 同给董事长挂长途!(挂机，向德文满)你等着，我马 上回来。(速下)

**德文满** (追几步)你可要快点，我这儿等不及!(听BP 机又 响，焦急地挥动拳头，决意另作打算，忽警悟到申绍 山还在观世台，一怔)嗳，申爷，你先回家行不行，我 烦着呐!

申绍山 好，好，也好，我不喝了，我这就走。(把酒瓶等物装 入口袋，下到院子里)哎，我本来是等你们老爷子回 来的，还有点事想问问。文满，先跟你打听打听吧， 听说你们祖上原先是那桐大学士家的包衣，你爹好 面子，我没敢当面问他。

**德文满** 你打听这干吗?

申绍山 头些日子我从晓市弄来一样东西，里头还刻着记号 呐……

德文满 (一怔)是什么东西?

申绍山 (从布袋掏出一个精致的铜香炉)你看，就是这玩艺 儿 。

德文满 (大吃一惊如触火炭)我，我没见过这玩艺儿 …… (迅 速将香炉塞进布袋)拿走，拿走，你快走!(向门口推 申绍山)

〔德大妈闻声上，呆呆地站在廊下。

申绍山 嗳，嗳，怎么了，怎么了，没大没小的……(无奈地出

门，下)

德文满 (闩住院门，回头看见了德大妈)嗳，你怎么又出来 了?

德大妈 我惦着你大哥……你再打个电话。

德文满 回去!(急上走廊将德大妈推入屋内，倒关上门，用

挂着的锁一扣，顺手从廊下抄起一把洋镐，随即俯仰 观测方位，以镐头敲地勘踏，在北房廊前一处小花坛

挖开砖土，拚命地往下凿，通通震响，小狗叫了起来) **德大妈** (拉开窗帘，推开窗户，惊讶地看着)文满，文满，你这

是干什么啊 ……

德文满 不干什么,我种花……你别看!

德大妈 (哭丧着脸)你发神经了 ……不在医院守着你哥，把 好好的花都拔了(在窗户和门之间来回跑，使劲摇 门)三儿三儿，你倒是要干啥呀!

德文满 (痛苦地扭曲着脸)妈，你这还不明白吗，我要钱，钱! 我要大把大把的钱!这地底下有钱，有钱，有钱!

**德大妈** (摸不着头脑)有钱?有钱……不能吧，不能 …… (急 忙隐入屋内，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

〔传来打门声，混混们在墙外嘶喊：“德文满，德文满， 你出来，还账!出来!”

德文满 (吃一惊，但未予理会，放下镐头，再回头观测方位) 十五月圆夜，金蟾挂楼台 ……没错呀，怎么回事呢



德大妈 (挣扎着从窗口递出一个绣花的旧锦囊)文满，文满 ……你别刨地了，拿着这个 …… 口袋里有你奶奶那 辈传下来的宝贝，也有我嫁到德家的首饰……你拿 去吧，拿去换钱!

德文满 (置之一笑)妈，你打着那口袋里有什么值钱的玩艺 儿呐，我上学那会儿就打开过了，3个戒指4对耳环， 银锁银链一个玛瑙坠子8块袁大头……加起来还不 够我那条狗的尾巴值钱!(使出更大的力气发狂地 刨地，小狗被惊动得又叫起来)

〔墙外又喊叫：“德文满，你出来!你别耍赖，你再不 出来就撬门了!”随之从墙外扔进来两个大鞭炮，轰

然发出炸响。

德大妈 (提着锦袋转到屋门，哀求地)三儿，我的祖宗；别刨 了，别刨了，外头有人闹事，要烧房子了……你让我 出来，开开门呀!(使劲摇门，撞击)

〔车站大钟打响11点，天阴下来，远处隐隐传来雷 声。

〔槌门和呼喊的声音。德仁贵突然在外面怒喊：“你 们这帮臭流氓想干吗，滚一边去，滚!”槌门声止，混 混们骂骂咧咧地四面散去。而后德仁贵扣门环：“开 门，快开门，我是你爹!”

〔德文满愣住片刻，无奈地扔下洋镐，去拔开门闩。

**德仁贵** (疲惫不堪地上，审视德文满)你说，你活得还像个人

样吗，招一帮野神野鬼在门外头嚎，嗯——(环顾院 子，发现情况，惊讶地过去察看被刨开的花坛)你这 是干什么?

**德文满**(嚅嗫地)我 … … 我种花。

**德仁贵** (转到廊下，看到屋门被锁，德大妈手提锦囊在流泪， 怒声向德文满)你说，你这是干什么,还把你妈锁起 来!(从窗台上拿钥匙打开门，将德大妈藏在身后的 锦囊夺在手上)你把这口袋拿出来干什么,你们究竟 想干什么!

德大妈 (吓得发抖)我……我没干什么……就是文高，文高 他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 …

德仁贵(心里已然明白几分，瞪着花坛里的土坑，将锦囊往 屋里一扔，奔向院子一把揪住德文满，吼起来)好小 子，你好大胆，你说，你想干什么!

德文满 (畏缩一步而后惨然地)爸，都到这份儿上了，您还铁

着心打肿脸充胖子呐……就刨去我的账不说，就打 着大哥能活过来，他的欠债30多万拿什么还?法院 发了传票，人躺在医院里，大嫂拿着值钱的东西跑 了，我好不容易搞了个对象眼看也保不住了 ……火 烧到眉毛了，房子您不让往外租，二姐她一毛不拔， 您说，您作为一家之主，您忍心看着咱们家破人亡 吗?您就不许我把老祖宗请出来救救咱们的灭顶之 灾吗!

**德仁贵** (气急败坏地 一 巴掌打去)你们这帮败家的贼，败吧， 造吧，造孽吧!

**德大妈** (慌忙隔开父子二人)别，别 ……

**德文满** (突然跪倒，哭腔)爸，你打吧，打吧……你打死我得 了!

德大妈 (哭劝)老爷子，有什么事你慢慢说，慢慢说，千万别 动手，要打你打我得了……孩子你起来，起来呀…… (把德文满拉到石凳上坐下)

**德仁贵** (喘息稍定，恼怒地)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老祖宗在地 下埋了窖，你说!

德文满 爸，我都知道多少年了，抽屉里那堆破烂里有一本拿 布套封着的老皇历，夹着一张红纸不是写着吗—— 乙亥年秘示后人曰：十五月圆夜，金蟾挂楼台，夜半 投影处，财宝地中埋。我，我号这个位置也号了好几 年了，我早就动过心眼儿了，我天天都在琢磨它……

**德仁贵** (吃惊地)啊——!

**德文满** 爸，您说句话，我该不该请老祖宗?您也是老消防队 员了，您说，房子烧着了该不该先救火?

**德大妈** (苦着脸)哎，仁贵，都这把岁数了，你就由他去吧，反

正咱也带不了走的，还是救文高要紧呀……嗯，你 说，文高他现在倒是好点了没有?

**德仁贵** (没好气地)还用问吗，不见好我能回来吗!

**德大妈** 哦，哦 …… (恍然)那敢情是有救了吧!(忙转身向枣 树合掌作拜，念念有词)

**德仁贵** (看着母子二人哭笑不得，跌足长叹)唉——咱德家 祖宗没干过缺德事呀，瞧你们这副德性样，不怕丢人 现眼!(悻悻然转向德文满)小子，你打着你爹是守 财奴，是铁了心让你们栽跟头是吧?我是消防队员 不假，我看得太透了，我压根儿就不打算让你们知道 这祖宗的秘密，更不能让你们把它请出来!多少的 人间祸福，大起大落我都见过了，早咂摸出滋味来 了。北京城里大栅栏、东安市场、高门大宅着大火， 你老子端着水龙往前冲过，地上破砖烂瓦趟过。万 两黄金，珍宝钻石，一眨眼都成灰了，那些财大气粗 的东家老板，投河溺井的不计其数。前门恒达号大 金铺着火，保险柜都烧透了，金子银子化成小烧饼似 的，帮着救火的过路人倒发财了，你老子愣是一个子 儿没捡。猪市大街庆云堂财主私宅，房子烧个精光， 我从壁柜里背出一个黑乎乎的肉团子，骨头都烤酥 了，怀里还抱着7个金元宝不撒手!人呀，活着一 口 气，死了一个屁，我从20多岁就明白了，什么荣华富 贵，高等享受，都是做梦。我早就悟出一段真言，安 份守己，知足常乐，非份之想莫有，不义之财莫取，站 在高处活得自在。你呀，也别当我是贪生怕死的混 蛋，这一片儿谁不知道我德仁贵，消防第一枪，爬高 上房，出生入死没含糊过。解放前社会局局长亲自

给我披红戴花，解放后连六届救火尖兵爱民模范。 就是有一样，我的奖状从来不往墙上挂，我把人生这 层窗户纸看破了，只留下一个观世台放眼世界，看芸 芸众生像玻璃瓶子里的活苍蝇，打个哈哈好多活几

*岁……*

**德文满** (不解)爸，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德仁贵** (板起脸)干什么!祖宗的东西不准你动。

**德文满** (强硬地)那，那也不能听您一人的呀，我把全家的人

都叫来，咱们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德仁贵** (怒)你小子敢闹事，别进这个门!

**德大妈** (惊慌去劝架)我的大祖宗，小祖宗 ……

**德文满** (看一眼响起的BP 机，急奔电话而去，恼怒地抓起话 筒)喂……你们想干什么,有这么催命的吗，我这不 是在想招吗……别做梦了，租房不行，给摩托车没 门，刨去折旧费也没欠那么多 ……

〔德仁贵听得心头火起，跑过去夺下话筒，刚喊了 一 个“喂”字，德文满按断话键，迅速下廊，奔向杂屋， 下 。

〔杂屋内传出狗叫声、人声和搬动杂物声。俄而德文 满挟着一个狗在里面叫闹的纸箱，上，径直走向门洞 外，将箱子煞在摩托车后座，起动驰去，下。

〔老两口目瞪口呆。 〔德文珠自院门上。

德大妈 哎，文珠你回来了，你大哥怎么样了?

德文珠 妈，算他命大，中毒不深，大夫说下午没事就能接回 家来了。

德大妈 (哭起来)呜 ……

**德文珠** 妈，你别这样。

**德大妈** (擦眼泪)谁在那儿看着文高呐?

**德文珠** 他们同事的在那儿看一会儿，我这不回来叫文满去

换班吗，我还有业务急着跑呐。 **德大妈** 这文满，文满他驮着小狗走了。 **德文珠** 驮着小狗走了?

**德仁贵** 这兔崽子好不是东西了!拿那个、那个追星族去顶

赌账，还，还敢跟我滋毛……

**德文珠** 爸，你别急，咱们进屋说去。嗯。

**德大妈** 嗳，嗳……(说着，转身去整理枣树下的香火，作揖礼 拜 )

**德仁贵** 迷信这个，傻不傻!

**德文珠** 算了算了，算了……(劝说，连拉带扶，3人同下，进北 屋 )

〔车站大钟传来打半点的声音，天色晦暗，雷声渐强， 沉闷而杂乱的市声起伏躁动。

〔欧日华穿着牛仔装，手提密码箱风尘仆仆地上，四 顾无人，观察已掘开的花坛和香火，走近杂屋呼了两 声“追星族”,而后将密码箱置于就近的石凳上，在水 管下洗脸。

**德文珠** (上，压低声音)哦，欧先生回来了，顺利吗?

**欧日华** 还可以吧。(拧着毛巾走过来)令兄脱离危险了吗? **德文珠** 我刚从医院回来，大夫说下午可以出院。

**欧日华** 那就好了，不要紧了。(靠近)嗳，这屋里的小狗怎么 不见了?

〔德文珠与之耳语数句。 **欧日华** 噢 —

**德文珠** 没办法，全家就只剩下我一个明白人了。本来今天 上午还要去批货的，去不了了，要照顾两位老人。

欧日华 (毛巾搭在肩上，开密码箱交钱款和单据)货款一万 三千六百元，空车回程给当地人拉了车蔬菜，运费5 百，给司机1百，剩4百，合计一共交你一万四千元， 请老板点点数。

**德文珠** (意外地)你的生意经不错呀，怎么揽的回头运输?

**欧日华** (笑)腿多跑一点，嘴勤一点，脸皮厚一点，没有问题 的 。

德文珠 那4百元额外收入你拿 一 半 … … (抬头见其额上有 泥点，拿起毛巾去擦)别动，这儿有点土，头发也脏 了 。

欧日华 我帮农民装蔬菜弄的吧，要不然他们不用我的车嘛。 至于额外收入，我是不会要的，你已经给我工钱了 么。

德文珠 (思考片刻，改换口气)欧先生，你很能干，也很忠厚，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提出一个建议，不知你 能不能考虑。

欧日华 老板请说，不要客气。

德文珠 (掸完欧日华的头发，将毛巾递回)我建议我们长期 合作，共同努力开创一番事业。

欧日华 (暗自发笑)不知老板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德文珠 (感慨地暗示)我失去过不少机会，正像俗话说的，可 遇而不可求。我曾经有一位朋友，中学的同学，头脑 特别灵活，很能吃苦耐劳……可惜得很，当时我们都 太年轻，互相捉迷藏，后来就莫名其妙地分手了。真 是奇怪，你的言谈举止，很像那位同学，甚至比他还

强。当然，经过岁月的磨炼，我现在也变得更加成熟 了，我很想把以前的损失找回来。

**欧日华** 我理解小姐的心情，也同情小姐的处境。

德文珠 (坦率地)那就……那就让我们做长期的伙伴吧。 欧日华 多长的期限，恐怕要订个雇用合同吧?

德文珠 这就是说——无限期的伙伴，终身的合同。 **欧日华** 老板，我可是南蛮子里头的穷光蛋。

德文珠 (微微作色)欧日华，你别拿我当傻丫头。你的做派 和言谈话语，都说明你不是一般的人。昨天我就怀 疑你的包里有台大哥大，今天上午我又给你们老家 工商局打过长途。既然想跟你长期合作，我不会愚 蠢到引狼入室!

欧日华 (一怔而后笑)文珠小姐，你是一位胆大心细的商业 人才，跟你那位大哥截然不同。

**德文珠** (淡然冷笑)伙计，你说实话吧，玩的什么阴谋诡计?

**欧日华** (郑重地)那么好了，既然小姐识破了我的伪装，我们 就不妨真诚相见。劳驾请你把老太爷请出来，我有 大事相求。

**德文珠** 用不着，你跟我说吧。

**欧日华** (诚恳地)我说二姐，按照我们的惯例，必须尊重长者 的意见。

〔德文珠携密码箱下。进北房。欧日华看看天色，听 听雷声，点燃香烟，紧张思索。德文珠陪同德仁贵 上 。

**欧** **日** **华** (施礼)德大爷您好，惊动您的大驾，很抱歉。我在府

上住了一夜，发现一些重要情况，不知道该不该说。 **德仁贵** 说吧。

**欧日华** 您这所房子很老了吧?

德仁贵 敢情，一百多年了。我父亲的太爷爷当年给清朝大 学士那桐大人保管文书字画40年，没长一条虫子没 丢过一张纸，临了大学士把他招待客人的别馆赏给 太爷爷养老，就是这所房子。 一共13间半不够14 间，也没有出赁收租，不算房产主，历次运动、文化大 革命就蒙混躲过去了。

德文珠 (插话)反正呀，也老是敲打我们来的，红卫兵把大字 报都贴到门上了。就因为我爸是消防尖兵为人正 派，没敢动真格的。

**欧日华** (严峻地)德大爷，我仔细看了看您的房子，恐怕要出 大问题了。

**德仁贵** (一愕，笑笑)是，下雨有点漏。

**德文珠** 何止漏呀，刮大风就有点晃，咯吱咯吱的响。 **欧日华** 何止是响呀，眼看就有倒塌的危险。

**德仁贵** (一惊)唔……不能呀，这老房四梁八柱都是上等好 料，结实得很。

欧日华 (坦率而自信地)大爷，我讲的可是实话。我发现有 不少柱子的内部可能朽了，或者是让白蚁给蛀空了。 房子的地基出现不均匀下沉，墙体内部侵蚀也相当 的严重。这样一来，梁柱的结合榫部就会松动， 一旦 受到强烈的外力作用，很快就支撑不住整个棚架的 重量。

**德文珠** (颇觉吃惊)嗳，你好像很内行么。

**欧日华** 二小姐，我在大学学的是城市规划，在建筑部门干过 几年。

**德仁贵** (惑然)哦，哦……我说欧师傅，你说的这些个大毛

病，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欧日华 (语气双关)德大爷，那是因为您天天在这个封闭的 环境里活动，早就习以为常了，所以听不见结构松动 的响声，也看不见房屋内部的裂缝，这就好像一个自 信很健康的人不相信自己有病一样吧。

**德仁贵** 这房子可是隔个十年八年就修一次的呀。

**欧日华** 不错的，这房子确实是修缮过很多次了。可惜请来 的都是一些糊涂工匠，也不管你的柱子是否腐朽，只 知道一层一层地往上抹油漆；他们也不测量你的墙 体是否倾斜断裂，只管在墙外面一道一道地抹灰，外 表看起来顺眼就行了。这就像一句成语说的，虚有 其表罢了。(将德仁贵请到柱子和墙根下，用手比划 并敲击)您听听这声音，油漆和涂料起码有一厘米 厚，里边的木头已经糟了；这块灰浆更厚，可能有5 厘米，已经脱离墙面，完全是空鼓。

〔德仁贵颇觉惊疑而恐慌，但不说话。 **德文珠** 欧先生，依你看该怎么办呢?

**欧日华** 挽救这所房子，需要落架大修，重新翻盖，当然，观世 台一定给您保留 ……

**德仁贵** (大惑不解)你这是什么意思?

**欧日华** (换一种口气)大爷，我首先得向您谢罪，拐了 一个大 弯，乔装打扮登堂入室，是我打算给您翻修全部房 屋，不但免费，还要给您提供高收入，让您顺利渡过 眼前的难关。

**德仁贵** 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欧日华** 我 想我现在可以自报家门了，(掏出两张名片分别奉 上)我们快顺联运公司是和香港资本合营的，我担任

中方经理驻北京已经3年了。敝公司现有美国灰狗 式大客车120辆，已经在广州、上海开通6条线路。 北京是高速公路的辐射中心，当然是必争之地。目 前一切运营手续基本办完，就缺一个理想的售票处， 董事会就看中您这块宝地了。我们决心不惜代价与 您合作，满足您的要求。

**德文珠** (活跃)你有具体方案吗?

**欧日华** 有。后三排房屋和院子，重新翻修还归你们使用，只 把临街南房租给我，可以打一个隔断免得打扰你们 的日常生活。除了给您30万元合同押底之外，按年

租50万元支付，大爷意下如何? **德文珠** (沉吟)爸，我觉得可以考虑 ……

德仁贵(突发冷笑)哈哈，欧先生，你们南边来的人，我看有 点得寸进尺不知高低了。你们做买卖发了点小财， 多少有点小能耐，也还不至于拔份到那个程度，想占 哪块地就占哪块地吧?乔装打扮登堂入室，欧先生， 闹半天你这是设圈套要算计我呐，哈!

欧日华 老先生言重了，我们公司的每一个项目，都考虑双方 有利，而且优先照顾对方的利益。就拿已经办成的 事业来说，都很客观地衡量，北京的地理条件好，但 是财力不足，人员不善经营，而我们拥有雄厚的资金 和比较熟练的运作技巧。假如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这不是很理想的合作关系吗。

德仁贵 (冷冷地)这一套我听得多了，只要是租房的都那么 说。欧老板，我就告诉你一句真言，咱们两下里认的 不是一个理。你们除了钱还趁什么,别以为财大气 粗就能买下前门楼子!金银财宝我见过， 一哈腰就

能捡起来装兜里我还看不上呐。得亏你还没忘了我 有那么个观世台，这就是一种心气，一种……一种精 气神，不像你们只从钱眼里看人，我也压根儿就不打 算跟买卖人在钱财上过手。老板掂量过吗，天安门 在哪儿，中南海在哪儿，最高的旗杆立在哪儿，全国 最长的那架消防云梯又在哪儿?先说天后说山，海 子城门骆驼象，你挑大个儿的说，我们的个儿也不 小，你也琢磨琢磨，并不是什么都能拿钱买了。

欧日华 德大爷，我感觉到您的精气神了，很钦佩您的光明磊 落和道德人品。可是我们的一番苦心也是为您着想 呀，难道您一点也不考虑眼前的现实吗?即便您的 大公子平安归来，经济纠纷怎样解决，您不担心法庭 相见一纸判决有损您的尊严?您的小公子闲散在外 坐吃山空，您不希望他走上正道成家立业?您的房 子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它还能凑合多长时间?难道 您真的不想尽快告别忧愁走出困境，掌握经济实力 重整美好家园，享用您应得的福分?

**德文珠** (意欲插嘴)爸，你听我说 ……

德仁贵 (挥手止之，忍着隐痛)祖先给我一寸土，我就享这寸 土的福份!你们说出个大天来，我有一定之规，租房 免谈吧 …… (感情地)百年的产业啊， 一砖一瓦一撮 土，都是心肝上的肉，它陪着我从吃奶到退休，生于 此长于此老于此，遮风避雨冬暖夏凉，我对它的情义 太深了，深不见底!哪个朝哪个代，日本鬼子、红卫

兵都毁不动它，怎能毁在自己手里，拉下我身上一块 肉扔给外人?别说是50万了，500万我也不租，不 租!

**德文珠** (严峻地)爸，您……您认真思谋过咱们家现在的处 境吗，您了解大哥吃官司的真相吗?

德仁贵 (惨然)闺女，牙掉了咽肚子里，胳膊折了掖袖子里， 万不得已……万不得已，船破了有底，瘦死的骆驼比 马大，鸡窝狗窝，我得给你们留下一个老窝!

**德文珠** 你没瞧见全北京都在拆房，只怕是留得了今天留不 了明天 ……

〔僵持之际，德文满没头没脑地哭闹着上，撞进院子 一屁股坐在地上，连声喊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乱蹬乱蹦，像幼儿园的顽童放肆撒泼。众人都怔住 了 。

**欧日华** (上前拉劝)兄弟怎么了，怎么了 ……

**德文满** (哀号)噢……给我一瓶敌敌畏，敌敌畏 …… **德文珠** (厉声)嚎什么!说，怎么回事!

**德文满** 我不活了，噢……这帮丫挺的把我的摩托车给扣下 了，逼着我要把房子租给他们办托运站……哎呀，我 的本田啊，我的本田，才跑了不到1万公里呀，我的 本田 ……

**欧日华** 兄弟，你别哭，别哭……你起来，我跟你一起去把车 要回来。

德仁贵 (怒声喝住)谁也别去!(顺手从石桌上拿起那个棕 色敌敌畏瓶子递过去)你喝，你喝!你喝完了我放鞭 炮，我大摆筵席开庆祝会!

〔德文满突然一骨碌爬起来，奔入厨房，手提一把大 菜刀向院门冲去。

**德文珠** (喝叫)你站住，站住!

**德文满** (乱吼)我……我宰了他们，回来就喝敌敌畏!(推开

众人跑下)。

〔德文珠和欧日华追到门洞，德仁贵气得丢下瓶子， 瘫在墙边，扶着墙角说不出话。

**欧日华** (拦住德文珠)你别去，照顾一下老人，我去把他的摩

托车赎回来。(急跟下) 〔雷声渐强。

**德文珠** 爸，要下雨了，您进去吧，嗯。

**德仁贵** (赌气)我不进去!你别管我 … …

〔随着一阵雷声，商玉萍脸色惨白从院门上，见状打 住脚步，低下头。

**德仁贵** (发现她，怒目而视，颤颤地一步一步地逼去)你 …… 你……你……你是人吗，你还有脸进这个门吗 ……

商玉萍 (手足无措，步步退缩)爸……我，我哪儿知道要出事 呀，都是文高的主意，是文高要我暂时躲一躲的呀 ……是我们的同事今天上家来告诉我的，说有个电 话找我……那文高，他现在在哪儿?

**德文珠**(以眼色暗示)玉萍，你快走吧，文高在急救中心呐， 快去看看，快去吧。

商玉萍 (愧不成声)嗳，嗳……是我不好，我糊涂了……我这 就走，这就走……(从手袋里取出一个信封)这，这是 法院送到我们单位的，文高的事要我到庭取证，你们 看看吧，嗯。(将信封放在就近的窗台上)哦，还有， 还有一个叫大进乡信用社的，给我打了电话，说有一 张文高用房屋抵押借款的字据在他们手里，还说两 天之内不还钱就来封门。哎呀，把我吓得直哆嗦， 我，我这不特意来送个信吗。

**德仁贵** (大惊)你说什么?谁把房屋抵押了?谁!

商玉萍 (苦着脸)爸，那可是没有我的事呀，文高，文高他还 该着我们娘家好几万呢……您拿我出气，我找谁说 理去呀。

**德文珠** 行了，你走吧，快走呀!

**商玉萍** 爸，妈，二姐，我先走了，你们快想办法吧!(愧惧而 去，下)

德仁贵 (懵然)啊，啊……(呆呆地拿起信封抽出信函看 一 眼，怔住了)你们，你们全都瞒着我呀，把我给卖了 啊 !

〔雷声隆隆，风雨骤至，情景凄凉。

〔欧日华淋着雨气吁吁地上。 **德文珠** 欧先生，怎么样呀?

欧日华 (摇头)哎，刚见到那伙流氓正在打架，就让派出所把 所有的人，连带东西全收走了，我解释半天，没有用。 〔众人一惊，目瞪口呆。

**德大妈** (上，出现在房门口)你说是谁?是文满让警察抓走 了 ? 哎 哟 !

**欧日华** 大妈，你千万不要着急，我来想办法。

〔随着一个大劈雷，特大的狂风挟着暴雨猛然袭来， 房屋动摇，格格作响。

〔德仁贵蓦地推开德文珠，发疯似地跌跌撞撞跑向梯 口，爬上观世台。

**德文珠** (惊呼地跑去)老爷子，你下来，下来! **欧日华** 大爷，危险呀，危险!(跟过去)

〔德仁贵在观世台用手比划一下，喊了一句什么,又 踉踉跄跄地爬下来，被德文珠和欧日华扶住。

〔又一阵狂风，观世台突然歪斜。接着轰然巨响，东

北角部分后墙倒塌，电闪雷鸣。

**德大妈** (吓得跪在走廊)老天，枣树爷爷，行行好吧，救苦救 难吧，别刮了，别下了……

〔德仁贵看一眼倒塌的墙和倾斜的观世台，猛然挣扎 着抄起铁镐。

德仁贵 (跪倒在当院呼喊)祖宗，我对不起你们了!子孙不 肖，家道败落，要修房子，要还债，要救人，要活命 ……万不得已，万不得已呀!

**德文珠** 爸 !

**欧日华** 大爷，你躲躲雨吧!

**德仁贵** 别管我!(怒吼一声，在狂风暴雨中奋力挥镐，向花 坛旁的另一个位置锄下去……突然身子一歪，失去 平衡)

**德大妈** 仁贵!

**德文珠** (大惊失色)哎呀，不好 …… (与欧日华同时过去搀 扶 )

德仁贵 (顽强地立起，摇摇晃晃地排开二人)扶什么,我自己 能走，躲开……(神志不清地)躲开，闲人躲开……没 看见吗，着火了，着火了……伙计们跟我上呀，2号高 压水枪往西，断火路打隔离带……3号上云梯赶火头 ……干粉喷枪跟上，跟上 …… (挣扎着被强行搀向廊 下)着火了，着火了，伙计们上呀……

〔德文珠与德大妈扶德仁贵同下，屋内声音渐弱。

欧日华 (在廊下仰望雨势渐小的天空，稍稍思索，拨电话)

喂，驻京办事处吗……我们的法律顾问陈律师在吗 ……回来让他马上跟我联系，想想办法去派出所保 一个人，还有一辆摩托车……嗯，你向董事长转告一

下，进展不太顺利……现在还不能撤，这是关键时 刻，坚持下去可能就成了，一撒手可能就飞了……我 还是那十六个字嘛，“随机应变，风险难免，谋事在 人，成事在天”。好，就这样。(挂机)

〔汽车声响，许亚仙持雨伞提密码箱自大门口急上。 许亚仙 (讶然观望院内情景)欧先生，请问你看见德文满了

吗?

**欧日华** (下到院中)德文满呀，因为欠债跟流氓打架，让公安 局拘留了。

**许亚仙** (懊然跌足)哎呀——该死，晚了一步!

**欧日华** (微妙地)许小姐不必遗憾，咱们打个平手，零比零。 **许亚仙** 怎么了?

**欧日华** 这德家的门太厚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根本撬不 动，何况小姐?

许亚仙 (略略徘徊，叹一口气)哎，白费劲。(自嘲地)赔了脸 蛋浪费表情，小少爷，别怪我无情无义，再见吧。欧 先生，后会有期。(快快而去，下)

〔欧日华狡黠地一笑。在复起的市声中车站大钟乐 音悠然，开始打点。

〔 幕 落 。

**第** **四** **场**

〔时间——第一场的翌日下午。

〔幕后传出自弱而强的金属撞击声。幕启，天色微 暗，市声喧闹。德家院子布局如前，各屋房门虚掩窗 帘垂蔽，墙头和房顶危破处临时用旧苫布和简单支 架遮挡加固，一些家具什物从屋内搬出暂存于廊下， 院子堆积着挖出的砖头和灰土，显得杂乱无章，一派 凄凉败落景象。惟德文满那辆摩托车斜支在石桌 旁，颇为刺目。

〔钟声打过3点，欧日华和德文珠在离花坛较远处用 铁槌打钎，发出“咚咚”的共鸣声。

欧日华 (平静如常)这是第6个控测点，估计已经找到了。 (贴耳在钎杆上轻敲试听)下面大概是个水缸，埋得 很浅。

德文珠 怎么会在这儿呢?

欧日华 十五月圆夜的天文位置是变化的，观世台的投影不 止一个点，必须逐段控测才能定位。

德文珠 哦，怪不得他们都找不到，只好硬着头皮请你帮忙。 (思忖，感到为难)老欧，假如挖出足够的财富，你又 作何打算?

176·

**欧日华** 我想过了，只要小姐不炒我的鱿鱼，继续给你打工。 **德文珠** (愕然)你开玩笑吧，经理先生。

**欧日华** 不开玩笑。

**德文珠** (恍悟)我明白了 … … (动情地握住欧日华的手)老 欧，我跟你走，无论天涯海角，去履行我们的终身合 同 。

**欧日华** 二姐，大局未定，现在还不到走的时候啊。

**德文珠** (毅然)假如……不管怎么样，我可以要求分家，坚决

把南房的户头拿过来归我们使用，行不行?

**欧日华** 这是下策，必然引起内乱，绝不可行。 **德文珠** (惑然)我想不出你究竟打什么主意。

**欧日华** (笑)等待时机!请看这条大街两边都改成了铺面， 只有你们德家破旧的院墙还在苦苦支撑，就好像汪 洋大海中的孤岛，风雨中的一叶孤舟。正如我们老 乡孙中山先生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我想北京人还不至于勇敢到想退回 到周口店山顶洞去吧。(认真地)二姐，拜托了，该干 什么你安排吧。

德文珠 (领会地点头，到廊下去敲窗户)爸，妈，你们出来一 下，那个窖找到了。(环顾呼唤)嗳，你们都出来一 下，到院子里来!

〔众人在各自窗口略晃一面，纷纷开门，上。德大妈 扶着似已突然变得衰老、步态迟滞、拄着手杖的德仁 贵；商玉萍搀着脸色苍白、神色茫然的德文高；德文 满低着头，沮丧地坐在台阶上。

欧日华 (恭敬地)大爷，您吩咐的任务我完成了。暂且回避 片刻，以便府上家事自理，请二姐带您过目吧。(客

气地向众人致意，出院门，下)

德仁贵 (在德文珠指引下看一眼铁钎位置，百感交集，颠颤 颤地走到院中，郑重其事地)你们兄弟姊妹都听着， 我今天上午栽了一个跟头，浑身发软，气短胸闷，睡 一觉也没见缓。我觉出来了，我老了，早晚是一把 灰。早晚也得让你们知道，院子里有个窖，我住那屋 的夹墙里有个香炉，还有这所破房子，刨去这些，没 有值钱的东西了。本来我一样也不想动，从你们太 太爷爷往后好几辈人也守住了。“忠厚传家久，诗书 继世长”,这是老年间大门口的对联，没想到咱们这 一茬人扛不住了，心疼也罢，惭愧也罢，要做一件对 不起祖宗的事了。那个宣德炉，是太太爷爷当年奋 不顾身拦住惊马救了大学士，上奏朝廷表功赏赐的 传世之宝，那是杀头也不能舍弃的。为了解救眼前 的燃眉之急，就只好动这个窖了。你们可是都听明 白了，听到心里去，落到这个份上，不但我德仁贵没 有脸面，连祖宗的脸也丢了，我想哭那眼泪都是冰凉 的啊!往后的道儿怎么走，你们好好想想吧，特别是 你们兄弟，是有血有肉的北京汉子，好好想想吧，想

想吧……(悲伤语塞) 〔众人黯然无声。

**德文珠** (拭泪)爸，您冷静点，保重身子要紧呀。 **德仁贵** (振作起来)关上大门，动手吧，往下挖!

〔德文珠去关大门，德文满拿起铁锹，在众人的围拢 下迅速挖土，发出声响。

**申绍山** (在外面敲门)家里有人吗?

〔德仁贵一怔，未予理会，示意继续挖掘。随着“咚

咚”的闷声，德文满趴着揭开一块青石板，抛出几把 石灰。众人蹲下窥看。

德文满 (往下掏)有了，是个瓦缸，有个朽木匣子，盖子也活 了……我够着了，是个口袋!(提出一个沾满锯末和 石灰的皮袋子)

〔众人以急切神态注视放在石桌上的口袋。德文满 解开绳子，先取出一块破旧不整的黄绢，而后将口袋 倾倒，哗啦啦掉下一堆绿锈斑斑的铜钱，众人看呆 了 。

德文珠 (随手拿过黄绢，小心地展开)哟，这上头还写着字呐 ……(沉重的声调)“告我子孙，此地无银，发窖之日， 家道败落；大钱一百，聊度饥荒；再光门户，有待贤 才!”

〔众人瞠目结舌。

申绍山 (在外面使劲敲门)我说你们闹腾什么呀……我是申 爷申绍山，让我进来吧!

〔德大妈颤颤地去开门，申绍山仍提着那个布口袋 上，惊愕地看着现场，似有所悟。

**德文珠** 申大爷，你是古董行家，你过来看看，这值不值钱呀? **申绍山** ( 捡视铜钱)这青铜玩艺儿么,按1795年划线，乾隆 皇上以前的才值钱呐，您这堆活儿里一个也没有。

(神秘地笑笑)我这儿倒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好像是 府上老年间的存货(从布袋里出示)这个宣德炉内胆 刻着那桐大学士的雅号和大清帝国内务府的字码。

**德仁贵** (大惊失色)我，我一直藏得好好的，它，它怎么到你 手里了!

申绍山 从晓市淘唤来的，原价一万二，能卖80万。

德仁贵 (绝望地)完了，全折腾光了 …… (以手杖连连猛击地 下和摩托车，继而抡起来往德文满等人身上打过去) 你们好仁义，好仁义啊!

申绍山 (挡住手杖)德子，君子成人之美，燕赵古人之风—— (捧起香炉放在德仁贵手上)完壁归赵，拿去换钱以 解燃眉之急!

德仁贵 (扔下手杖，如获至宝，抱在胸前像疯子一般又哭又 笑)不——不!嘿嘿……嘿嘿……我的，我的命，卖 什么也不卖它，不卖，不卖!

**德文珠** (机智地与其他人交换一下眼色)爸，就着大伙都在 这儿，租房的事，您说句明白话!

〔德仁贵抱着香炉如一尊静止的塑像。

〔汽车声响，欧日华衣冠楚楚，挟着公文包上，进门站 住 。

〔钟声浩荡，音乐响起。 〔幕徐落。剧终。

**战地玉人魂**

王 俭 ( 执 笔 ) 林 荫 宇



王俭，男，空政话剧团编剧，代表作品有：话剧《雪峰恋》、 《特殊军营》、《大漠魂》等多部。

林荫宇，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著名导演，曾导演过话剧 《捉刀人》等。

人 物 表

冷杉 — — 女，二十五岁，东北抗日联军某部队长。 张翠娥——女，二十三岁，抗联战士。

苏秀云——女，二十一岁，抗联战士。 杨巧巧——女，二十岁，抗联战士。

安顺姬——女，十六岁，抗联战士。

尤里 · 弗拉索维奇 · 瓦西里也夫——男，四十岁，苏联 红军某部准尉。

奥尔加 · 阿佐夫斯卡娅(爱称：奥丽亚)-- 女，二十 岁，苏军 中士 。

伊利娜 · 卡日波娃(爱称：伊拉)——女，二十二岁，苏军 下士。

肖明娜(单称：肖)——女，十五岁，苏军列兵。

**时** **间：**距今约五十年前，乱世之秋。

**地** **点：**反法西斯战争东西主战场——中国；前苏联。

〔空旷的舞台，一个沉寂的角落。 一缕光束投下朦胧 的月色，笼罩一座石碑。碑上没有墓志铭。碑前燃 烧着一簇长明火。火炬燃烧了半个世纪，无时不刻 地守着这座石碑。

〔从东方走来一位现代中国士兵，从西方走来一位现 代俄罗斯女兵，她们一副仪仗兵的军容，迈着正步， 分别走向长明火，来到墓碑前，肃然起敬，庄严地行 军 礼 。

〔长明火陪伴着无名碑，推向纵深处。触发天幕一片 火光，燃遍了整个天地。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和聂耳的《义勇军进 行曲》先后奏响，在历史的空间回荡。

〔雄壮的旋律中迸发出激烈的枪炮声。

〔中国某地。烽火熊熊，硝烟弥漫。

〔抗联女兵们冒着枪林弹雨，英勇地冲锋陷阵，奋起 突围，倒下，前仆后继。

〔激战之后，死一般的沉寂。

〔血泊中挺起一位抗联军人的身躯，他是冷杉，脸膛 黝黑，目光冷硬。他扑向一位战友，摇撼着，那人已 牺牲；他又爬向另一个躯体，轻轻闭合那死不瞑目的 眼睛；他强忍悲痛，紧握枪杆，支撑着站起。

冷 杉 (嘶哑而有力地)抗联五军一师妇女团集合! 〔战地静默。

冷 杉 抗联五军一师妇女团集合!

〔沉寂。冷杉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照着名单，面对

倒在血泊中的女兵们呼唤着。 冷 杉 刘桂香!

〔无人应答。 冷 杉 沈招娣!

〔无人应答。

冷 杉 (声音急切而颤抖)张翠娥!

〔“到!” ——终于传来一声喑哑的应答。

〔冷杉急迫地寻找着，看到从血泊中挣扎出一个女 兵，她是张翠娥，撑着枪杆站起，一阵腹痛袭来，紧捂 着微微隆起的腹部，踉踉跄跄。

冷 杉 (赶紧去搀扶)你受伤了?

张翠娥 (摇摇头)肚里的孩子，在挥拳头踹脚，恨不得出来报

仇呢!

冷 杉 (惊诧)你怀着孩子?

张翠娥 (打量他)同志，你是 …

冷 杉 我叫冷杉，指挥部派我带小分队来接应你们!

张翠娥 (一把握住他的手)冷队长!我们妇女团去追赶大部 队，没想到中了鬼子的埋伏，多亏了你们来救援!小 分队的人呢?

冷 杉 (沉重地)都牺牲了! 〔张翠娥怔住。

〔冷杉继续寻找，呼唤。赵秀芝!

〔无人应答。 冷 杉 朴美善!

〔无人应答。 冷 杉 苏秀云!

〔仿佛一缕游丝—— “到!”

**张翠娥** (急切寻望)苏秀云?她还活着!

〔从坡下爬出苏秀云，她披头散发，军装已破碎，露出 里面那件鲜红的织锦缎绣花袄，颤颤巍巍地站不起。 〔冷杉跑过去，将她扶起。

**苏秀云** (急忙迎上)翠娥!你肚子里的孩子 ……

**张翠娥** (态度生硬)只要我不死，孩子就能活着 〔冷杉继续寻找是否还有生还者。

**苏秀云** (悲伤地哭泣)姐妹们都……死了!

冷 杉 哭天抹泪的干啥?抗联战士流血不流泪! **张翠娥** 就剩我们俩了。

冷 杉 只要还剩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要战斗到底! 〔张翠娥和苏秀云坚强起来，立正：“是!”

〔冷杉走过去，拿起牺牲者的大刀，插在背后。又抱 起一挺机枪。

〔张翠娥抹去脸上的血迹，捡起几枚手榴弹，揣进怀 中 。

〔苏秀云受到激励，擦干泪水，也跟上前，从死去战友 手中抽出一把驳壳枪，插在腰间。

冷 杉 (坚定地下令)跟我走，追赶大部队去! 〔张翠娥和苏秀云正欲跟随冷杉而去。 〔突然，从户堆里飘出一声婴儿的啼哭。

〔冷杉不由地大怔。 冷 杉 (惊诧)哪来的孩子? **张翠娥** 是杨巧巧的!

〔他们急切返回，扒出那个幸存的女兵。

〔杨巧巧缓缓爬起，她手里握着枪，身后背着襁褓。 **苏秀云** 巧巧!你没伤着吧?

**杨巧巧** (迫不及待地解下襁褓，察看婴儿，松了口气)菩萨保

佑，没伤着俺闺女! 〔婴儿啼哭声切。

杨巧巧 (紧抱着襁褓，疼爱地拍哄着)妞妞，甭怕，有娘护着 你呢!

〔冷杉望着这三位劫后余生的女兵，百感交集，竭力 抑制着心潮。

冷 杉 抗联五军一师妇女团集合!张翠娥! 张翠娥 到 !

冷 杉 苏秀云! 苏秀云 到!

冷 杉 杨巧巧! 杨巧巧 到!

〔杨巧巧将裰褓背上，端起枪，和张翠娥、苏秀云站到 了一起。

冷 杉(目光刚毅)虽说只剩下三名战士了，可你们就代表 着整个妇女团!跟我走吧，去追赶大部队，参加反扫 荡的黑山行动!

〔她们坚强地响应：“是!” 冷 杉 (振臂 一挥)出发!

*〔切光。*

二

〔前苏联某地。

〔一束追光中，瓦西里也夫急促跑上，他挎着冲锋枪， 攥着一截降落伞，神情严峻，操起电话疾呼。

瓦西里也夫 喂，喂!政委同志，我是准尉尤里 · 费拉索维奇 · 瓦西里也夫，有紧急情况报告!

〔政委的声音：“瓦西里也夫，你那儿会有什么紧急情 况?难道是哪个女兵要生孩子了?”

瓦西里也夫 不，我发现了敌情!在驻地附近的林子里，发现 了 一截降落伞!德寇的伞兵潜入到我们后方来了! 来了几个还不清楚，估计敌人要去破坏那座铁路桥! 政委同志，快派部队来吧!

〔政委的声音：“可是护桥部队去抢修东线的铁路了，

要到明天早晨才能赶回来!” **瓦西里也夫** 那怎么办?

〔政委的声音：“准尉同志，立即带领后勤服务队去树 林搜索!”

瓦西里也夫 可那都是些妇女同志呀!

〔政委的声音：“只能这样了!你们马上出发，搜索树 林，牵制住敌人， 一定要坚持到拂晓前，守住铁路

桥!”

瓦西里也夫 可是政委同志 ……

〔政委的声音：“准尉同志，别婆婆妈妈的了!”

瓦西里也夫 不是我婆婆妈妈，后勤服务队尽是些个婆婆妈 妈!她们只会洗洗涮涮，唱唱跳跳 ……

〔另一表演区，依稀可辨女兵们的身影。她们在林中 晾晒着军服，甜美的歌声隐约可闻：“正当梨花开遍 了天涯 …… ”

〔政委的声音：“别啰嗦了!难道眼看着敌人去炸毁 铁桥吗?情况紧急，你们行动吧!”

**瓦西里也夫** 是!(撂下电话，嘟哝)是什么呀?难道让那些 个女人上战场、打敌人?扯淡!(直摇头，又攥紧拳

头一挥，果断地)还是瞧我的吧! 〔瓦西里也夫磨拳擦掌，匆匆跑下。

〔白桦林中。

〔甜美的女声合唱在林中穿梭：“河上飘着柔曼的轻

*纱……"*

〔树木间纷纷晾挂着军服和绷带，陆续探出了苏军女 兵美丽的脸。

〔金发辉煌的是伊利娜。她体态优美，婷婷玉立，热 烈奔放的激情掩盖着内心深处的感伤。

〔黑发乌亮的是肖明娜。她文静，纤弱，黑晶晶的眸 子里，闪着少女的纯真。她端着满满一盆军服，累得 直不起腰 。

〔伊利娜连忙上前相帮。

**伊利娜** ( 怜爱地)肖明娜，歇歇吧!瞧你，小手都冻僵了。

(攥起肖明娜的双手，揣进自己怀里温暖着)

**肖明娜** (感触地)真暖和，就像妈妈的怀抱……

**伊利娜** 肖，你干嘛不回中国去?回到你妈妈身边多好啊!

**肖明娜** 妈妈说，中国也在打仗，和苏联一样，在打鬼子，打的 是日本鬼子，已经打了好几年了……

**伊利娜** 中国女人也参加战争吗? **肖明娜** 我妈妈说 … …

〔她想说什么,却一句也说不上来，默默地抽出手，将 挂在胸口的一只玉环举到眼前，充当望远镜，眺望 着。

肖明娜 (喃喃)妈妈，中国女人也上战场吗?我虽然穿上了 军装，却不会打枪，只是为前线的战士洗军装。每天 都要洗好几堆呢!那些军装和绷带上的血，都快把 这条小河染红了!我昨天晚上缝补一件军衣，那上 面有二十八个枪眼儿呢……

〔她说不下去了，一头倚在伊利娜的肩头。 〔伊利娜替她轻捶着腰。

肖明娜 伊利娜姐姐，你真好!(忽然想起什么)哎，奥尔加 呢?怎么还不见她的人影儿?

伊利娜 (一愣，装糊涂)呃，是呀，奥尔加去哪儿了?

肖明娜 (神秘地)我知道!昨天半夜醒来，我发现奥尔加偷

偷跑出去，钻进树林了!

**伊利娜** 噢?你可千万别对人说呀!

**肖明娜** (不解)为什么?奥尔加到树林里去干嘛? 伊利娜 ( 回避地)呃，这……谁知道呢。

〔奥尔加跑上，她一头红发，稳重而机敏。拎着一双

靴子，急促赶来。气喘吁吁，惴惴不安，似乎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隐秘，蹑手蹑脚地走到一旁，欲躲避别人 的视线。

**肖明娜** (发现了她，)奥尔加!你可回来了，上哪儿了?干什 么去了?

〔奥尔加一时慌神，手足无措。

〔伊利娜赶紧起身，替奥尔加解围， 一把将她拽过去， 拿起军服晾挂开，为其遮蔽。

**伊利娜** (低声嘱咐她)奥尔加，快把靴子穿上!(又高声招

呼)肖，快去把衣服晾起来! 〔肖明娜只好去一旁晾衣服。 〔奥尔加急忙穿上军靴。

**伊利娜** (悄声地)奥尔加，这么晚才回来，差点暴露! 奥尔加 差点就回不来了!

伊利娜 怎么了?情况不好? 奥尔加 (心事重重)糟透了! 伊利娜 那怎么办?

奥尔加 我今晚还要去!

伊利娜 你这样会惹麻烦的! 奥尔加 准尉发现了吗?

伊利娜 他也许已经察觉了。准尉在前线当过侦察兵，鼻子 比警犬还灵!

奥尔加 (心烦意乱)那我该怎么办呀?

肖明娜 (好奇地打听)奥尔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尔加 (掩饰地)没，没什么 ……

**肖明娜** 你一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

〔另几位女兵也凑上来欲打探：“奥尔加 …… ”

〔伊利娜赶紧上前打岔，把晾挂的军被拉过来，遮掩 奥尔加。她以此作幕布，端庄地出场。

伊利娜 (煞有其事地报幕)下一个节 目：“快乐的波尔卡”,由 伊利娜 ·卡日波娃表演。

*〔伊利娜翩然起舞，婀娜多姿，楚楚动人。*

肖明娜 (被吸引，冲着她鼓掌)伊利娜，跳得真好!美极了! 会跳舞的人，一定很美丽、很善良，会有幸福降临在

她身上! 伊利娜谁说的?

肖明娜 呃，我，我妈妈说的 …… (捧起挂在胸前的玉环抚摸 着 )

奥尔加 你妈妈 ……

肖明娜 (心向神往地)我妈妈她…她很美，眼睛大大的，好亮 呀!头发乌黑乌黑，长长的披在肩上，风一吹，就飘 起来……

奥尔加 明娜，你想妈妈了?

肖明娜 (触动心事，点点头，抚着玉环)这只玉环，是妈妈留

给我的，戴着它，就好像和妈妈在一起……

奥尔加 (自语)小薇拉也多想和妈妈在一起啊! 肖明娜 (疑问)小薇拉是谁?

奥尔加 (回避地岔开话)呃，伊利娜，你再接着跳舞吧。嗯， 跳个“天鹅之死”……

伊利娜 (敏感地)什么死不死的，多不吉利呀!(笑逐颜开) 我们都是快乐的“小天鹅”!来吧，姐妹们，忘掉战 争!只记住自己是个女人，女人!快来呀，跳起来 呀!狂欢吧!

〔伊利娜热烈地鼓动着，放声唱起曲调，带头手舞足

蹈，拽起了奥尔加，又拉上肖明娜。

〔女伴们为之感染，手拉手地跳起了“小天鹅”舞，她 们撒欢地热闹着，暂且忘却了各自的忧伤和烦恼。

〔瓦西里也夫风风火火地赶来，全副武装。 〔女兵们一见他，十分窘迫地僵持着。

伊利娜 (刷地立正)报告准尉同志，我们正在休息，娱乐 …… 〔瓦西里也夫扫了她们一眼，并不介意，颇为宽容地 笑 笑 。

**瓦西里也夫** 娱乐?嗯，乐吧，接着乐!

〔女兵们谁也不敢吭声，站得更端正了。 **奥尔加** (打量着他)准尉同志，你这是 ……

**瓦西里也夫** 噢，发现敌人要去破坏铁路桥。 **肖明娜** (叫起)啊?来了德国鬼子!

**瓦西里也夫**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这就去把敌人干掉! **奥尔加** 准尉同志!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瓦西里也夫** 知道么,我在前线打仗时， 一个人就俘虏了八个 敌人!要不是受了重伤，哪会撤下来当你们的头儿? (自信地)噢，看样子没来几个鬼子，姑娘们，煮上一 锅土豆，等着我胜利凯旋吧!(转身欲走)

**奥尔加** (挡住他，要求)准尉同志，带我们一起去吧!

**肖明娜** (积极响应)对!带我去打仗吧!准尉大叔 … …

**瓦西里也夫** 什么“大叔大叔”的?就你这小姑娘还能上战

场?打仗是男人的事，用不着你们女人掺和! 奥尔加 (回敬)战争中没有女人!我们都是战士!

〔众齐响应：“对!我们是战士!也要参加战斗!”

〔瓦西里也夫面对士气高涨的女兵，有些无奈，扯着 嗓门直咳嗽。

**瓦西里也夫** **(高喊)集合!**

〔女兵们迅速列队，立正。

**瓦西里也夫** (命令)请你们都把衣服解开。 〔众人即刻愣了，大惑不解。

**瓦西里也夫** (提高嗓音)听明白了没有?

**伊利娜** (随即响应)听明白了!准尉同志要我们脱衣服，还 愣着干嘛?快脱呀!(欲脱军装)

**瓦西里也夫** (连忙纠正)哎!不是脱!是解开衣服，我要检 查 ……

伊利娜 (抢白)噢，检查内务!报告准尉同志，我的内衣是用 降落伞做的，还缀了个花边呢。你看，漂亮吗?(暴 露胸襟)

**瓦西里也夫** (连忙扭转脸，强调地)我是要检查你们谁没穿 军衬衣!

〔伊利娜哑然，不安地看了一眼奥尔加。 〔奥尔加有些慌神。

**瓦西里也夫** (走到奥尔加面前，盯视她)奥尔加，你的军衬衣 呢?

奥 尔 加 (搪塞)呃，洗了，还没晾干……噢，也许被风刮跑了



瓦西里也夫 (不满)奥尔加，奥尔加!你怎么连军容风纪也 不遵守?还是个中士呢!行了，你们女兵就留在这 儿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学着做妻子、当母亲吧!

**奥尔加** 当母亲的就不能打仗了?

〔瓦西里也夫倏地从裤兜里抽出一条用军衬衣做成 的婴儿裤。

**瓦西里也夫** (质问)这是你干的吗?把军衬衣做成了开裆

裤 !

**奥** **尔** **加** (一怔，张口结舌)呃，我……这 …… **瓦西里也夫** 你已经做母亲了?你才多大? **奥尔加** (有口难言)我……

**伊利娜** (抢白)准尉同志，问姑娘有没有孩子和问妇女的年 龄，都是不礼貌的。女人有权不回答!

瓦西里也夫 (有些恼)行，行，我也不想知道你们女人的事! 女人!好嘛，你们就待在这儿干女人的事吧!奥尔 加，你接着做娃娃的衣服吧；伊利娜，你尽情地唱吧、 跳吧。还有你肖明娜，(拿起她挂在胸前的玉环)做 梦想妈妈吧!黑眼睛的小姑娘，明天就把你送回国 际儿童院去!

**肖明娜** 不 ! 准 尉 大 叔 … …

〔奥尔加和伊利娜等嚷嚷起：“准尉同志 …… ” **瓦西里也夫** (厉声地)别婆婆妈妈的了!服从命令!

〔瓦西里也夫不容分辩，撒腿就跑，火速奔去。

〔女兵们一时愣住，不知所措，面面相觑。 〔奥尔加灵机一动，招呼战友们。

〔女兵们围上来，聚首，细听奥尔加低语谋划。少顷，

她们击掌齐呼：“乌拉!” 〔切光。

〔急迫的脚步声，分别踏响在中国的山野和前苏联的 林中。

〔两束光分别追着冷杉和瓦西里也夫。

〔冷杉率领张翠娥、苏秀云和杨巧巧，急速行军，跋山 涉水，奔赴新的战场。

〔瓦西里也夫独自一人，敏捷地穿梭林中，机警地搜 索。

〔冷杉和瓦西里也夫，各自内心独白。

**冷** **杉** 她们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又要上战场!

**瓦西里也夫** 怎么能让女人上战场?她们应该躲开战争，躲 得越远越好!

冷 杉 往哪儿躲?这年头，咱中国的天被小日本的太阳旗 给遮住了，鬼子的刺刀就像这林子，望不到头!还有 哪块土地没被烧焦?还有哪条江河不在淌血啊?!

瓦西里也夫 我们男子汉当兵打仗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保护 好女人们吗?让千千万万的孩子、姐妹和母亲，得到 安宁，得到幸福!让肖明娜想念妈妈吧；让伊利娜给 心上人写情书吧；让奥尔加去学着当母亲，生儿育女 吧 ……

冷 杉 面对敌人，不管男人女人，要想不当亡国奴，都该拿 起枪杆，上战场，杀敌报仇!(回首催促女兵们)跟 上!快跟上!

〔张翠娥、苏秀云和杨巧巧，紧跟冷杉急行军而去。

*〔* *切光。*

三

〔中国。河岸。

〔冷杉一个箭步跃上高处，冲着河里急喊。

**冷** **杉** **上** **来** **!** **快** **上** **来** **!**

〔冷杉边喊边观察天空，侧耳细听，更加着急。 〔隐隐传来飞机的轰鸣声。

冷 杉(提高嗓门)你们快上来!快!危险!

〔张翠娥爬上岸，刚洗过头，正往发髻上插着金黄的 野花。苏秀云跟在后面，只穿着大红的织锦缎花袄。 杨巧巧也上岸来，正给婴儿喂奶。

冷杉(扫视她们，不满地数落)瞅瞅，瞅瞅，都成啥样了? 戴着花，穿红袄，奶孩子!当是在自家的炕头上呀? 这是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还没跑出敌占区呢!只是 歇个脚，可你们都……也太不像话了!

〔杨巧巧赶紧背起裰褓，操起枪。 冷杉张翠娥，把头上的花摘下来。

张翠娥 (执意地)我想戴着。

冷 杉 (语气强硬)把花扔了! 〔张翠娥无动于衷。

〔冷杉一步上前，不由分说地摘下张翠娥头上的花，

扔在地上。

**苏秀云** (求情)冷队长，就让翠娥戴着花吧!她是为丈夫戴 的 ……

**冷** **杉** (诧然)为丈夫?

**苏秀云** 她丈夫……死了。 冷 杉 她是寡妇?

〔苏秀云捡起黄花，重又给张翠娥插上。

〔张翠娥默然，两眼直愣愣地，充满了悲痛和仇恨，轻 抚着腹部。

**苏秀云** 翠娥的丈夫是……

**张翠娥** (反感地瞪了苏秀云一眼)用不着你说!

〔苏秀云眼神慌乱，躲避着张翠娥的目光，神情复杂， 惴惴不安。

〔冷杉从张翠娥和苏秀云的反应中，预感到她俩之间 有什么事。

冷 杉 (目光敏锐地发问)你们俩 ……

**苏秀云** (心慌意乱地搪塞)没，没什么 … … **冷** **杉** (盯着苏秀云)你为啥不穿军装?

**苏** **秀** **云** 噢，军装上全是血，刚洗了 …… (双手绞着水淋淋的

军衣) **冷** **杉** 快穿上!

**苏秀云** 等晾干了，再……

冷 杉(打断她的话)鬼子的枪子儿可等不了你，正冲着这 花袄来呢!

〔飞机的轰鸣声逼近。

张翠娥 (抬头望去，惊呼)小鬼子的飞机!瞧，膏药旗! 冷 杉 (厉声命令)卧倒!快趴下!

〔她们不知所措。冷杉一把推倒杨巧巧。苏秀云反 应过来，连忙拽张翠娥趴下。

〔冷杉急忙冲到林边，拖出许多松枝来，往她们身上 堆 。

冷 杉 (严厉地)都别动!隐蔽!隐蔽!

〔敌机的轰鸣在他们头顶隆隆作响，俯冲而下。“突 突突”,一阵射击向他们袭来。

〔冷杉忽地扑在张翠娥身上，掩护她。

〔杨巧巧本能地打了个滚，挡住背后的襁褓。 〔敌机的轰鸣声，渐远。

〔冷杉站起身，松了口气。 冷 杉 (关心地)都没事吧?

**苏秀云** (惊魂未定)好险啊!

〔张翠娥噌地跃起，高举枪，对着远去的敌机。 张翠娥 (忿忿地)等着吧，早晚有一天，叫你见阎王!

**杨巧巧** ( 解下襁褓，拍哄着婴儿)妞妞，甭怕，娘护着你哩 …… (蓦然惊呼)呀!血!

〔只见那襁褓已被鲜血染红。杨巧巧急忙把脸贴上 去，即刻如雷劈顶，呆若木鸡。

**冷** **杉** 杨巧巧，咋的了?

**杨巧巧** (爆发地痛喊)妞妞!俺的娃呀!(抱着襁褓，双臂剧 烈颤抖着，昏眩瘫倒)

**苏秀云** (赶紧上前扶她)巧巧!孩子怎么了?

**杨巧巧** (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她挡住了鬼子的子弹!可怜 的娃呀，死的好惨啊……妞妞!妞妞，娘对不住你

啊!连自个儿的骨肉都护不了，俺还像个当娘的吗? 张翠娥 巧巧，这怨不得你，都是鬼子造的孽呀!

冷 杉 (委婉地劝慰)巧巧，孩子已经去了，就把她……(欲 抱过裰褓)

杨巧巧 (紧搂着襁褓，恍惚)俺不!娃儿离不开娘啊!

冷 杉 巧巧，只有多杀几个鬼子，替孩子报仇! 杨巧巧 (痛心疾首)俺撇不下妞妞啊!

冷 杉 可你这样，怎么去打仗呀?把孩子埋了吧…… 张翠娥 冷队长!你咋就不懂咱女人的心呀?!

冷 杉(冷硬地)女人?战场上没有女人!要杀敌，要报仇， 就得忘掉自个儿是个女人!脱掉花袄，扔了花朵，撇 下孩子吧……

〔苏秀云脱下花袄，却舍不得扔掉，将它换了个面，翻 出深灰色的里子，又穿上身。

〔杨巧巧跪倒在地，却不忍掩埋婴儿，愣愣地僵持着。 〔张翠娥默默地摘下了头上的黄花，却又珍重地揣进 怀 里 。

冷杉(语重心长)听见没有?你们上了战场就不再是女人 了!巧巧，咱们还要赶路呢!你就 ……

**苏秀云** (抖开那件洗净的军装)巧巧，就拿这件军装给妞妞 裹上……

**冷** **杉** (欲阻止)苏秀云，这……

**张翠娥** 这有啥?妞妞用自个儿的命救了她妈，也算是个抗 联的烈士嘛!

〔张翠娥一把拿过苏秀云手里的军装，又缓缓抱过杨 巧巧怀中的襁褓，背转身，蹲下。

**杨巧巧** ( 惨痛地欲去争夺)妞妞…… 冷 杉 (拉住她)巧巧!

〔张翠娥起身，托抱着用军装包裹的婴儿，轻轻地安

放，用松枝掩盖。

〔杨巧巧扑通跪倒。苏秀云跪下了，张翠娥跪下了， 冷杉不由地也跪下了。他们面对那不幸天折的小生 命，沉痛地默哀。

〔杨巧巧怔怔地哼起了乡间的催眠曲：“风儿轻，月儿明 ……娘的宝宝，闭上眼睛……"歌谣被泪水淹没了。

〔山风啸啸，林涛阵阵。

〔冷杉紧握枪杆站起。苏秀云起身拿起了枪。 〔张翠娥将换下来的襁褓布，递给杨巧巧。

〔杨巧巧强忍悲愤，把婴儿的遗物揣进怀中。 冷 杉 (沉重地)出发!

〔冷杉扛起机枪，疾步而去。

〔张翠娥、苏秀云搀扶起杨巧巧，紧紧跟随。

〔杨巧巧一步三回头，难以割舍。 〔 光 暗 。

〔中国。山野。

〔冷杉率领三位女兵，跋山涉水，时隐时现。 〔有个身影尾随其后，闪进林中，悄然隐匿。

〔前苏联。密林。

〔瓦西里也夫干练地埋设着地雷，敏捷地匍匐而去。

〔中国。林中。

〔冷杉率队继续行进。

〔张翠娥察觉有人跟踪，她停下步子，故意捂住腹部， 蹲下身，环顾四周，警惕观察。

**苏秀云** (赶紧去扶她)翠娥，怎么了? **张翠娥** 不好，有情况!

**苏秀云** (紧张起来)哎呀!冷队长，等一等! **冷** **杉** (止步回首)有啥事?

**苏秀云** 翠娥她，恐怕……

**冷** **杉** (烦躁地嘀咕)唉，就你们女人多事!怀着孩子怎么 上战场?

**苏秀云** 可是翠娥她 ……

**冷** **杉** (折回张翠娥身旁，扶起她)怎么,顶不住了?

**张翠娥** 冷队长!有人跟着咱们呢! 〔冷杉一怔，连忙察看四周。

**张翠娥** 那家伙又躲起来了，个子矮小，分不清是男是女，跟 着咱们快有半里地了!

**苏秀云** 这么鬼鬼祟祟的，不会是好人吧?

**冷** **杉** (思忖少顷，当即立断)前面林子里有条沟，我们上那

儿埋伏起来，抓活的!马上行动! 〔她们即刻随冷杉跑下。

〔又闪现出那个人影，一阵沙沙的脚步声。

〔前苏联。林中。

〔人影隐约闪现：脚步声沙沙作响。

〔瓦西里也夫发现有人跟踪，机敏地埋伏起来。

〔中国。林中。

〔随着沙沙的脚步声，有个姑娘匆匆跑来，她是安顺 姬，身上的朝鲜族衣裙被撕破了，沾着血迹。

安顺姬 (气喘吁吁，左顾右盼)哎，人呢?怎么一下子都不见

影儿了?听声音，她们好像是女人。是好人么?阿 妈妮，您知道吗?(掏出一枚铜元，喃喃念叨)阿妈 妮，这是您留下的最后的念心儿，它能保佑我!(虔 诚地跪下，把铜元握在手中掂着)阿妈妮，快告诉我， 那几个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能跟他们走吗?(抛掷 铜元，趴过去欲看个究竟)

〔冷杉悄悄而上，噌地窜到安顺姬的身后，用手枪顶 住她的背。

冷 杉 (喝斥)不许动!举起手来! 〔安顺姬顿时吓呆，一动不动。

冷 杉 (质问)你是什么人?干嘛一直跟着我们?

〔安顺姬僵持着不吭声。 冷 杉 快说!

〔安顺姬蓦然拔出小刀，突地转身对准冷杉。

〔冷杉这才看清她是个小姑娘，不由地松了口气，收 起了枪。

冷杉(缓了缓语气)小姑娘，你从哪来?你怎么受伤了? 哟，还在流血!

〔冷杉同情地伸手，欲去抚摸她的头。

〔安顺姬如同受惊的小鹿，连连向后退着，挥动着刀 子 。

**安顺姬** (惊叫)别碰我!你敢过来，我就捅了你!

〔张翠娥、苏秀云和杨巧巧，分别包抄上来，欲缴安顺 姬的刀。

〔安顺姬察觉动静，意识到身后有人，她倏地以自己 为圆心，举着刀子转圈。

**安顺姬** (急喊)别过来!谁敢靠近我，就捅死谁!昨晚上，我

刚捅死了一个日本鬼子!

冷 杉 ((惊讶)你捅死了一个鬼子? 安顺姬 对!我啥也不怕!来吧!

冷 杉 (温和地)小妹妹，我们就是打鬼子的! 张翠娥 我们是抗联的呀!

〔安顺姬看清她们是女人，心稍稍放下。 **安顺姬** (将信将疑)你们是抗联的?都是好人?

**张翠娥** (使劲点头)你咋还不信呀? **安顺姬** 我得问阿妈妮。

〔安顺姬用目光寻找着，退过去，捡起那枚铜元，盯着 细 看 。

〔众人诧异地望着她。

**安顺姬** 阿妈妮说，你们是好人! **冷** **杉** (惑然)阿妈妮?

**安顺姬** 这块铜元，是阿妈妮临死前留给我的念心儿。后来， 我做什么事都要问问它。它告诉我，要藏把刀在身 上，遇到鬼子就拼个死!昨天，汉奸领着鬼子到村子

里，把女人都抓到岗楼去，逼着我们侍候鬼子…… 冷 杉 (不寒而栗)啊?!

安顺姬 有个小鬼子用刺刀逼我和他睡觉，扒光了我的衣服…… 〔冷杉深受刺激，触痛心伤，神经质似地跳起。

**冷** **杉** (制止地吼道)别说了!

〔众人都不解地看着冷杉。

**安顺姬** 我没让鬼子糟蹋!一刀捅死了他!(紧紧攥着刀子) **冷** **杉** 就是用这把刀?

**安顺姬** (点点头)我捅死了那个鬼子，趁着天黑逃了出来 …… 冷杉(望着她，不由地敬佩)你真了不起!好妹妹，你叫什

么?

安顺姬 安顺姬，阿妈妮叫我小顺子…… 冷 杉 (和蔼地)小顺子 ……

〔冷杉走近安顺姬，轻柔地擦拭去她额角的血迹，不 由自主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把梳子，为她梳理头发，动 作细腻娴熟；又从急救包里取出纱布，替她包扎伤

口 。

〔张翠娥和苏秀云、杨巧巧，面对冷杉那反常的举动， 颇为惊诧，大惑不解。

**安顺姬** (一把拉住冷杉的手)大哥!收下我吧! **冷** **杉** (为难地)我们要去打仗 ……

**安顺姬** 我要当抗联!跟你们一起去打鬼子! **苏秀云** 当抗联，随时都可能牺牲……

**张翠娥** 你太小了，连枪都扛不动。

**安顺姬** 大嫂，你怀着孩子都能打仗，我还不如你吗? **苏秀云** 小顺子，你还是回家去吧。

**安顺姬** (凄然)我的家被鬼子烧了，亲人都被鬼子杀光了! 冷 杉 (同情)小顺子，跟我们走吧!

**安顺姬** (感激地)大哥!你真好!

**张翠娥** (把冷杉拽到一旁，低声地)冷队长，你真的就收下她 了?

冷 杉 总不能把她扔下嘛，要是再落到鬼子手里，那可就惨 了 !

**张翠娥** (有所顾虑)可是她 ……

**冷** **杉** (不容分说)赶紧上路吧，走!

〔冷杉率队继续赶路。安顺姬步步紧跟。 〔 光 暗 。

四

〔前苏联。林中。

〔三个女兵急促奔来。她们是奥尔加、伊利娜、肖明 娜，个个全副武装。她们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 焦急地寻望着。

〔树丛里突然冒出一句德语的喊声：“亨德霍赫!”

〔她们忽地卧倒。肖明娜惊慌失措；伊利娜高度紧 张；奥尔加显得训练有素，沉着应战。

**伊利娜** (紧张地)德国鬼子!

**奥尔加** (低声告诫)趴着别动!

〔又是一声粗哑的喝斥：“亨德霍赫!”

**肖明娜** (怯声地)鬼子在喊什么? 奥尔加 (翻译)举起手来!

伊利娜 (端起枪)去他的!看谁举起手来! **奥尔加** (制止她)别动!

**肖明娜** (盲目地)鬼子在哪儿呢?

〔蓦地，从灌木丛中蹦出一个人，箭一般冲刺过来，用 冲锋枪直逼女兵们。

〔刹那间，肖明娜愕然捂住脑袋。伊利娜手足无措。 奥尔加迅猛地打了个滚，鱼跃而起，拔出匕首欲擒拿

格斗，却被对方一把扼住手腕。

奥尔加 (定神一看，)呀，准尉同志，是你啊!

〔伊利娜和肖明娜赶紧爬起，转惊为喜。

瓦西里也夫 (绷起脸)没想到是你们! 奥尔加 我们是来跟你一起打鬼子的!

瓦西里也夫 (嗔怪)要是真碰上鬼子，你们还不彻底报销了? 伊利娜 那不见得!真鬼子哪有你那么厉害?

肖明娜 准尉大叔，我可不是胆小鬼!

瓦西里也夫 (强硬地)少废话!你们都听着，全体立正!向

后转，齐步走!给我回营地去!

〔她们迅速列队、立正，却并不动身。

奥尔加 报告准尉同志，我们来支援你，参加战斗!

瓦西里也夫 (固执地)只要有我在，就不许你们女人上战场! 奥尔加 (回敬道)上了战场，我们就不是女人了!

伊利娜 对，我们是战士!多一个兵，就多一份战斗力!

瓦西里也夫 (强调)敌人的枪口也许正对着你们的脑袋呢，

在这儿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肖明娜 (壮胆地)我不怕死!

伊利娜 (豪迈地)为祖国而死，无上光荣!

瓦西里也夫 (不耐烦)哎呀，别婆婆妈妈的了!当是参加誓 师大会呢?

〔肖明娜鼓起勇气向一边搜寻。 瓦西里也夫 (忽然叫道)肖!站住!

〔瓦西里也夫眼疾手快， 一个箭步冲上前， 一把将她 拽回来。

瓦西里也夫 (低声警告)当心，那边林子里有地雷! 肖明娜 地雷?

**瓦西里也夫** 我埋了好几颗地雷，等着敌人来呢!

**奥尔加** (忽然发现什么,警觉地)有敌人!(捡起一只铁盒) 罐头盒?德国鬼子的!

**瓦西里也夫** (拿过一看，神色严峻)敌人就在附近! 〔他们刷地散开，紧握冲锋枪，对准四周。

〔 切 光 。

〔中国。山谷。

〔张翠娥紧张地跑来。

**张翠娥** 冷队长!冷队长!有敌人! 〔冷杉闻讯赶来。

**张翠娥** 咱们后面跟上了鬼子，有好几百人呢!

〔冷杉一怔，迅速跃上高处，拿望远镜眺望，大吃 一 惊 。

冷 杉 (疑虑)怎么会突然冒出敌人的大队人马?

张翠娥 这里头肯定有鬼! 冷 杉 你是说……

张翠娥 有人引来了鬼子! 冷 杉 谁 ?

张翠娥 (怀疑)会不会是小顺子?(猜测)恐怕是鬼子故意放 她出岗楼，随后跟着她……

〔小顺子的喊声：“冷大哥，快来喝口水吧!”

冷 杉 (吩咐)翠娥，你们先原地休息，加强警戒，把小顺子 叫来!

**张翠娥** 是!(跑下)

〔冷杉焦躁地来回走动。

〔安顺姬快步走来，头上顶着一只破瓦盆。

安顺姬 (热情地捧上瓦盆)冷大哥，喝口水吧! 冷 杉 (没好气地)我不渴!

安顺姬 瞧你的嘴都裂口子了，快喝吧!这是我趴在山崖上 接的泉水，清凉凉，甜滋滋的……

〔冷杉铁青着脸，推开她递上的瓦盆，摸出烟叶，搓起 烟卷，却点不着火。:

〔安顺姬放下瓦盆，拿过火柴，殷勤地替冷杉点烟。

〔冷杉目光犀利地审视着她，吸足了 一 口烟，呛得直 咳 。

〔安顺姬连忙替他拍背，冷杉敏感地闪开身。 **安顺姬** 冷大哥，你……

冷杉(质问)你从鬼子的岗楼里逃出来，跑了一 整夜找到 我们，后面有没有人跟着?

**安顺姬** 没有!我对这一带很熟，走走藏藏，后面没跟上尾巴……

冷 杉 尾巴?你怎么知道“尾巴”这个字眼儿?

**安顺姬** 我常听阿妈妮说起。噢，冷大哥，我也怕被鬼子、汉 奸跟上呀。

冷 杉 鬼子已经跟上我们了!有好几百呢! **安顺姬** (愕然)啊?!

〔张翠娥和苏秀云、杨巧巧纷纷走来。

**张翠娥** (直率地)小顺子，是不是你把敌人引来的? **安顺姬** 不!不是我!冷大哥，张大姐，杨大嫂 ……

冷 杉(打断她的话)你就是叫爹叫妈，也不管用!(气恼地 扔烟卷)小顺子!我们相信了你，可你却骗了我们!

**安顺姬** ( 极力申辩)我没骗你们，没骗你们!真的 ……

**苏秀云** (调和地)她还是个孩子，不会干那种事吧?

**张翠娥** (盯了苏秀云一眼，话里有话地)人心隔肚皮，谁能看

得清?

〔苏秀云听出弦外之音，惴惴地低下了头。

**安顺姬** (扑通跪下，指天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 轰!

**杨巧巧** (动了恻隐之心)有话好说，小顺子，老天爷有眼，不 会诬赖好人的。(欲扶她起来)。

安顺姬 (执拗地跪着，真切地吐诉)我和日本鬼子，和狗汉 奸，有说不尽的恨，报不完的仇啊!那天晚上，阿妈 妮给抗联的队伍带路刚回来，汉奸就领着鬼子闯进 我家!我被阿妈妮藏在地窑里，眼看着鬼子抓走了 全家人 ……

〔一束寒光笼罩着安顺姬。

〔闪回的画面：天幕上燃起一堆大火。

**安顺姬** (声泪俱下)鬼子把阿妈妮五花八绑押到火堆上!活 活地烧 …

〔阿妈妮的喊声：“我的孩子!不要哭 …… ” **安顺姬** (压抑的哭喊)阿妈妮 ……

〔阿妈妮的喊声：“孩子啊!不要叫 …… ” **安顺姬** (遏制的呼唤)阿妈妮 ……

〔阿妈妮的喊声：“不要叫，不要哭!”

〔安顺姬噌地跳起。

〔四声枪响，震耳欲聋。

〔安顺姬如雷劈顶，扑倒在地，悲痛欲绝。 **安顺姬** (撕心裂肺地痛喊)阿妈妮!

〔火光消失，一片沉寂。

〔冷杉和张翠娥她们，深受震撼，围拢在安顺姬身旁。 〔 光 骤 暗 。

〔前苏联。林中。

〔瓦西里也夫率领奥尔加、伊利娜和肖明娜，火速奔来。 **瓦西里也夫** 这条道是通向铁路桥的必经之路，我们就把守

在这儿堵截敌人!

〔伊利娜一屁股跌坐。 〔肖明娜一下子扑倒。

**瓦西里也夫** (急促地下令)时间紧迫，敌人马上就会赶到! 立即伪装掩体，做好战斗准备!快站起来!站起来!

〔奥尔加雷厉风行，迅速备战。 〔伊利娜鼓起精神，站了起来。

〔肖明娜疲惫不堪，支撑着爬起，却又瘫倒。

〔中苏双方同时展现：

〔瓦西里也夫搀扶起瘫倒的肖明娜。 〔冷杉搀扶起扑地的安顺姬。

**奥尔加** 准尉同志!敌人!德国鬼子出现了!

**张翠娥** (火速传讯)日本鬼子过来了!冷队长 …… **冷** **杉** 隐蔽!

**瓦西里也夫** 隐蔽!

〔双方分别迅捷隐蔽。

〔瓦西里也夫率女兵们埋伏在掩体后。 〔冷杉率女兵们匍匐在土丘后。

〔刹那间，铁蹄的践踏声震荡而来。

〔恐怖的寒光分别扫射着中苏女兵，残酷的阴影笼罩 着那一张张美丽的面庞。她们紧握枪杆，严阵以待。

冷 杉(沉着地判断)敌人是奔野豹岭去的，要偷袭我们的

指挥部!

瓦西里也夫 敌人要去炸毁铁路桥! 张翠娥 (拉响枪栓)开火吧!

伊利娜 (举起手榴弹)打吧! 冷 杉 (制止)别蛮干!

奥尔加 不能硬拼!

张翠娥 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 肖明娜 我，我不怕死!

冷 杉 咱们要是都拼死了，谁来掩护指挥部转移? 瓦西里也夫 我们都得活着，才能守住铁路桥!

冷 杉 (当即立断)一定要掩护指挥部，赶紧把敌人引开! 瓦西里也夫 (坚决地)决不能让敌人过来!

冷 杉 只要把敌人拖到天亮，指挥部就能安全转移! 瓦西里也夫 只要坚守到拂晓，护桥部队就会赶到!

肖明娜 我们只有四个人，打得过十五个鬼子吗? 安顺姬 鬼子黑压压的一片，咱们几个能对付吗?

冷 杉 得让鬼子以为我们就是指挥部，这样才能牵着敌人 的鼻子跑!

瓦西里也夫 要让敌人以为这片林子里有许多人，他们就不 敢走这条道!

张翠娥 可是，怎么引敌人上勾呢?

奥尔加 (着急地琢磨)怎么把敌人吓回去呢? 伊利娜 怎么办?

苏秀云 怎么办啊?!

〔冷杉焦虑地思索。瓦西里也夫着急地琢磨。

〔铁蹄的践踏声越发恐怖，咄咄逼人。 〔 光骤暗 。

五

〔中国的山野和前苏联的密林，并存于同一个空间。 〔暮色苍茫，烟雾腾腾，幽暗重重。

〔冷杉敏捷地攀崖跳壁，疾呼：“顺山倒喽!”

〔瓦西里也夫紧随奥尔加冲出，他们挥动着斧子，猛 烈地砍树。

〔中苏女兵们，分别在各自的区域里，东奔西跑，上窜 下跳，大喊大叫。

〔“顺山倒”的狂吼，砍伐的铿锵，树倒的轰鸣，女人的 喧哗，协奏出一组山林交响曲，雄浑豪放，激烈欢腾， 气冲霄汉。

张翠娥 (跑过来，低声地)冷队长，你这招还真灵!

**瓦西里也夫** (对奥尔加压低嗓门)真了不起，你能想出这个 办法!

冷杉(低沉地吩咐)可劲儿造呀!闹腾起来!让鬼子觉着 指挥部就在这座山上!

**瓦西里也夫** (悄声叮嘱)就好像咱们有许多人，要把敌人吓 唬住!

冷 杉 (故作松弛地大声道)司令员，咱们转移到这儿，野豹 岭唱了空城计，让鬼子瞎扑腾去吧!

瓦西里也夫 (佯装严肃地喊)敌人胆敢来破坏铁路桥，那是 自投罗网!机枪连加强警戒，侦察分队注意巡逻! 三连、五连在树林里待命……

〔张翠娥采来一大把野花，插在枪筒里，高擎着舞动。 冷 杉 (诧异)翠娥，你这是 ……

张翠娥 别忘了，咱是女人!鬼子最眼红女人了，咱们就使出 女人的本事来，把动静闹大!就好像有许多花姑娘， 引鬼子上勾!秀云，快把花袄翻出来!噢，把你的红 头巾给我!

〔苏秀云从怀里掏出红头巾递给张翠娥，又脱下花 袄，翻出织锦缎那面穿上。

〔张翠娥忽地用指尖转悠起红头巾，扭起腰身，放开 嗓音，唱起东北“二人转”来：“天大的房子呀，地大的 炕哟 …… "

冷 杉 (惊讶，赶紧上前，低声劝阻)翠娥!你怀着孩子!可 别 ……

〔张翠娥奋不顾身，越跳越欢。

〔冷杉拗不过，情不自禁甩开大步，与她配合，伴舞对 唱："冰雪是水呀，野菜是干粮哟…… "

〔冷杉于粗犷中透着柔情，优美中显出奔放。 〔奥尔加唱起了俄罗斯民歌《伏尔加河小调》。 〔小顺子跳起了朝鲜舞，如雏燕展翅。

〔瓦西里也夫用身躯挡着肖明娜，保护着她。

〔伊利娜一跃而起，挺身跑出，奔上开阔地，跳起了舞 蹈。俄罗斯舞、哈萨克舞、吉普赛舞，她不断变换，放 纵地欢跳，婀娜多姿，光彩夺目。她一件件地脱去衣 服，只剩下漂亮的内衣，袒露出丰满的身段，美妙绝

伦，妩媚之极。

〔瓦西里也夫高度紧张，噌地冲上前， 一把托抱起伊 利娜。

**瓦西里也夫** (大声欢呼)乌拉!我的美人鱼!

**伊利娜** (调笑)哈，上校同志，我的内衣漂亮吗?

**瓦西里也夫** (应和)漂亮极了!(对着她耳边低语告诫)再漂 亮也挡不住敌人的子弹!快离开!(紧紧托抱着伊 利娜，迅速撤到一旁)

**伊利娜** (浑身打颤，急喘着)我，我跳得好吗?

**瓦西里也夫** (感动不已)棒极啦!全世界都会为你鼓掌的!

**伊利娜** (真切地)我过去一直跳群舞，多少年来梦想着能跳 独舞，今天总算露脸了!

**瓦西里也夫** (紧紧将她搂在怀里，热泪盈眶)伊利娜!你是 最伟大的功勋演员!

〔张翠娥仍在扭着秧歌，突然紧捂腹部，忍着剧痛，踉 跄欲跌。

〔冷杉眼疾手快，一把抱住张翠娥。

冷 杉 (急切地)翠娥!当心肚里的孩子 ……

张翠娥 (抚着腹部，虚弱喘息)孩子在肚子里……扭秧歌呢! 〔冷杉紧搂着张翠娥，深受震动。

奥尔加 (跑来报告)准尉同志!鬼子被我们吓回去了!敌人 没敢过河!

〔杨巧巧跑来报信。

**杨巧巧** 冷队长!鬼子没有跟过来!接着往前走啦!

冷 杉 (怔住)什么?敌人没上钩?(拿望远镜观察，脸色沉 了下来)

**瓦西里也夫** 好!姑娘们，干得漂亮!抓紧时间，加固掩体。

注意警戒，坚守阵地!

〔奥尔加、伊利娜、肖明娜齐声响应：“是!”

〔中国女兵围拢在冷杉周围，心急火燎地：“冷队长! 怎么办?"

〔冷杉忽地抱起了那挺机枪。女兵们都操起枪支、手 榴弹，围聚在冷杉身旁。

〔气氛凝重。 〔光急暗。

六

〔中国。山野。

〔冷杉端着机枪身先士卒，张翠娥她们紧随其后，欲 冲下山去，和敌人决一死战。

〔杨巧巧奔上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杨巧巧** 不能硬拼啊!冷队长，这是你说的嘛!

**冷** **杉** 没别的法子了，只有用枪声把敌人引过来!

**杨巧巧** 俺们就这几个人，几条枪，这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 吗?

**张翠娥** 啥鸡蛋?抗联战士个个都是手榴弹! **冷** **杉** 杨巧巧，你害怕了?

**杨巧巧** 俺是怕……俺们就这几条枪，再造足了劲儿打，鬼子

也能一下子识破，不会上钩的! 〔冷杉一下冷静了。

**苏秀云** (无畏地)那我们也要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 **杨巧巧** 可指挥部咋办呀?

**安顺姬** 不能眼看着鬼子去偷袭指挥部啊! **张翠娥** 冷队长!这可真急死人哪!

〔冷杉焦虑地走动，思索着。

**杨巧巧** (自告奋勇)冷队长，让俺试试，去吸引鬼子!

**冷** **杉** 你?

杨巧巧 (脱下军衣，露出一身土布褂，胸有成竹地)俺就装扮 成回娘家的小媳妇，遇上鬼子，就说瞅见抗联的指挥 部在这个山头哩!

冷 杉 (直摇头)这怎么行?你要是被鬼子抓住，那可就惨 了!

**杨巧巧** 给俺几颗手榴弹!

〔冷杉从腰间拔出两颗手榴弹，递给杨巧巧。

〔杨巧巧从怀里取出婴儿留下的襁褓，将手榴弹包裹 进去，扎好。

冷杉(不解)巧巧，你这是 ……

杨巧巧 (坚定地)俺就是死，也决不让鬼子糟蹋! **苏秀云** 巧巧，这样做太危险了!

**张翠娥** (一把拽住杨巧巧)万万去不得呀!巧巧! 冷 杉 (断然地)不，决不能让你去送死!

**安顺姬** 大嫂!就听冷队长的话吧!

**杨巧巧** 冷队长，姐妹们!来不及磨蹭了，俺去了!

〔杨巧巧挣脱开，背起裹着手榴弹的襁褓，义无反顾 地狂奔而去。

冷 杉 ( 揪 心 地 ) 巧 巧 !

〔众人：“巧巧 …… ”

〔张翠娥欲去追赶，冷杉克制地拦阻她。

〔冷杉迅速架起了机枪。张翠娥高举起手榴弹。他 们紧张地等待着。

〔冷杉拿望远镜察看，发现了什么。 冷 杉 (愤恨地)妈的，鬼子队伍里有汉奸! 苏秀云 (敏感地一颤)汉奸?

冷 杉 怪不得敌人不上钩呢!有汉奸给鬼子带路! **苏秀云** (浑身发抖)汉奸!

**张翠娥** (瞥了苏秀云一眼，咬牙切齿)汉奸都是狼心狗肺，丧 尽天良!

**安顺姬** (痛恨)是汉奸带着鬼子，杀了我们全家，抓走了村里 的女人!

张翠娥 (愤慨地)我丈夫就是被汉奸害死的!他是地下党的 区委书记，刚从关内调来，就被叛徒出卖了。那人叛 变投敌当了汉奸，带着鬼子抓走了老孙，把他活活吊 死在城门口!

**苏秀云** (惶悚地哆嗦)翠娥 …… **安顺姬** 我恨死狗汉奸了!

**张翠娥** (诅咒)谁当汉奸，不得好死，就该千刀万剐!(眼盯 着秀云)

〔苏秀云惶恐不安，躲避着张翠娥目光的锋芒，不寒 而栗。

冷 杉 (诧然地盯视她)苏秀云，你怎么了?

**苏秀云** (掩饰着内心的慌乱)呃，我……我担心巧巧!

〔蓦地，传来杨巧巧的呼喊：“司令员!政委!快带着 指挥部转移呀。”

冷 杉 (急忙举起望远镜看去，大惊失色)啊!巧巧被敌人

抓住了! 〔众惊愕。

〔传来汉奸的喊话：“快投降吧!只要你们乖乖地投 降，皇军就放了这个女人!”

苏秀云(闻声震颤)是他?! 张翠娥 (也怔住)果真是他!

〔张翠娥与苏秀云对视，目光十分复杂。

冷 杉 (疑惑地质问)谁?他是什么人?你们认识那个汉 奸?!

**张翠娥** (咬牙切齿)害死我丈夫的，就是那狗汉奸! 〔苏秀云似有难言之隐，张口结舌。

冷 杉 (急躁)苏秀云!哑巴了?说话呀!

**苏秀云** (自惭形秽)我……他……那个汉奸就是我……丈 夫!

冷 杉 (惊诧)啥?!你，你是汉奸的老婆?!

〔山下传来杨巧巧的呼号：“啊!畜牲!畜牲!” 冷 杉 (忙举望远镜看，惨不忍睹)啊?巧巧!

张翠娥 (接过望远镜看，咬牙切齿)鬼子扒光了巧巧的衣服! **安顺姬** (抢过望远镜看，惊恐)哎呀!鬼子扑上去了 ……

冷 杉 (夺下望远镜，疾颜厉色)别看了!

〔天幕上一声霹雳骤然闪过，留下一道刺目的寒光， 剧烈抽搐着。

〔苏秀云扑通跪倒，浑身哆嗦。 **苏秀云** 我有罪!我有罪啊!

**安顺姬** (央求)冷大哥!快救救巧巧吧!

〔张翠娥举起手榴弹欲冲出，冷杉拽住她。

**张翠娥** ( 愤怒地直跺脚)我要救巧巧!要宰了那狗汉奸!为 老孙报仇!

冷 杉 (竭力阻止)你这么走，会和杨巧巧一样!别忘了，你

们都是女人!女人啊!

〔杨巧巧的惨叫阵阵传来。

〔日本鬼子疯狂的狞笑，声声刺耳。 〔冷杉怒不可遏，忽地端起机枪。

冷 杉 (命令)你们快撤到后山去!我去救杨巧巧!

〔苏秀云突然跳起，一把拉住冷杉，径自朝前走去，穿 着那身鲜艳的织锦缎花袄，又从怀里抽出那条红头 巾，挥动着，从容不迫。

〔冷杉和张翠娥、安顺姬，都被苏秀云突如其来的举 动怔住了。

冷 杉 (质问)苏秀云!你要干什么? **张翠娥** 秀云!你要往火炕里跳呀?!

**苏秀云** (我行我素，边走边喊)耀宗!是我呀 ……

〔汉奸的喊声：“秀云?秀云 …… ”

**冷** **杉** (倒吸口冷气)难道苏秀云要去投敌? **张翠娥** 秀云!快回来!

**安顺姬** (喝斥)秀云姐!别过去呀!

**冷** **杉** (急了)苏秀云!你给我站住!

〔苏秀云犹豫地停下了步子。

〔汉奸的喊声：“秀云!快来呀!我来接你了!” 冷 杉(警告)苏秀云!你要敢过去，我就开枪了!

〔冷杉拉响枪栓，对准了苏秀云的背影。

〔苏秀云一咬牙，狂奔而去。 〔冷杉义愤填膺，举枪欲射。

〔张翠娥不由自主地扑上来，制止住冷杉。 **张翠娥** 别开枪!

**苏秀云** (奔向舞台一 角，挥舞着红头巾高喊)耀宗!快放了 那个女人!

〔汉奸喊声越来越近：“秀云!你不辞而别，我找你找 得好苦啊!快来吧!我们再也不分开了!荣华富贵 的好日子在等着你，来吧!秀云 …… "

**苏秀云** 只要放了她，我就跟你走!

〔汉奸的声音：“好吧，我答应你!”

〔苏秀云放慢脚步，显出温情和企盼。 **苏秀云** 耀宗，来 … …

〔汉奸的声音近在咫尺：“秀云 …… ”

〔苏秀云骤然变色，突地从花袄里抽出驳壳枪，双手 紧握，出其不意地连连射击，迸发出满腔的悔恨和痛 苦 。

〔愤怒的枪声中，汉奸惨叫，随即是一阵山石滚动声， 挟着一声绝望的哀鸣，堕落崖谷。

〔冷杉和张翠娥、安顺姬始终在紧张地眺望，目睹苏 秀云的壮举，大为震撼。

〔苏秀云被自己的行为惊呆了，握枪的手颤抖着，忽 然感到恶心，第一次杀人、杀死丈夫之后的恶心。她 镇定下来，冲着前方高喊。

苏秀云 巧 巧 ! 快 跑 ! 快 跑 啊 ! 〔冷杉他们也在急呼。

冷 杉 巧巧!

安顺姬 呀，鬼子又追上她了!

张翠娥 她举起了手榴弹!啊 … …

〔杨巧巧发出最后的呼唤：“为俺报仇啊!”

〔顷刻间，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山谷震荡。 **苏秀云** (痛喊)巧巧!(昏倒)

〔冷杉紧攥着杨巧巧脱下的那件军装，悲愤地跪倒。 张翠娥和安顺姬扑在土丘上。

〔众悲痛地呼唤：“巧巧 …… ”

*〔切光。*

七

〔中国。山谷。

〔冷杉背着昏迷的苏秀云，张翠娥和安顺姬紧相随， 他们急速撤到隐密的林中。

〔冷杉放下苏秀云，用臂弯托着她，呼唤着。

冷 杉 苏秀云!

**张翠娥** (焦灼地)秀云!醒醒!

〔苏秀云醒过来，伏在张翠娥肩上，恸哭失声。 **苏秀云** (负疚地)翠娥!我对不起你啊!

**张翠娥** (心情复杂)秀云，我是恨过你 ……

**苏秀云** 可你从没骂过我。骂我吧!你就骂几句，我心里也 好过些……

**张翠娥** 我恨日本鬼子，恨狗日的汉奸!

**苏秀云** 可我是汉奸的老婆呀，是你的仇人! **张翠娥** 不，你救过我的命 ……

冷 杉 (纳闷)翠娥，咋回事?

**张翠娥** 老孙牺牲后，汉奸又把我抓走，要送到岗楼去犒劳鬼 子!那天夜里，多亏秀云帮我逃了出来 ……

**苏秀云** 我救翠娥，那是在赎罪呀!

冷 杉 你没有罪，那都是汉奸、鬼子欠下的血债!

**苏秀云** (自卑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汉奸老婆这口黑锅， 压得我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

冷 杉 秀云!你用枪杆子说话了，证明自己是个抗联战士， 不是汉奸的老婆!

苏秀云 (痛切地)我打死了他，亲手打死了自己的丈夫!我 这下子能洗干净身上的脏水了?我能算个清清白白 的女人了?

**张翠娥** (信任地向她伸出手臂)秀云! **苏秀云** (感动地扑在她身上)翠娥!

〔张翠娥和苏秀云紧紧拥抱，泣不成声。 〔冷杉望着她俩，抑制着情绪。

冷 杉 (冷静地)咱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一定要把鬼子引 过来!走，赶紧过河，上到那个山头去，点火堆!

〔他们纷纷准备行动。

〔张翠娥抹去泪水，挽起裤腿，准备趟河。 **苏秀云** (连忙拦阻她)翠娥，你不能下河!

**张翠娥** 咋 的 了 ?

**苏秀云** (体贴地关照)你得保住肚里的娃娃!(蹲下)我背你 过河!

**张翠娥** 这哪成呀!我自己能走，不碍事!(执意欲走)

冷 杉 (严厉地)张翠娥!你站住!(噌地蹲在翠娥身前，强 制地)快上来!

〔张翠娥拗不过，犹豫地伏在冷杉身上。 〔光聚，渐暗。

〔前苏联。林中。

〔夜幕降临，一片阴沉。

〔奥尔加和肖明娜匍匐在各自的掩体后，全神贯注地 监视着前方。

〔瓦西里也夫弯着腰，提着枪，动作机敏地穿梭而来。 **瓦西里也夫** (低声询问)奥尔加，有情况吗?

**奥尔加** 报告准尉同志，敌人还没有动静。

**瓦西里也夫** 敌人不会罢休的，很可能摸黑来偷袭!一定要 严密监视!

〔奥尔加和肖明娜齐声：“是!”

〔瓦西里也夫一眼发现伊利娜没在岗位上。 **瓦西里也夫** 嗯?伊利娜呢?

**奥尔加** 咦，刚才还在呀?

**肖明娜** (寻望，发现)在那儿!

**瓦西里也夫** (着急上火)伊利娜!唉，快，快回来!(朝前方 一个劲地招手示意)

〔伊利娜步履轻盈， 一阵风似地跑回来，手里攥着一 叠信。

〔瓦西里也夫一把将她拽进掩体后。 **瓦西里也夫** (气冲冲地)你找死啊?!

**伊利娜** (一笑)我找情书!(举起手中那叠信，庆幸地)刚才 跳舞时，弄丢了，总算捡回来了!一封也没少 ……

**瓦西里也夫** (恼火)伊利娜伊利娜，这儿是战场，不是舞场! 你是要情书，还是要命呀?

**伊利娜** (深沉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瓦西里也夫** (烦躁地)哎呀，正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呢!你还 有情绪罗曼蒂克!把信给我!(欲拿下她手中的信)

**伊利娜** ( 珍爱地把信捧在怀中)这都是我写给上校的情书

〔瓦西里也夫心头一抽，缩回了手，不知如何说好。 **瓦西里也夫** (委婉地)上校他……他是有妻子的呀!

**伊利娜** 我只知道，我爱他，深深地爱着他!

**瓦西里也夫** (禁不住脱口而出)可是上校他 …… (于心不忍， 搪塞地改口)呃，他在前线作战，恐怕收不到你的信 了 ……

伊利娜 (强抑内心的忧伤，平静地)他能不能收到这些信，我 不管。我答应过上校，每天给他写一封 …… (深情 地)每当给他写信，就好像在军官俱乐部跳舞，趴在 他肩上说悄悄话 ……

〔闪回的画面：天幕上闪烁起迷离的光影。 〔悠扬的华尔兹舞曲，飘荡在深邃的夜空。

〔伊利娜沉浸在甜美的回忆中，脸颊深埋进那叠情书

里 。

〔瓦西里也夫欲说又止，憋闷得难受。长叹一声，挥 拳砸向掩体。

〔伊利娜情不自禁，心向神往。温馨的光束笼罩着 她 。

〔另一束追光映出苏秀云。

〔伊利娜和苏秀云分别在各自的心间独白：

伊利娜 要是没有战争，我也许会冷静下来，把他忘了。可是 枪炮声提醒我，一切都会被毁灭!

**苏秀云** 战争暴露了他的灵魂，无论他是死去了，还是活着， 我的爱早已毁灭了!

**伊利娜** 今天活着，明天就可能死去。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

要爱，需要爱!

**苏秀云** 我心中只有仇恨!仇恨!

伊利娜 我如果放弃了这份爱，也许就会失去整个人生!我 要轰轰烈烈地爱他!他给了我无比的幸福和美好



**苏秀云** 他带给我的是耻辱!是悲哀!

**伊利娜** 哪怕他死了，我们的爱情也永远活着!

**苏秀云** 我亲手打死了他!讨还血债!报仇雪恨!

〔追光中，冷杉和瓦西里也夫分别独白：

冷 杉仇恨，仇恨!她们心头满是深仇大恨哪!要想跳出 苦海，要想挺起脊梁骨，当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只 有烧起仇恨的大火，把这黑暗的世道统统烧光!

瓦西里也夫 战争摧毁不了她们心中的爱!伊利娜还不知 道，她的心上人已经牺牲了。让她写吧，继续写信写 情书吧，那一张张桦树皮上，铭刻着姑娘的心啊…… 〔光聚，渐暗。

八

〔中国。山岗。

〔夜色凝重，山风呼啸。

〔冷杉率女兵赶到。个个精疲力竭，气喘吁吁。

冷杉(急促下令)快，赶紧烧火!烧它几十堆，上百堆!就

好像有成百上千的抗联战士和咱们在一起!

〔她们立即分头行动。张翠娥不顾疲惫，踉踉跄跄地 跑下。苏秀云紧紧跟去。

〔冷杉跃上高处，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

〔安顺姬到一旁，捡来一堆树枝，却点不着火。 安顺姬 (着急)冷大哥!树枝太潮，烧不着火呀!

〔冷杉拿起杨巧巧留下的那件军衣，绕成一把，递上，

让安顺姬点火。 冷 杉 烧 吧 !

〔安顺姬直摇头，下不了手。 冷 杉 (催促)别磨蹭了，快点火!

〔安顺姬还愣着。

〔冷杉自己动手，欲点军衣。

〔安顺姬一下子扑过去，夺下军衣。 安顺姬 这是巧巧的军衣!烧不得!

冷 杉 顾不了这些了，得赶紧点火呀!

安顺姬 (把军衣紧紧搂在怀里)巧巧她啥也没留下，就剩这 件衣服了!

冷 杉 (低沉地)让它跟巧巧一块儿去吧 …… 安顺姬 不 ……

冷 杉 就好像巧巧还在和咱们一起战斗!(一把抢过军装， 却又不忍心点火)

〔安顺姬噌地站起，迅即脱下自身的衣裙，缠绕一团，

递给冷杉。 **安顺姬** 烧我的吧!

〔冷杉一怔，深深地看着她，默默地点燃衣裙。

〔安顺姬光着膀子，冻得直哆嗦，却咬紧牙关坚持着， 用衣裙做的火把，烧着了火堆。

〔冷杉拿起杨巧巧的军衣，给安顺姬披上。 安顺姬 (备感温暖)冷大哥!

冷 杉 (郑重地)安顺姬同志，你是一名抗联战士了! 安顺姬 (惊喜)真的?你要我了?

冷 杉 (认真地点头)抗联需要你这样的好姑娘! 安顺姬 (激动地扑向冷杉怀中)冷队长!

〔冷杉下意识地欲拥抱安顺姬，却又敏感地止住，连 忙帮她穿好军装，系上扣子。

冷 杉 .小顺子，要像杨巧巧那样，当个好样的女兵!

〔安顺姬面对火堆下跪，举拳起誓。

安顺姬 (庄重地)巧巧!我会替你活下去，替你去打鬼子的! 阿妈妮，你看见了吗?我是抗联的人了!我要为你 们 报 仇 !

〔冷杉突然发现什么,大怔。

冷杉(惊讶地)翠娥!

〔张翠娥出现，她肩上扛着两根长长的树干，每根枝 干上点燃四支松明， 一人携着八支火把走来。她虽 已步履维艰，却竭尽全力，挺着微微隆起的腹部，顽 强地行进。

〔苏秀云紧随其后，同样扛着八支火把走来。 〔冷杉深受震动，敬佩地凝望着她们。

冷 杉 (赞叹地独白)女人!了不起的女人啊!

〔冷杉撒腿跑下。安顺姬跟去。

〔张翠娥和苏秀云继续走着。

〔冷杉和安顺姬复上，如同张翠娥一样，也各自扛来 八支火把。

〔顿时，天幕上无数个火堆烧起来了， 一簇簇， 一片 片，在黑暗中燃起辉煌的生命之光!

〔蓦地，张翠娥痛喊一声，紧捂腹部栽倒。 冷杉(惊呼)翠娥!

〔 切 光 。

〔前苏联。林中。

〔黑夜笼罩着战地掩蔽体。

〔骤然间，奥尔加不知发现了什么,噌地跃出掩体，迅 捷地扑向前方的草丛。

**瓦西里也夫** (急切地)奥尔加!

〔奥尔加趴在那边的草丛里，迅速地采摘起药草，脱 下船型军帽装着。她为意外的发现而惊喜，竟一时 忘乎所以。

〔瓦西里也夫倏地窜出，敏捷地翻滚过去， 一跃而起，

迅猛地扑倒奥尔加，把她压在自己身下，掩护着。 〔奥尔加还在伸手去抓药草。

奥尔加 狼把草!总算找到了!

〔瓦西里也夫不由分说，一把揽住奥尔加，迅即将她 抉持回掩体。

瓦西里也夫 (斥责)你不要命了!会暴露目标的!

奥尔加 (攥着一把草，欣慰地)这是狼把草!用它煮水，能消

炎止痛。小薇拉有救了! 瓦西里也夫 (愣)小薇拉?

奥尔加 (目光里充满爱怜)小薇拉长满了湿疹，浑身都烂了! 瓦西里也夫 小薇拉是谁?

奥尔加 (脱口而出)我的女儿 ……

瓦西里也夫 (惊诧)什么?你有女儿? 奥尔加 (郑重地点头)嗯!

肖明娜 (傻眼)啊?奥尔加怎么会有个女儿? 伊利娜 是的，小薇拉是她的女儿。

奥尔加 我把女儿寄养在驻地附近的农庄里……

瓦西里也夫 (恍然)你裁了军衬衣做小裤子，半夜三更离开 营地钻树林子，都是为了她?小薇拉?!

奥尔加 (歉然)呃，尤里 · 弗拉索维奇，准尉同志，请原谅，我 一直瞒着你 ……

瓦西里也夫 (纳闷)你结婚了? 奥尔加 没有 ……

瓦西里也夫 (疑惑)可那小薇拉……的父亲呢?

奥尔加 (平静地)他是个军官，过了复活节；他就要换防到苏 波边境。复活节那天，我和他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 晚……

〔闪回的画面：天幕上燃起无数的蜡烛，星星点点。 〔教堂的钟声，唱诗班的吟诵，神圣地响起……

奥尔加 (满怀深情)战争爆发的那天，他知道我们有了孩子， 他写信给我说，把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叫斯拉沃



肖明娜 (轻声地)斯拉沃——光荣!

**奥尔加** 是女孩，就叫薇拉…… **瓦西里也夫** 薇拉——信念!

**奥尔加** (深切地)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话……没多久，他 就牺牲了 ……

〔众沉默，他们深受震动，凝望着奥尔加。 〔烛火熠熠，音乐悠悠。

〔 光 聚 。

〔中苏双方同时展现，交替进行：

〔另一束追光中，冷杉、苏秀云和安顺姬围聚在张翠 娥身旁。

〔张翠娥依傍在冷杉的怀里，紧捂腹部，强忍剧痛，止 不住呻吟。

〔冷杉掏出纱布，轻柔地替她擦拭着虚汗。 **苏秀云** (焦虑地)翠娥，要挺住，挺住啊!

**张翠娥** 怀着孩子打仗，也真够拖累的 ……

**瓦西里也夫** (同情地)奥尔加，你就不怕拖累? **奥尔加** (自信地)我能做个好母亲!

**安顺姬** (向往地)能生孩子，也能杀鬼子，这才叫女抗联嘛! (冷杉注意到这话)

**张翠娥** (喘息着)肚子里的小家伙恐怕顶不住了 ……

冷 杉 (坚决地)千万得保住孩子啊!

奥尔加 (情真意切地)我把孩子生下来了!因为那是信念， 那是光荣!那是幸福 ……

冷 杉 他是烈士留下的根，是抗联的后代呀!咱们打仗为 了啥?不就是为了打出一片新天地，让子子孙孙过 上好日子吗?

奥尔加 (向往地)等孩子长大，就不会再有战争了…… **张翠娥** (祈盼地)我真想生个闺女啊 ……

〔张翠娥和奥尔加，同在星空下，沐浴着一缕清澈的

月光。她们显得那么的圣洁和美丽。 〔光聚，渐暗。

九

〔中国。山岗。

〔激烈的枪炮声骤然爆发。

〔冷杉和战友们，雷厉风行，拿起武器。张翠娥也坚 韧不拔地站起。

冷 杉 敌人围上来了!

**苏秀云** 我们拖住鬼子了!

冷 杉 天快亮了，指挥部已经安全转移! 张翠娥 咱们成功了!

〔安顺姬欢呼雀跃。她们三人激动地相拥。

冷 杉 (神色冷峻)我们被敌人包围了!再往后退就是大 江，已经没有退路了!

〔她们顿时感受到了处境的险恶，怔住了。

冷 杉 (严峻地)咱们只有四个人，要对付几百个鬼子!得 做好牺牲的准备 ……

**张翠娥** (坚定地)能保住指挥部，就是死，也值! **安顺姬** (紧握手榴弹)我要像巧巧那样去死!

冷 杉 什么死不死的， 一定要活下来!争取最小的牺牲!

张翠娥、苏秀云、安顺姬! 〔她们迅即立正：“到”!

冷 杉 (果断地)你们立刻从山崖突围!我来掩护! 〔她们异口同声：“不!”

**苏秀云** 冷队长!你带她们突围，我什么亲人也没有了，我留 下掩护!

**张翠娥** 我走不动了，我来掩护!

**安顺姬** 让我留下吧!我要替阿妈妮报仇!

冷 杉 (声嘶力竭地)都别争了!你们是女人，女人!绝不 能落在鬼子手里!快突围!突围!(疾颜厉色地吼 着)服从命令!

〔冷杉端起机枪，如离弦之箭，迎着炮火，冲向敌阵， 勇猛地扫射着，掩护她们突围。

〔她们义无反顾地紧随冷杉冲去。 〔切光。

〔前苏联。林中。

〔瓦西里也夫和奥尔加、伊利娜严阵以待。 〔令人窒息的沉寂。

〔肖明娜捧着 一只铁盒匆匆跑来。

**肖明娜** 报告准尉同志，我在那边发现了一只铁盒! **瓦西里也夫** (急迫地)肖!站着!别动!

〔肖明娜却已经打开了盒盖，冒出一缕烟来。 **伊利娜** (惊呼)炸弹!

〔肖明娜惊呆了，捧着铁盒，束手无策。

〔瓦西里也夫一个箭步冲上前，欲抢铁盒。

〔奥尔加却抢先一步，从肖明娜手里夺下铁盒，飞快 地跑开。

瓦西里也夫 (大喝 一 声)卧倒!(挺身冲了过去)

〔伊利娜迅即将肖明娜扑倒。

〔刹那间，林中爆起一声炸弹的轰响。

**肖明娜** (痛喊)奥丽亚!!(挥动双拳捶打着地，悔恨地)都怪 我，都怪我呀!

〔瓦西里也夫托抱着奥尔加返回。 〔奥尔加的胸前已被鲜血染红。

〔伊利娜忙拿出急救包，为她包扎。

**肖明娜**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自责地哭泣)奥丽亚姐姐!对 不起!

**瓦西里也夫** (神情严峻)我们暴露了!敌人马上就会冲上 来 !

**伊利娜** (端起冲锋枪)打吧!

**瓦西里也夫** · 咱们只有四个人，奥尔加又受了重伤，恐怕挡不 住十五个鬼子的进攻!

奥尔加 (撑起身子)拼它个你死我活!

**瓦西里也夫** 个人的生命无关紧要，可要是我们都牺牲了，谁 来保护铁路桥?它是后方连接前方的运输大动脉， 是通向莫斯科的生命线!我们一定要坚守到拂晓， 等护桥部队赶到!

**伊利娜** 可眼下怎么办?

瓦西里也夫 (拿定主意)得让鬼子去踩地雷!这样就能多消 灭几个!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去把敌人引到雷场去! (转身欲去)

**伊利娜** (拦住他)准尉同志!你是指挥员，这里需要你!让 我去吧!

**瓦西里也夫** 不行!那儿太危险了，只有我去!

**伊利娜** 我什么亲人也没有了，没什么牵挂的 ……

瓦西里也夫 你还有上校!还有爱情! 伊利娜 上校他已经牺牲了!

瓦西里也夫 伊利娜 ……

伊利娜 尤里，好心的尤里，不用瞒着了。其实，我早就知道 上校牺牲的消息了。可我们的爱情还活着……

〔伊利娜从怀里取出那一摞用信纸和桦树皮写就的 情书，郑重地交给瓦西里也夫。

伊利娜 (嘱咐)尤里克!请你保存好这些情书，等到胜利的 那天，想办法出一本书吧!书名我已经起好了，就叫 “战地情丝”……

瓦西里也夫 (拽住她)伊利娜，你可不能去啊! 肖明娜 (自告奋勇)让我去吧!

瓦西里也夫 (断然拒绝)不行!你还是个孩子!你妈妈还在 等着你回中国去呢!

肖明娜 (坦白相告)不，我没有妈妈! 伊利娜 (诧然)明娜!

肖明娜 (攥着胸前的玉环)我一直在骗你们，也在骗自己! 其实，我妈妈已经死了……她原来在共产国际工作， 在莫斯科生下我，就回中国参加革命了，和爸爸一 起，在战场上牺牲了……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爸爸妈 妈，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瓦西里也夫 (爱怜地揽住她)不!肖，你不是孤儿!你是中 国的女儿，也是俄罗斯的女儿啊!

伊利娜 (动情地)明娜，我们都是你的亲人呀! 奥尔加 (伸出双臂)明娜!我的好妹妹 ……

肖明娜 (扑向奥尔加，心疼地)奥丽亚姐姐，都怨我呀，让你 受了伤，流了好多血!你疼吗?

**奥尔加** (顽强地支撑起)没关系，我还能战斗!我去引开敌 人!

**伊利娜** (制止)奥丽亚!你的伤很重，不能再动了!

**奥尔加** (坚毅地)我就是还剩一口气，也要爬到雷场，把敌人 引过去!

**瓦西里也夫** (挡住她)奥丽亚!你一定要活着回去!小薇拉 在等着你，在盼着妈妈回去呀!

**奥尔加** (决然地)为了小薇拉，我也要战斗到底!

〔奥尔加端起冲锋枪就走，跌跌撞撞，没几步，便一头 栽倒，昏了过去。

〔瓦西里也夫和肖明娜急忙扑上前去抢救。 〔骤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敌人向他们袭来。

〔伊利娜出其不意地跳起，不顾一切地冲向枪声。她 飞快地跑，不时地回身射击，开怀高歌：“我要沿着这 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

〔瓦西里也夫、肖明娜被伊利娜的壮举震撼。 **瓦西里也夫** 伊利娜!

**肖明娜** 伊拉姐姐!

〔伊利娜边跑边唱，不断地射击，突然，她被击中，惨 叫一声，捂住胸口，缓缓倒下，静静地俯卧在血泊中， 凝固了一个永恒的舞姿。

**瓦西里也夫** (悲痛地)伊拉!(飞身欲冲上去) 〔肖明娜扑上前，死死拽住瓦西里也夫。

**肖明娜** (恳求)让我去!让我去吧!准尉大叔!

**瓦西里也夫** (火)什么大叔大叔的!你给我守在这儿!一 定 要守住!

**肖明娜** 可我不会打枪呀!

瓦西里也夫 (怔住)你!

肖明娜 准尉同志!让我去引开敌人吧!我是个女的，容易 迷惑鬼子。我人小，又灵活，能安全穿过林子，引着 敌人去踩地雷!

瓦西里也夫(犹豫)这… …

肖明娜 (焦急)准尉同志!鬼子快冲上来了!奥尔加也快不 行了!只有你能守住桥口!快让我走吧!眼看就来 不及了!

瓦西里也夫 (决断)只能这样了!肖明娜! 肖明娜 到 !

瓦西里也夫 你知道怎么穿过雷场吗?

肖明娜 我已经跟你走过一回了，都记着呢!

瓦西里也夫 (吩咐)听着，先绕过那棵歪脖子树，往右拐三 米，再往左穿过灌木丛，然后从两棵小白桦的中间走



肖明娜 知道了!

瓦西里也夫 (叮咛)肖!你一定要找准目标，看清路线，可千 万别踩着地雷啊!

肖明娜 (自信地)明白!

瓦西里也夫 你穿过林子后，就赶紧跑，跑回营地去!让服务 队的妇女同志都来增援!

肖明娜 (立正敬礼)是!坚决完成任务!

瓦西里也夫 (于心不忍)唉!真不该让你去冒险呀! 肖明娜 (鼓起勇气)放心吧!准尉同志!

瓦西里也夫 叫我大叔吧 ……

肖明娜 (亲切地)准尉大叔!再见 ……

〔肖明娜挥手告别，转身就跑，忽又止步回首，明亮的

黑眼睛里闪烁着纯真的渴望。

肖明娜 (轻声地)大叔!抱抱我吧，长这么大，我还不知道妈 妈的怀抱有多温暖 ……

〔瓦西里也夫冲动地一步上前，紧紧把肖明娜搂在怀 里，充满了慈父般的厚爱。

瓦西里也夫 明娜!好姑娘，可爱的黑眼睛……一定要活着 回去，回中国去!也许你妈妈还活着，正在等着你 呢!

**肖明娜** ( 攥着胸前的玉环)这只玉环是妈妈留给我的护身

符，它会保佑我的!

〔瓦西里也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项链，挂在肖明 娜脖子上。

瓦西里也夫 这根铜项链，是我妈妈留下的护身符，戴着吧。 肖，有两个母亲在保佑你呢!中国和俄罗斯都在保

佑你平安哪! 〔枪声又起。

〔肖明娜毫不犹豫地从瓦西里也夫的怀抱里冲出，娇

小的身影即刻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瓦西里也夫** (揪心地)明娜!

〔奥尔加从昏迷中醒来，顽强地爬向掩体，欲举枪，却 难以支撑。

**奥尔加** (虚弱地)尤里!我不行了 ……

〔瓦西里也夫扑过去，跪在奥尔加身旁， 一手托住她， 一手持枪戒备。

**瓦西里也夫** 奥丽亚，坚持住!天快亮了 …… **奥尔加** 我……回不去了 ……

**瓦西里也夫** 不!等天一亮，我就把你送回去，送到小薇拉身

旁 !

**奥尔加** (难以割舍)我最放不下的……就是小薇拉 ……

**瓦西里也夫** (迅速解开衣襟，取出一叠布条，递上)瞧，我把 自己的军衬衣都撕了，给小薇拉当尿布 ……

〔奥尔加激动地流下热泪，捧着那叠用军衬衣做成的 尿布，亲吻着。

奥尔加 噢，尤里，尤里克!你真好!你就当小薇拉的父亲吧



瓦西里也夫 (充满了深情厚义)小薇拉是你的女儿，也是我 的女儿，是我们苏联红军的女儿，是整个俄罗斯的女 儿啊!

**奥尔加** (殷切地嘱托)爱我们的女儿吧!尤里 …… **瓦西里也夫** 放心吧!奥丽亚 … …

**奥尔加** 尤里，你有妻子吗?

**瓦西里也夫** (怆然地)有过……她惨死在德寇的集中营!她 的头发也是火红火红的，像一团火，就跟你一样 …… (情不自禁地爱抚着奥尔加的红头发)

〔奥尔加一下勾住瓦西里也夫的脖子，满怀深情地亲 吻他的面颊。

〔瓦西里也夫倍感温暖，禁不住热烈地吻着奥尔加满 头的红发。

**瓦西里也夫** (噙着热泪)奥丽亚!我的奥丽亚 ……

**奥尔加** (温存地絮叨)好尤里，用狼把草煮水，给小薇拉洗身 子……轻轻地擦，别碰疼了她……

〔奥尔加躺在瓦西里也夫宽厚的怀中，搂着那一叠用

军衬衣做成的尿布，安详地死去。 〔枪声骤起，摧毁了这瞬间的宁静。

**瓦西里也夫** (悲痛欲绝)奥丽亚!

〔瓦西里也夫放下奥尔加，紧握冲锋枪，愤怒地暴跳 起来，勇猛地扫射，每射一梭子，就怒吼一声。

瓦西里也夫 这是为奥丽亚!这是为伊利娜!这是为黑眼睛 的明娜!这是替小薇拉!这是替我的妻子!这是为 千千万万的女人们!为了母亲!为了孩子!把法西 斯统统杀光!杀呀 ……

〔瓦西里也夫顽强地抗击着，冲杀而去。 〔 激 战 爆 发 。

*〔切光。*

十

〔中国。江岸。

〔展曦初露，寒风凛冽。 〔枪炮隆隆，江涛阵阵。

〔冷杉、张翠娥、苏秀云和安顺姬，分散在三个方向， 勇猛阻击，边打边退，又聚集在一起。

〔日寇大兵压境，激烈的炮火硝烟把她们死死地围 困。

**苏秀云** 冷队长!满山遍野都是敌人，正朝这儿围过来!我

们冲不出去了! **安顺姬** 往后退就是大江!

**张翠娥** 咱们再也没有退路了! **安顺姬** 这可怎么办?

冷 杉(严酷地命令)死也不能落在鬼子手里!把最后一颗 子弹留给自己!

**张翠娥** 我的子弹都打光了!

**苏秀云** 我也没子弹了!

**安顺姬** 我的手榴弹也没了!连那把小刀也刺进鬼子胸膛 了!

冷杉(急)唉!上了战场，就该给自己留着子弹呀!

**张翠娥** 可咱们都没子弹了，咋办呀?

冷 杉 (从怀里抽出一颗手榴弹)我留着最后一颗! **苏秀云** 冷 队 长……

冷 杉(紧攥着手榴弹)要想不被鬼子糟蹋，不当亡国奴，要 守住咱抗联女兵的气节，就得像杨巧巧那样 ……

〔她们都明白了，不由自主地围拢在冷杉身旁，抱成 了团。

〔冷杉禁不住举起了手榴弹，欲拉弦。

〔安顺姬情不自禁一把搂抱住冷杉，眷恋地依偎在他 怀中。

〔冷杉一怔，不忍下手，颤抖地僵持住。 **苏秀云** (决然地)炸吧!宁死不当亡国奴!

〔冷杉一咬牙，又要拉响手榴弹。 **张翠娥** (蓦地喊道)等等!

〔冷杉愣住。

〔张翠娥迅速跑到一旁，采来金黄的野花，插上发髻， 又分别给苏秀云和安顺姬插上花。

**冷** **杉** (心有所动，情不自禁)翠娥，还有我呢!也给我插一

朵花吧! **张翠娥** (诧异)你?

**安顺姬** (疑惑)冷大哥 ……

**冷** **杉** (禁不住坦言)不，我……我们是姐妹呀! 〔众怔，直盯着冷杉。

**苏秀云** 姐妹?

**安顺姬** 啊 ?

**张翠娥** 啥?你是咋整的?!

〔冷杉不再隐瞒，默然脱下军装，暴露出紧襄着白布

的上身。他解开白布的一头，让张翠娥拽着。 〔张翠娥纳闷地扯拽起白布。

〔冷杉趁势转着圈，解脱着白布的缠绕。 〔江水滔滔。

〔裹胸布越拉越长，从舞台此端拉到彼端，白布上点 染着泼墨般的血痕，宛若铺展开一幅白雪红梅的画 卷，那么圣洁，那么艳丽。

〔白布终于拉尽了，在它的另一端，冷杉挺身而出，赤 裸着身背，仅有一块红肚兜系在胸前。那微隆的乳 峰，那丰腴的肌肤，那秀逸的风韵，分明是女儿身!

〔众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真相，震惊不已，凝望冷杉， 目瞪口呆。

〔冷杉如塑像般站着，默默无语。 〔她们黯然上前，围着冷杉。

〔张翠娥轻轻地替她擦试着背上的伤口。 〔苏秀云脱下花袄，披在她身上。

**安顺姬** (忍不住)冷大……姐!你，你干嘛要 …… **冷** **杉** 我恨自己是个女人!

**张翠娥** 为啥要跟自个儿过不去呀?!

冷 杉 (悲愤交加)这年头，做女人苦，做女人难啊!就因为 我是个女人，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折磨!(痛诉)那天， 我跟着老爹在山里打猎，被一帮鬼子抓住了!鬼子 逼着我们带路去打抗联。我和爹死也不干!那群畜 牲就当着我爹的面，把我给 …… (痛楚欲裂声泪俱 下)爹疯了，一头撞死在崖壁上!

**安顺姬** (泣不成声)大姐!

**冷** **杉** (惨痛地)小顺子，我还不如你呀，不如巧巧，你们保

住了女人的身子!可我 ……

**安顺姬** 别说了!

冷 杉(激愤地)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女人有遭不完的罪，

|  |  |
| --- | --- |
|  | 受不完的苦呀!要想不再遭受耻辱，要想杀敌报仇， 就不能是女儿身!打那以后，我就女扮男装参加了 抗联!(痛切地吐诉)我难道就不想当个女人吗?我 也想穿上花衣裳，也想尝尝啥叫爱，也巴不得嫁个好 男人，当媳妇，生孩子，做妈妈呀!可是，我偏偏掐死 了自个儿的女儿身 ……  〔冷杉禁不住恸哭失声。  〔她们深受震撼，簇拥着冷杉，姐妹们抱头痛哭，为冷 杉的遭遇，也为自身的不幸。  〔冷杉抑制住心潮，擦干泪水。 |
| 冷 杉 | (深有感触)姐妹们，是你们让我看到了，当个女人， 照样也能跳出苦海!也能杀敌打仗!女儿身也是铜 墙铁壁啊!(深情地)我多想作为女人再活下去呀!  哪怕是一会儿 ……  〔江水呜咽，林涛低鸣。 |
| **安顺姬** | (扑到冷杉怀里)冷大姐!我们活下去吧 …… |
| 苏秀云 | 敌人冲上来了! |
| 7 | 〔枪炮声骤止。传来敌人的吼叫：“花姑娘!投降 吧!”  〔张翠娥猛地抓起那最后一颗手榴弹，拉下导火索， 狠劲投向敌阵。  〔一声爆炸掀起了一阵敌人的嚎叫。 |
| 冷 杉 | (急)张翠娥!那可是最后的手榴弹啊! |
| 张翠娥 | 冷队长!再多当一会儿女人吧! |

冷 杉 (怦然心动)让咱们再多当一会儿女人吧!

〔女伴们为冷杉穿好那件花袄，用发卡替她在头上夹 上了金黄的野花。

〔敌人的吼叫迫近：“花姑娘!抓活的!”

〔众人的目光凝聚在冷杉身上：“怎么办?!”

冷 杉 (回首望着大江，断然决然地)投江! 〔大江奔腾，巨浪滔天。

冷 杉 (一把搂抱住安顺姬)小顺子，姐姐再给你梳梳头吧。 〔冷杉取出那只木梳，替安顺姬梳理起蓬乱的头发。 她一反往日的粗犷和冷硬，显出了女性特有的温情 和柔静。

**安顺姬** (依偎在她怀中)好姐姐 ……

〔苏秀云和张翠娥彼此为对方梳妆。 〔苏秀云穿起了冷杉的军装。

〔张翠娥抚摸着腹部，充满了爱怜。

冷 杉 (负疚地)翠娥!我没保护好你，对不起孩子!对不 起烈士啊!

**张翠娥** 就让孩子跟着咱一块儿当烈士吧! 冷 杉 (抱住她，痛心地)翠娥 ……

〔她们四个女兵，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大江咆哮，震聋发聩。 〔光聚。渐暗。

〔中国的江边，前苏联的林中，同时空展现。 〔晨雾伴着硝烟，迷迷蒙蒙弥漫着。

〔冷杉、张翠娥、苏秀云和安顺姬，挎着枪支，携手相 挽，并肩步入波涛汹涌的江水，大义凛然地走向生命

的归宿。她们身后是迫近的火光，面前是澎湃的涛 声。

〔林中。肖明娜奔来，扑倒在地，急迫地爬着，穿越那 危机四伏的雷场。

〔冷杉她们和肖明娜逆向而行。 一边是壮烈地走向 死亡，一边则在紧张地穿越险境。

肖明娜 (回首)奥丽亚!我已经进入雷场了!(继续爬) 冷 杉 爹爹，我来了!

**张翠娥** 老孙，我随你来了!

**肖明娜** (又回首)准尉大叔，我快爬出雷场了!(埋首爬着) **安顺姬** 阿妈妮，我来了!

**肖明娜** (恍惚地)妈妈!你在保佑我是吗? **苏秀云** 我无牵无挂，大江啊，我来了!

**肖明娜** (再回首)伊拉姐姐，我就要成功了! 众(异口同声)大江啊!我们来了!

〔肖明娜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爬过雷场。她终于如 释重负，一跃而起，欢欣鼓舞。

**肖明娜** 啊，我穿过雷场了!鬼子跟上来了!我赢了!成功 了!

〔突然， 一排枪弹击中肖明娜。她惨叫一声捂住胸 膛 。

**肖明娜** 啊!妈妈 … …

**冷** **杉** (眷恋地回首)啊，天亮了!

**苏秀云** (留念地回首)好茂密的森林 …… **肖明娜** (恍惚地)妈妈!等等我 … …

**张翠娥** (不舍地回首)山菊花多香哟 ……

**肖明娜** (渴求地)明天就是我的生日，让我活满十六岁吧!

**安顺姬** (祈盼地)阿妈妮!我真想活下去啊 ……

**张翠娥** (爱抚着腹部，痛惜地)孩子啊!你是应该活下去的 啊……

肖明娜 (攥紧玉环、呻唤)妈妈 …… 张翠娥 妈要带你去了!好闺女 … …

〔中国女兵们视死如归，迎着激流走向江心。

〔肖明娜美丽的脸上绽开胜利的欢笑，扑倒在俄罗斯 的大地上。她高擎着那只玉环，发出最后的呼唤： “妈妈!妈妈 …… ”

〔骤然间，一连串的地雷爆炸声，轰隆震响。

〔剧烈的爆炸声演化成惊涛骇浪的怒吼，排山倒海， 惊天动地，气冲霄汉，撼人魂魄!

〔瞬间，女兵们的身影被巨大的声浪淹没。

*〔切光。*

〔巨响过后，一片沉寂。

〔一束追光中，瓦西里也夫艰难地爬着，他身负重伤， 奄奄一息，痛苦地爬去。

〔两只白鸽扑扇着翅膀，腾飞而来，划过一声哨音。

〔背景处，呈现那座无名碑和那簇长明火，向着新世 纪，向着现代人，缓缓推近。

〔一切归于平静，那样的静谧。

〔惟有和平鸽的哨音那样的清脆悦耳。

〔现代的中国女兵和俄罗斯女兵，分别离开墓碑，各 自走向东方和西方。

〔只留下长明火陪伴着无名碑，默默地燃烧着，世世

代代、时时刻刻，永不熄灭。

〔肃穆的《安魂曲》渐渐响起 … … 〔 剧 终 。